

### 列传第十三

侯益子仁矩 仁宝 孙延广 张从恩 扈彦珂 薛怀  
让 赵赞 李继勋 药元福 赵晁 子延溥

侯益，汾州平遥人。祖父以农为业。唐光化中，李克用据太原，益以拳勇隶麾下。从庄宗攻大名，先登，擒军校，擢为马前直副兵马使。征刘守光，先登，迁军使。破洛州，为机石伤足，庄宗亲以药傅其疮。及愈，改护卫指挥使。梁小将李立、李建以骁勇闻，军中惮之。会庄宗与梁人战河上，益挺身而出，擒其二将，迁马前直指挥使。庄宗入汴，为本直副都校。从明宗讨赵在礼于邺。会诸军推戴明宗，益脱身归洛，庄宗抚其背出涕。

明宗立，益面缚请罪，明宗曰：“尔尽忠节，又何罪也。”改本直左厢都校。天成初，朱守殷据夷门叛，益率所部斩关先入。转左右马前从马直都校、领潘州刺史。王都据定州叛，益从王晏球攻讨。会契丹来援，益逆击之，破其众唐河北，克其城，授宁州刺史。入为羽林军五十指挥都校、领费州刺史。

时夏帅李仁福卒，子彝超擅命自立，以邀节钺，命益帅师讨之。明宗不豫，遽追还。

应顺初，潞王举兵凤翔，以益为西面行营都虞侯。益知军情必变，称疾不奉诏，执政怒，出为商州刺史。蜀军寇金州，益率镇兵袭击，大破这。诏赐袭衣、名马，加西面行营都巡检

使。

晋初，召为奉国都校、领光州防御使。范延光反大名，张从宾据河阳为声援。晋祖召益谓曰：“宗社危若缀旒，卿能为朕死耶？”益曰：“愿假锐卒五千人，破贼必矣。”以益为西面得营副都部署，率禁兵数千人，次虎牢。从宾军万余人，夹汜水而阵。益亲鼓，士乘之，大败其众，击杀殆尽，汜水为之不流，从宾乘马入水溺死。筑京观，刻石纪功，晋祖大喜，拜河阳三城节度，充邺都行营都虞候。会延光以城降，移镇潞州。

天福四年，晋祖追念虎牢之功，迁武宁军节度、同平章事，遣中使谓益曰：“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战功，故复以此月此日徙卿镇彭门，领相印。”仍赐门戟，改乡里为将相乡勋贤里，九月，徐州大火，益出金、粟振之。

明年，徙镇秦州，充西面都部署。阶州义军校王君怀苦其刺史暴虐，率众数千投蜀，请为先锋下秦、成诸州。益闻之惧，请援于朝；又潜遗书于蜀将，以达诚意。少帝闻之，疑为边患，议徙于内地。会蒲帅安审琦移镇许下，以益为河中尹、护国军节度。

契丹入汴，益率僚属归京师，诣契丹主，自陈不预北伐之谋。契丹授以凤翔节度。

汉祖即位，加兼侍中。益自以尝受契丹命，闻汉兵入洛，忧之，浚城隍为备，孟昶遣益所亲掌枢密王处回赍书招益，复遣绵州刺史吴崇恇厚遗之。崇恇本秦州押衙，益故吏也。及何重建为帅遣崇恇奉表以阶、秦归蜀，授刺史，故昶遣之。益遂与其子归蜀，昶令重建率川兵数万出大散关以应之。汉祖知其事，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军数千，倍道趋岐下，召益入朝。时汉祖已不豫，召至卧内，谓之曰：“侯益貌顺朝廷，心怀携贰。尔往至彼，如益来，即置勿问；苟迟疑不决，即以便宜从事。”

景崇至京兆，合岐、雍、邠、泾之师以破蜀军。益惧，即谋入朝。

会闻汉祖崩，景崇欲诛益，虑隐帝不知先朝密旨。从事程渥，景崇里人也。益因遣之说景崇曰：“君致位通显，亦可少知止足，何必怀祸人之心，为已甚之事乎。况侯君亲戚爪牙甚众，事若妄发，祸亦旋踵至矣。”景崇怒曰：“子去，勿为游说，吾将族尔。”益知不用渥言，即率数十骑奔入朝。隐帝遣侍臣问益结连蜀军之由，益对曰：“臣欲诱之出关，掩杀这耳。”隐帝笑之。益厚赂史弘肇辈，言景崇之横恣。诸权贵深庇护之，乃授以开封尹兼中书令。俄封鲁国公。景崇闻之，遂据城叛，益亲属在城中余七十口悉为景崇所害。

及周祖起兵，隐帝议出师御之，益献计曰：“王者无敌于天下，兵不宜轻出，况大名戍卒家属尽在京城，不如闭关以挫其锐，遣其母妻发降以招之，可不战而定。”慕容彦超以为益衰老，作懦夫计，沮之。隐帝遣益与彦超及张彦超、阎晋卿，吴虔裕守澶州。至赤冈，周师奄至，战留子陂，汉军不利。益临阵，见士卒无斗志，又占候不祥，乃与焦继勋等夜谒周祖，周祖慰劳遣还。

广顺初，封楚国公，改太子太师，俄又改封齐国公。显德元年冬，告老，以本官致仕归洛。遣使赐茶药钱帛，就抚问之。

太祖即位，遣赐器币，岁一来朝，及祖以耆旧厚待之。乾德初，郊祀，诏缀中书门下班，礼与丞相等。三年，卒，年八十，赠中书令。

五子：仁愿、仁矩、仁宝、仁遇、仁兴。仁愿至左金吾卫大将军、蓬州刺史。仁遇，西京内园使。仁兴，右屯卫将军。仁愿子延济，西京作坊使、康州刺史。

仁矩从益为商州牙校。益之讨张从宾也，仁矩首犯贼锋，

以功领蓬州刺史，充河南牙职。从益历潞、徐、秦三镇。开运初，入为毡毯使，出为天平行军司马。

汉妆，授隰州刺史，至郡决滞讼，一日释击囚百余，狱为之空，民情悦服。仕周，历左羽林将军，出为泗州刺史，改通州，兼屯田盐铁监使。

宋初，历祁、雄二州刺史。治军有方略，历数郡，咸有善政。开宝二年，卒年五十六。太祖甚惜之，特命中使护丧。子延广、延之、咸平二年进士及弟。

仁宝以荫迁太子中允，即赵普妹婿。卢多逊与普有隙，普罢相，即以仁宝知邕州。州之右江生毒药树，宣化县人常采货之。仁宝以闻，诏尽伐去。九年不代。太平兴国中，上言陈取交州之策，太宗大喜，令驰驿召归。多逊遽奏曰：“若召仁宝，其谋必泄，蛮夷增备，未易取也。不如授仁宝飞輓之任，且经度之，别遣偏将发荆湖士卒一二万人，长驱而往，势必万全。”帝以为然。遂以仁宝为交州水陆计度转运使。前军发，遇贼锋甚盛，援兵不继，遇害死江中。太宗闻之，甚悼惜，特赠工部侍郎，录其子延龄、延世并为斋郎。延龄至殿中丞。延世至太子中舍。

延广，初在襁褓中，遭王景崇之难，乳母刘氏以己子代延广死。刘氏行丐抱持延广至京师，还益。延广父历通、祁、雄三州刺史，悉以补牙职。仁矩在雄州日，方饮宴，虏数十骑白昼入州城，居民惊扰。延广引亲信数骑驰出衙门，射杀其酋长一人，斩首数级，悉禽其余党。延广持首级以献，仁矩喜，拊其背曰：“兴吾门者必汝也。”监军李汉超以其事闻，诏书褒美，赐锦袍银带。

仁矩卒，补西头供奉官。从党进讨太原。太平兴国初，预修永昌陵，出护延州军兼缘边巡检，善抚士卒，下乐为用，戎

人畏服，迁阁门祗候。会西北戎入寇，边人扰乱，求可使徼巡者。近臣言：“延广将家子，习边事无出其右。”延广时被病，强起之，迁崇仪副使，充同、鄜、坊、延、丹缘边都巡检使。延广力疾入辞，太宗赐以各药及方，遣太医随侍，其疾亦寻愈。戎人闻延广之至，不敢复为寇乱。

叛卒刘渥啸聚亡命数百人，寇耀州富平县，谋入京兆，其势甚盛。所过杀居民，夺财物，纵火而去，关右骚然。延广率兵数百，自间道追之，会渥于富平西十五里，渥众已千余人，相持久之。渥素惮延广，传言：“我草间求活，观死如鸿毛耳，侯公家世富贵，奈何不思保守，而与亡卒争一旦之命于锋镝之下。”延广怒，因击之，挺身与渥斗大树下，断渥右臂，渥脱走，乘势大破其众。渥创甚，止谷中，后数日为追兵所获。渥素号骁勇无敌，至是为延广所杀，群盗丧气，余党稍稍自归，关右以定。上嘉之，擢拜崇仪使。

淳化二年，李继迁始扰夏台，即命延广领奖州刺史、知灵州，赐金带名马。会赵保忠阴结继迁，朝廷命骑将李继隆率兵问罪，以延广护其军。既而夏台平，保忠就缚。手诏褒美，锡赉甚厚。师还，留为延州钤辖。会节帅田重进老耄，郡中不治，以延广同知州事兼缘边都巡检使。

先是，延广知灵州，部下严整，戎人悦服，李继迁素避其锋。监军康赞元害其功，诬奏延广得虏情，恐后倔强难制。遽诏还，以慕容德丰代之，部内甚不治。至道间，继迁寇灵州，朝廷谋帅，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称延广可使，就拜宁州团练使、知灵州兼兵马都部署。赐白金二千两，岁增给钱二百万。戎人塞道，邮传馈餼皆不通，延广独引数十骑之镇，戎人素服其威名，皆相率引避。

二年春，被病，上遣御医驰驿视之。医至，疾已亟，延广

谓中使李知信曰：“延广自度必不起，家世受国恩，今日得死所矣，但恨未立尺寸功以报上耳。”言讫而卒，年五十。上闻之为出涕，赙赠甚厚，以其子为六品正员官。子绍隆，东染院使、带御器械。绍隆子宗亮，右侍禁、阁门祗候。

张从恩，并州太原人。父存信，振武军节度。后唐明宗微时，尝隶存信麾下。时从恩尚幼，颇无赖，明宗甚薄之，及即位，止授散秩。从恩不得志，乃退归太原。

晋祖镇河东，为少帝娶从恩女。晋初，以外戚擢为右金吾卫将军，未几，改刺贝州，迁北京副留守，移授澶州防御使。历枢密副使、宣徽南院使、权西京留守，俄判三司。安从进叛于襄阳，以从恩为行营兵马都监。

少帝嗣位，襄阳平，迁检校太尉、开封尹，充东京留守。少帝自邺归汴，改邺都留守。锡赆加等，仍赐银装肩舆二，俾迎其家。明年，契丹扰河朔，从恩仅能完守。寻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岁，契丹将赵延昭据甘陵，命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。从恩至，延昭遁去。诏与杜重威合兵三万北伐。

开运初，改天平军节度。契丹复扰边，命十五将北征，以从恩充北面行营都监。二年，移镇晋州，又改潞州。及契丹入汴，从恩欲降，从事高防谏曰：“公晋室之亲，宜尽宦节。”从恩不听，乃弃城而去。巡检使王守恩悉取其家财，以城归汉祖。汉祖至汴。从恩惶惧不敢出。汉祖召赐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、器币以安慰之。寻拜右卫上将军，奉朝请。

周初，迁左金吾卫上将军。周祖征兖州，从恩从行。世宗嗣位，加检校太师，封褒国公。宋初，改封许国公，久之，以病免。乾德四后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扈彦珂，代州雁门人。幼事王建立，以谨厚称。晋天福中，建立节制潞州，卒，遗表荐彦珂，得补河东节度左都押衙。会

汉祖自太原建号，擢为宣徽南院使。未几，授镇国军节度，华商等州观察、处置等使。

乾祐初，河中李守贞、永兴赵思绾、凤翔王景崇并据城叛，周祖为枢密使，总兵出征，道出华州。时议多以先讨景崇、思绾为便，周祖意未决，彦珂曰：“三叛连衡，推守贞为主，宜先击河中；河中平，则永兴、凤翔失势矣。今舍近图远，若景崇、思绾逆战于前，守贞兵其后，腹背受敌，为之奈何？”周祖从其言，及平河中，以功迁护国军节度。时蒲人雕弊，思得良帅镇抚。彦珂暗弱，朝议少之。

广顺初，就加同平章事，移镇滑州。岁余代归。与凤翔赵晖俱献缙帛，请开宴，不纳，以滑州李守贞宅赐之。世宗嗣位，授左卫上将军。显德三年，以老疾上章求退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太师致仕，归西京。太祖即位，遣使就赐器币，数月卒，年七十五。

薛怀让，其先戎人，徙居太原。少勇敢，喜战斗。后唐庄宗在镇，得隶帐下，累历军职。明宗时，改神武右厢都校、领奖州刺史。东川董璋遣怀让率本军从晋祖讨贼，贼平，迁绛州刺史。清泰初，移申州。明年，表乞罢郡赴代北军，力陈不允。

晋天福中，范延光叛于邺，以怀让为招牧使。及战，中流矢，诏赐汤药存问。又历沂、辽、密、怀四州刺史，所至无善政，颇事诛敛。杨光远反青州，召怀让至阙，赐袭衣、玉带，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，以功改宿州团练使。

会契丹南侵，少帝幸澶州，遣怀让与李守贞、皇甫遇、梁汉璋率兵万人缘河而下，以守汶阳。时契丹岁扰边陲，朝廷择骁将守要郡，命怀让为洺州团练使。会符彦卿北讨契丹，以怀让为马军左厢排阵使。又从北面都招讨杜重威为先锋都指挥使。及重威降契丹于中渡桥，怀让亦在籍中，非其志也。

契丹主北归，留麻答守镇州，麻答遣步健督洺州供运。怀让闻汉祖举义晋阳。即杀步健，奉表归汉，汉祖遣郭从义分兵万余，与怀让取邢州。时伪帅刘铎守邢台，坚壁拒之，不克而还。麻答遣副将杨安以八百骑攻怀让，又命刚铁将三百骑继之。怀让战不胜，退保本州，契丹大掠其封内。及麻答为镇军所逐，杨安亟遁，铎又纳款汉祖。怀让乘其不虞，遣人给铎云：“我奉诏为邢州帅，今率众袭契丹，请置顿于郡。”铎无拒心，辄开门迎之，怀让杀铎，夺其城。汉祖即授以安国军节度。

隐帝即位，移镇同州。及杀杨邠等，急召怀让至阙。会北郊兵败，怀让降于周祖。

周祖登位，赐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，遣还任，加同平章事。刘崇入寇，怀让表求西征，诏褒之。夏阳富人张廷徽诬告赵隐等五人为盗杀人，且厚赂怀让子有光。怀让知之，即讽吏掠治隐等，强伏之，遣掌书记李炳、亲校贾进蒙追、判官刘震等锻成其狱，隐等皆弃市。家人诣阙诉冤，怀让亦自入朝，遽献钱百万，请开宴，不纳。俄捕获本贼，下御史台鞫问，怀让惧，献马十匹，复不纳。有司请逮怀让系狱，周祖以宿将，释不问，杖流震等。俄以怀让为左屯卫上将军。

世宗即位，加左武卫上将军。显德五年，请老，拜太子太师致仕。恭帝即位，封杞国公。建隆元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赠侍中。

怀让好畜马驼，马有大鸟小鸟者，尤奇骏。汉隐帝使求之，吝而不献。及罢节镇，环卫禄薄，犹有马百匹、橐驼三十头，倾资以给刍粟，朝夕阅视为娱。家人屡劝鬻以供费，怀让不听。及死，童仆皆髡面以哭，盖其俗也。

赵赞字元辅。本名美，后改焉。幽州蓟人。祖德钧，后唐卢龙节度，封北平王。父延寿，尚明宗女兴平公主，至枢密使、

忠武军节度。

赞幼聪慧，明宗甚爱之，与诸孙、外孙石氏并育于六宅。暇日，因遍阅诸孙数十人，目赞曰：“是儿令器也。”赞七岁诵书二十七卷，应神童举。明宗诏曰：“都尉之子，太尉之孙，幼能诵书，弱不好弄，克彰庭训，宜锡科名，可特赐童子及弟。仍附长兴三年礼部春榜。”久之，延寿出镇宣武军，因奏署牙内都校。

清泰末，晋祖起并门，命延寿以枢密使将兵屯上党，德钧将本军自幽州来会。时晋祖以契丹之援，引兵南下，德钧父子降晋，契丹主尽辍之北去，赞独与母公主留西洛。天福三年，晋祖命赞奉母归蓟门，契丹署为金吾将军。数年，契丹以延寿为范阳节度，又署赞为牙内都校。开运末，契丹主将谋南侵，委政延寿。及平原陷，赞复受契丹署为河中节度。延寿从契丹北归，赞得留镇河中。

未几，汉祖起晋阳，赞奉表劝进，汉祖加检校太尉，仍镇河中。改京兆尹、晋昌军节度。赞惧汉疑已，潜遣亲吏赵仙奉表归蜀。判官李恕者，本延寿宾佐，深所委赖，至家事亦参之。及赞出镇，从为上介。至是，恕语赞曰：“燕王入辽，非所愿也，汉方建国，必务怀柔，公若泥首归朝，必保富贵，狼狽入蜀，理难万全。傥复不容。后悔无及。公能听纳，请先入朝，为公申理。”赞即遣恕诣阙。汉祖见恕，问赞何以附蜀，恕曰：“赞家在燕蓟，身受契丹之命，自怀忧恐，谓陛下终不能容，招引西军，盖图苟免。臣意国家甫定，务安臣民，所以令臣乞哀求覲。”汉祖曰：“赞之父子亦吾人也，事契丹出于不幸。今闻延寿落于陷阱，吾忍不容赞耶。”恕未还，赞已离镇入朝，即命为左绕卫上将军，徙恕邠州判官。

赞仕周，历左右羽林、左龙武三统军。世宗南征，初遣赞

率师巡警寿州城外，俄命为淮南道行营左厢排阵使。世宗归京，留赞与诸将分兵围寿春，赞独当东面。诸将战多不利，赞独持重，自秋涉冬，未尝挫衄。及受诏移军，尺椽片瓦，悉辇而行，城中人无敢睥睨者。会吴遣骁将鲁公馆帅十余万众溯淮奄至，跨山为栅，阻服水，俯瞰城中。时大军已解围，赞与大将杨承信将轻骑断吴人饷路，又独以所部袭破公馆军，为流矢所中。

世宗再征寿春，命造桥涡口，以通濠、泗。令骑帅韩令坤董其役，俾赞副之。属霖雨淮水涨溢，濠人谋乘轻舟奄焚其桥，赞觇知之，设伏桥下。濠人果至，赞令强弩乱发，杀获甚众。及世宗移兵趣濠，以牛革蒙大盾攻城，赞亲督役，矢集于胄，中被重伤，犹力战，遂拔其羊马城，刺史唐景思死焉，团练使郭廷谓以城降。世宗诏褒美之。又以所部兵巡抚滁、和之间，破吴人五百于石潭桥。淮南平，以战功多，授保信军节度。赞入视事，尽去苛政，务从宽简，居民便之。恭帝即位，加开府阶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，移忠正军节度，预平维扬。岁余，改镇延州，受密旨许以便宜行事。将及州境，乃前后分置步骑，绵绵不绝，林莽之际，远见旌旗，所部羌、浑来迎，无不慑服。

乾德六年，移建雄军节度。秋，命将征太原，以赞为邠州路部署。开宝二年，太祖将讨晋阳，又以为河东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虞候。车驾薄城下，分军四面，赞扼其西偏。并人乘晦自突门潜犯赞垒，赞率众击之，久而方退，弩矢贯足。及祖劳问数四，赐良药傅之。四年，议镇鄜州。

太宗即位，进封卫国公。及平兴国二年，来朝，未见而卒，年五十五。赠侍中。

赞颇知书，喜为诗，容止闲雅，接士大夫以礼，驭众有方略。其为政虽无异迹，而吏民畏服，亦近代贤帅也。

李继勋，大名元城人。周祖领镇，选隶帐下。广顺初，补禁军列校，累迁至虎捷左厢都指挥使、领永州防御使。显德初，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领昭武军节度。岁余，改领曹州。

世宗亲征淮上，令继勋领兵屯寿州城南，进洞屋、云梯，以攻其城。继勋怠于守御，为其所败，死者数万，梯、屋悉皆被焚。召归阙，出为河阳三城节度。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。及再幸寿春回，左授继勋右武卫大将军，又以其掌书记陈南金裨赞无状，并黜之。

显德四年冬，复从世宗南征，及次迎銮，即命继勋帅黑龙船三十艘于江口滩，败吴兵数百，获战船二艘，以功迁左领军卫上将军。七月，改右羽林统军。六年春，世宗幸沧州，以继勋为战棹左厢都部署，前泽州刺史刘洪副之，俄权知邢州。恭帝即位，授安国军节度，加检校太傅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太祖平泽、潞，继勋朝于行在，即以昭义军节度。是秋，率师入河东，燔平遥县，俘获甚众。建隆二年冬，又败并军千余人，斩首百余级，获其辽州刺史傅延彦及弟延勋来献。

乾德二年，诏与康延沼、尹训率步骑万余攻辽州，太原将郝贵超领兵来援，战于城下，继勋大败之。州将杜延韬危蹙，与拱卫都指挥使冀进、兵马都监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于继勋。即遣内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，诏褒之。未岁，并人诱契丹步骑六万人来取辽州，复遣继勋与罗彦瑰、郭进、曹彬等领六万众赴之，大破契丹及太原军于城下。五年，加同平章事。

开宝初，将征河东，以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，败并人于涡河。二年，太祖亲征河东，命继勋为行营前军都部署。驾至城下，分军四面，继勋栅其南。三年春，移镇大名。太平兴国

初，加兼侍中。俄以疾求归洛阳，许之，赐钱千万、白金万两。是秋，上表乞骸骨，拜太子太师致仕，朝会许缀中书门下班。寻卒，年六十二，赠中书令。

继勳累历藩镇，所至无善政，然以质直称。信奉释氏。与太祖有旧，故特承宠遇。

弟继偃，亦有武勇，周显德末，补内殿直。宋初，累历军职。开宝中，为步军副都军头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迁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坐事改右卫率府率。六年，加本卫将军、领奖州刺史。累至龙卫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团练使。

继勳子守恩至如京使。守元至北作坊使，守徽为崇仪副使。

药元福，并州晋阴人。幼有胆气，善骑射。初事邢帅王檀为厅头军使，以勇敢闻。事后唐，为拱卫、威和亲从马斗军都校，天平军内外马军都指挥使。晋天福中，为深州刺史。

开运初，契丹陷甘陵，围魏郡，师次于河。少帝驻军澶渊，契丹阵于城北，东西连亘，掩城两隅，登陴望之，不见其际。元福以左千牛卫将军领兵居阵东偏。澶民有马破龙者告契丹曰：“先攻其东，即浮梁可夺。”契丹信之，尽锐来战。元福与慕容邺各领二百骑为一队，跃出而斗，元福奋铁挝击契丹，毙者数人，左右驰突，无不披靡，契丹兵溃。少帝登城，见元福力战，召抚之曰：“汝奋不顾命，虽古之忠烈无以过之。”元福三马皆中流矢，少帝择名马赐之。明日将战，面授元福郑州刺史，为权臣所沮，止刺原州，俄改泰州。

明年，契丹复入。命元福与李守贞、符彦卿、皇甫遇、张彦泽等御之于阳城，为右厢副排阵使。晋师列方阵，设拒马为行砦。契丹以奇兵出阵后，断粮道，晋人乏水，士马饥渴，凿井未及泉，土辄坏塞，契丹顺风扬尘，诸将皆曰：“彼势甚锐，俟风反与战，破之必矣。”守贞与元福谋曰：“军中饥渴已甚，

若俟风反出战，吾属为虏矣。彼谓我不能逆风以战，宜出其不意以击之，此兵家之奇也。”元福乃率麾下骑，开拒马出战，诸将继至，契丹大败，追北二十余里，杀获甚众，敌帅与百余骑遁去。以元福为威州刺史。

会灵武节度王令温以汉法治蕃部，西人苦之，共谋为乱，三族酋长拓跋彦超、石存、乜厮褒率众攻灵州。令温遣人间道入奏，乃以河阳节度冯晖镇朔方，召关右兵进讨，以元福将行营骑兵。元福与晖出威州土桥西，遇彦超兵七千余，邀晖行李。元福转战五十里，杀千级，禽三十余人，又遣部校援出令温，护送洛下。

朔方距威州七百里，无水草，号旱海，师须赍粮以行，至耀德食尽，比明，行四十里。彦超等众数万，布为三阵，扼要路，据水泉，以待晖军，军中大惧。晖遣人赂以金帛，求和解彦超许之。使者往复数四，至日中，列阵如故。元福曰：“彼知我军饥渴，邀我于险，既许和解而日中未决，此岂可信哉？欲困我耳。迁延至暮，则吾党成禽矣。”晖惊曰：“奈何？”元福曰：“彼虽众而精兵绝少，依西山为阵者是也，余不足患。元福请以麾下骑先击西山兵，公但严阵不动，俟敌少却，当举黄旗为号；旗举则合势进击，败之必矣。”晖然其策，遂率众进击，敌众果溃。元福即举黄旗以招晖，晖军继进，彦超大败，横尸蔽野。是夕，入清边军。明日，至灵州。元福还郡，诏赐晖、元福衣带纒帛银器。

汉乾祐中，从赵晖讨王景崇于凤翔。时兵力寡弱，不满万人，蜀兵数万来援，景崇至宝鸡，依山列栅。都监李彦从以数千人击蜀军，众寡不敌，汉军少却。元福领数百骑自后驱之，下令还顾者斩，众皆殊死战，大败蜀兵，追至大散关，杀三千余人，余皆弃甲遁去。凤翔平，以功迁淄州刺史。

周广顺初，王彦超讨徐州叛将杨温，以元福为行营兵马都监。数月克之，率师还京，改陈州防御使。

未几，刘崇引契丹扰晋州，命枢密使王峻率兵拒之，以元福为西北面都排阵使。军过蒙坑，崇夜烧营遁。峻令元福与仇超、陈思让追至霍邑，既行，又遣止之。元福谓思让等曰：“刘崇召契丹扰边，志在疲弊中国，今兵未交而遁，宜追奔深入，以挫其势。”诸将畏懦，遂止。周祖知其事，明年，因调兵戍晋州，谓左右曰：“去年刘崇之遁，若从药元福之言，则无边患矣。”

俄与曹英、向训讨慕容彦超于兖州，元福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。诏元福自晋州率所部入朝，即遣东行，赐六铢、袍带、鞍马、器仗。周祖谓曰：“比用曹州防御使郑璋，我度彦超凶狡，多计谋，恐璋不能集事，选尔代之。已敕曹英、向训不令以军礼见汝。”及至军中，英、训皆尊礼之，当时有为宿将。筑连城以围兖，彦超昼夜出兵，元福屡击败之，遂闭壁不敢出。十余日，元福营栅皆就，又穴地及筑土山，百道攻其城。会周祖亲征，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马城，诸军鼓噪角进，拔之。以功授建雄军节度。

世宗高平之战，刘崇败走太原，遂纵兵围其城。以元福为同州节度，充太原四面壕砦都部署。时攻具悉备，城中危急，以粮运不继，诏令班师。元福上言曰：“进军甚易，退军甚难。”世宗曰：“一以委卿。”遂部分卒伍为方阵而南，元福以麾下为后殿，崇果出兵来追，元福击走之。师还，加检校太尉，移镇陕州。又历定、庐、曹三镇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。九月卒，年七十七，赠侍中。

元福虽老，筋骨不衰，人或言其气貌益壮，当复领兵，必大喜，曲致礼待，或加以赠遣，时称骁将。

赵晁，真定人。初事杜重威为列校。重威诛，属周祖镇邺中，晁因委质麾下。周祖开国，擢为作坊副使。慕容彦超据兖州叛，以晁为行营步军都监。兖州平，转作坊使。晁自以逮事霸府，复有军功，而迁拜不满所望，居常快快。时枢密使王峻秉政，晁疑其轧己。一日使酒诣其第，毁峻，峻不之责。世宗嗣位，改控鹤左厢都指挥使、领贺州刺史。

从征刘崇，转虎捷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团练使兼行营步军都指挥使。军至河内，世宗意在速战，令晁倍道兼行。晁私语通事舍人郑好谦曰：“贼势方盛，未易敌也，宜持重以挫其锐。”好谦以所言入白，世宗怒曰：“汝安得此言，必他人所教。言其人，则舍尔；不言，当死！”好谦惧，遂以实对。世宗即命并晁械于州狱，军回始赦之。

及征淮南，改虎捷左厢、领阆州防御使，充前军行营步军都指挥使，又为缘江步军都指挥使。时李重进败吴人于正阳，以降卒三千人付晁，晁一夕尽杀之。世宗不之罪。寿春平，拜检校太保、河阳三城节度、孟怀等州观察措置等使。恭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傅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未几，以疾归京师，卒，年五十二。太祖甚悼之，赠太子太师，再赠侍中。

晁身长七尺，仪貌雄伟，好聚敛，处方镇以贿闻。以周初与宣祖分掌禁军，有宗盟之分，故太祖常优礼之，再加赠典焉。子延溥。

延溥，周显德中，以父任补左班殿直。宋初，为铁骑指挥使。开宝初，太祖亲征晋阳，太宗守京邑，延溥以所部为帐下牙军，转殿前散员指挥使。九年，改铁骑都虞候。

太宗即位，迁散指挥都虞候、领思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二年，转内殿直都虞候。三年，改马步军都虞候。从平太原，略地燕

蓟。六军扈从有后期至者，帝怒，欲置于法。延溥遂进曰：“陛下巡行边陲，以防御外侮，今契丹未殄，而诛谴将士，若举后图，谁为陛下戮力乎？”帝嘉纳之。师还，迁内外马步军都军头、领本州防御使。

五年，殿前白进超卒，即以延溥为日骑、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。兼权殿前都虞候事。坐遣亲吏市竹木所过关渡称制免算，责授登州团练使，令赴任。是冬，帝北巡至大名，复以延溥为本州防御使，即命为幽州东路行营壕砦都监。诏修缘边城垒。逾年，加凉州观察使，仍判登州。又为镇州兵马都部署，俄判霸州。

雍熙二年，改蔚州观察使，判冀州。会命曹彬等北征，又与内衣库使张绍勅、引进副使董愿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监。师还，命知贝州，改滑州部署。四年，再知贝州，以疾求代，代未至，卒，年五十。赠天德军节度。

子承彬，至内殿崇班。承彬子咸一，为虞部员外郎，知宗正丞事。咸熙，天圣八年进十及第。

论曰：侯益在晋、汉时，数为反覆，观其受命契丹，私交伪蜀，赤罔之战，复夜谒周祖，宗属长幼，遭景崇鲸鲵，殆无噍类，推其心迹，岂怀贰之罚欤？薛怀让、赵晁为将，皆忍于杀降。晁子延溥，能救后至之诛，虽父子之亲，仁暴相戾有若是者。余皆逢时奋武，致身荣显。扈彦珂请击河中，卒用其策，愚者之一虑云。

## 列传第十四

郭崇 杨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彦超 张永德 王全斌  
曾孙凯 康延泽 王继涛 高彦晖附

郭崇，应州金城人。重厚寡言，有方略。初名崇威，避周祖名，止称崇。父祖俱代北酋长。崇弱冠以勇力应募为卒。后唐清泰中。为应州骑军都校。

晋祖割云应地入为契丹，崇耻事之，奋身南归，历郢、河中、潞三镇骑军都校。开运中，戍太原。会汉祖起义，以崇为前锋。入汴，改护圣左第六军都校、领郢州刺史，改领富州。

从周祖平河中，以功迁果州防御使、领护圣右厢都指挥使。周祖镇邺，以崇领行营骑军兼天雄军都巡检使。

乾祐三年冬，崇从周祖平国难，与李筠拒慕容彦超于刘子陂，走之，以崇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遣冯道等迎湘阴公斌于徐州，将立之。会契丹南侵，周祖北征，次于澶州，为六军推戴。枢密使王峻在京师闻变，遣崇率七百骑东拒斌，遇于睢阳。崇阵于牙门外，斌惧，登门楼呼崇曰：“汝等何遽至此？”崇曰：“澶州军变，遣崇等来卫乘舆，非有他也。”斌召崇升楼，崇未敢登，即遣道下与语，崇乃登，具言军情有属，天命已定，斌执崇手泣，俛首久之。俄而斌所领卫兵都校张令超以众归崇，斌亲将贾、王等数怒目视道，将害之。斌曰：“汝辈勿草草，此非关令公事。”崇即送斌就馆舍。

广顺初，领定武军节度，又为京城都巡检使、修城都部署兼知步军公事。未几，复升陈州为节镇，以颍州隶焉，命崇为节度。周祖亲郊，加同平章事，出镇澶州。周祖不豫，促还镇所。

世宗立，并人侵潞州，命崇与符彦卿出固镇以御之。世宗亲征，又副彦卿为行营都部署。师还，加兼侍中。冬，移真定尹、成德军世度。四年，世宗征淮南，契丹出骑万乘余掠边，崇率师攻下束鹿县，斩数百级，俘获甚众。五年，天清节，崇来朝，表求致政，不允，赐袭衣、金带、器币、鞍勒马，遣之。世宗平关南，至静安军，崇来朝。恭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师。

宋初，加兼中书令。崇追感周室恩遇，时复泣下。监军陈思诲密奏其状，因言：“常山近边，崇有异心，宜谨备之。”太祖曰：“我素知崇笃于恩义，盖有所激发尔。”遣人覘之，还言崇方对宾属坐池潭小亭饮博，城中晏然。太祖笑曰：“果如朕言。”未几来朝。时命李重进为平卢军节度，重进叛，改命崇为节制。乾德三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太祖闻之震悼，赠太师。

子守璘至洛苑副使，妻即明德皇后之姊也。子允恭，以父任授殿直，至崇仪副使、知常州卒。次女为仁宗皇后。天圣三年，诏赠崇尚书令兼中书令，守璘太尉、宁国军节度，允恭太傅、安德军节度。六年，又诏追封崇英国公，加赠守璘康清军节度兼中书令，允恭忠武军节度兼侍中。允恭子中庸，左侍禁、阁门祗候、副使；中和，娶颍川郡王德彝女，为西染院副使。

杨廷璋字温玉，真定人。家世素微贱，有姊寡居京师，周祖微时，欲聘之，姊不从，令媒氏传言恐逼，姊以告廷璋。廷璋往见周祖，归谓姊曰：“此人姿貌异常，不可拒。”姊乃从之。

周祖从汉祖镇太原，廷璋屡省其姊，周祖爱其纯谨。姊卒，留廷璋给事左右。及出讨三叛，入平国难，廷璋数献奇计。即位，追册廷璋姊为淑妃，擢廷璋为右飞龙使，廷璋固辞不拜，愿推恩其父洪裕。即令召洪裕赴阙，以老病辞，就拜金紫光禄大夫、真定少尹。廷璋历皇城使、昭义兵马都监、澶州巡检使。

世宗自澶渊还京，言廷璋有干材，迁客省使。俄为河阳巡检、知州事。泾帅史懿称疾不朝，周祖命廷璋往代之。将行，谓之曰：“懿不就命，即图之。”廷璋至，屏左右，以诏书示懿，谕以祸福，懿即日载路。俄闻周主崩，廷璋呕血不食者数日。

世宗立，拜左骁卫大将军，充宣徽北院使。征刘崇，以为建雄军节度。在镇数年，颇有惠爱。前后率兵入太原境，拔仁义、高壁等砦，获刺史、军校数十人，俘其民数千户，获兵器羊马数万计。并人弃沁州二百里，退保新城，廷璋遂置保安、兴同、白壁等十余砦。

会隰州刺史孙议卒，廷璋遣监军李谦溥领州事。谦溥至，并人来攻其城，议者以为宜速救之。廷璋曰：“隰州城壁坚完，并人奄至，未能为攻城具，当出奇以破之。”乃募敢死士百余人，许以重赏，由间道遣人约谦溥为内应。既至，即衔枚夜击，城中鼓噪以出，并人大溃，追北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获器甲万计。奏至，世宗喜曰：“吾舅真能御寇。”诏褒之。

世宗自河东还，加检校太保。显德六年夏，率所部入河东界，下堡砦十三，降巡检使靳汉晁等三人。恭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傅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吏民诣阙，请立碑颂功德。太祖命卢多逊撰文赐之。李筠叛，潜遣亲信使赍蜡书求援粼境，廷璋获之，械送京师，因上攻取之策，即下诏委以经略。及车驾亲征，

诏廷璋率所部入阴地，分贼势。贼平，归镇。是秋来朝，改镇邠州。乾德四年，移鄜州。开宝二年，召为右千牛卫上将军。四年，卒，年六十。赙帛二百匹。

廷璋美髯，长上短下，好修容仪，虽见小吏，未尝懈惰。善待士，幕府多知名人。在晋州日，太祖命荆罕儒为钤辖。罕儒以廷璋周朝近亲，疑有异志，每入府中，从者皆持刀剑，欲图廷璋。廷璋推诚待之，殊不设备，罕儒亦不敢发，终亦无患。议者以廷璋在泾州保全史懿，阴德之报也。

洪裕少时，尝渔于境貂裘陂，忽有驰骑至者，以二石雁授洪裕，一翼掩左，一翼掩右，曰：“吾北岳使者也。”言訖，忽不见。是年生淑妃，明年生廷璋，家遂昌盛。

廷璋子七人，皆不为求官，惟表其孤甥安崇勋得西头供奉官。崇勋，后唐枢密使重诲子也。廷璋子坦、坝皆进士及第。坦至屯田员外郎，盐铁副使、判官，坝为都官郎中。

宋偃河南洛阳人。谦恭下士。祖瑶，唐天德军节度兼中书令。父廷浩，尚后唐庄宗女义宁公主，生偃。廷浩历石、原、房三州刺史；晋初，为汜水关使，张从宾之叛，力战死之。偃年十一，以父死事补殿直，迁供奉官。

晋祖尝事庄宗，每偃母入见，诏令勿拜，因从容谓之曰：“朕于主家诚无所靳，但朝廷多事，府库空竭，主所知也。今主居辇下，薪米为忧，当奉主居西洛以就丰泰。”命偃分司就养，敕有司供给，至于醢醢，率有加等。

汉祖在晋阳，遣其子承训至洛，奉书偃母，与偃结婚，即永宁公主也。累授北京皇城使。汉乾祐初，拜右金吾卫大将军、驸马都尉。隐帝即位，授昭武军节度，移镇滑州。

周祖举兵向阙，时偃在镇，开门迎谒，周祖深德之。偃率所部兵从周祖，至刘子陂，隐帝卫兵悉走投周祖。周祖谓偃曰：

“至尊危矣，公近亲，可亟去拥卫，无令惊动。”偃策马及御营，军已乱矣。广顺初，丁内艰，服除，授左监门卫上将军。

世宗征淮南，令偃与左龙武统军赵赞、右神武统军张彦超、前景州刺史刘建于寿州四面巡检。师还，以偃为右神武统军，充行营右厢都排阵使，又为庐州城下副部署。吴人大发舟师。次东布洲，断苏、杭之路。世宗遣偃领战舰数百艘袭之，又遣大将慕容延钊率步骑而进，水陆合势大破之。

世宗尝次于野，有虎逼乘舆，偃引弓射之，一发而毙。及江北诸州悉平，画江为界。世宗驻迎銮，命偃率舟师三千溯江而上，巡警诸郡。师还，复授滑州节制，又移镇邓州。恭帝即位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，遣领舟师巡抚江徼，舒州团练使司超副之。李重进谋以扬州叛，偃察其状，飞章以闻。太祖令偃屯海陵，以观重进去就。遂从征扬州，为行营排阵使。及平，以功改保信军节度。来朝，徙镇华州。会凿池都城南，命偃率舟师数千以习水战，东驾数临观焉。五年，改忠武军节度。

开宝初，太祖纳偃长女为后。偃本名延渥，以父名下字从“水”，开宝初，上言改为偃。三年，徙邠州。太平兴国初，加同平章事。二年，移定国军节度。四年，从平太原，又从征幽州。诏偃与尚食使侯昭愿领兵万余，攻城南面。师还归镇。

五年冬，车驾幸大名，召偃诣行在，诏知沧州。六年，封邢国公。俄迁同州。九年，又为右卫上将军。雍熙中，曹彬等北伐，班师，命偃知霸州，归阙。端拱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废朝，赠侍中，谥庄惠，中使护葬。

偃，庄宗之外孙，汉祖之婿，女即孝章皇后，近代贵盛，鲜有其比。子元靖至供备库使，元度至供备库副使，元载、元亨并至左侍禁、阁门祗候。初，孝章寝疾，语晋国长公主曰：

“我瞑目无他忧，惟虑族属不敦睦，貽笑于人。”景德中，偃幼子元翰果诣京府，求析家财。

元度子惟简，为殿直，惟易为奉职。

向拱字星民，怀州河内人。始名训，避周恭帝讳改焉。少倜傥负气。弱冠，闻汉祖在晋阳招致天下士，将往依之。中途遇盗，见拱状貌雄伟，意为富家子，随之，将劫其财。拱觉，行至石会关，杀所乘驴市酒会里中豪杰，告其故，咸出丁壮护拱至太原。以策干汉祖，汉祖不纳，客于周祖门下。及周祖领节镇，署拱知客押牙。

周祖即位，授宫苑使。广顺中，迁皇城使，出监昭义屯军。并人领马步十五都来侵，拱与巡检陈思让逆战于虎亭南，杀三百余人，擒百人，获其帅王璠、曹海金，又败其军于壶关。师还，会征慕容彦超，命为都监，赐以六铢、袍带、鞍勒马、器仗，即日遣行。贼平，命为陕州巡检。未几，改客省使、知陕州。

会延州高允权卒，其寺绍基欲求继袭，即自领使务。朝廷益禁兵戍守，命拱权知州事，俄迁内客省使。尝请禁州民卖军装兵器于西人，从之。所属部落有侵盗汉户者，拱招其酋帅犒之，令誓不敢侵犯。召拜左神武大将军、宣徽南院使。

刘崇人寇，遣马军樊爱能、步军何徽赴泽州，令拱监护之。世宗亲征，拱以精骑居阵中。高平之捷，以功兼义成军节度、河东行营前军都监。师还，出镇陈州。

先是，晋末，秦州节度何建以秦、成、阶三州入蜀，蜀人又取凤州。至是，宰相王溥荐拱讨之，乃召拱与凤翔王景并率兵出大散关，连下城砦。复命拱为西南面行营都监。蜀入闻凤州急，发卒五千余出凤州北堂仓镇路，行至黄花谷，将绝周师粮道。拱与王景侦知之，命排阵使张建雄领兵二千直抵黄花谷，

又遣别将领劲卒千人出敌后，截其归路。敌果为建雄所败，奔堂仓，又为劲卒所逼，合势掩击，擒其监军王峦、孙韬等千五百余。由是剑门之下，州邑营砦，望风宵遁，秦、凤、阶、成平。召归，宴于金祥殿。赐袭衣、金带、银器、缯帛、鞍勒马。

显德二年，世宗亲征淮南，以拱权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。时扬州初平，南唐令境上出师，谋收复。韩令坤有弃城之意，即驿召拱赴行在，拜淮南节度，依前宣徽使兼缘江招讨使，以令坤为副。时周师久驻淮阳，都将赵晁、白廷遇等骄恣横暴，不相稟从，惟务贪滥，至有劫人妻女者。及拱至，戮其不奉法者数辈，军中肃然。六月，追叙秦、凤功，加检校太尉。

时周师围寿春经年未下，江、淮草寇充斥，吴援兵栅于紫金山，与城中烽火相应。而舒、蕲、和、泰复为吴人所据。拱上言欲且徙扬州之师并力攻寿春，俟其城下，然后改图进取。世宗从之。拱乃封库，付扬州主者；复遣本府牙将分部按巡城中。秋毫不犯，军民感悦。及师行，吴人有负糗粮以送者。至寿春，与李重进合势以攻其城，改淮南道招讨都监，败淮南军二千于黄蓍砦。

世宗再幸寿州，召拱宴赐甚厚，以为武宁军节度，命领其属驻镇淮军。及克寿州，以功加同平章事、领武宁军节度。四年，徙归德军节度。淮南平，改山南东道节度，俄充西南面水陆发运招讨使。恭帝即位。加检校太师、河南尹、西京留守。

宋初，加兼侍中。太祖征李筠，拱迎谒至汜水，言于上曰：“筠逆节久著，兵力日盛，陛下宜急济大河，逾太行，乘其未集而诛之，缓则势张，难为力矣。”帝从其言，卷甲倍道趋之。筠果率兵南向，闻车驾至，惶骇走泽州城守，遂见擒。乾德初，从郊祀毕，封谯国公。

拱尹河南十余年，专治园林第舍，好声妓，纵酒为乐，府

政废弛，群盗昼劫。太祖闻之怒，移镇安州，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之，谓继勋曰：“洛久不治，选卿代之，无复效拱为也。”

太平兴国初，进封秦国公，来朝，授左卫上将军。八年，代王彦超判左金吾街仗事。表献西京长夏门北园，诏以银五千两偿之。雍熙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赠中书令。

咸平初，真宗闻拱之后有寒馁流离者，录其孙恠为国子助教。拱子德明，至洛苑使；昱，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出身。德明子悦，为虞部郎中。

王彦超，大名临清人。性温和恭谨，能礼下士。少事后唐魏王继岌，从继岌讨蜀，还至渭南。会明宗即位，继岌遇害，左右遁去，彦超乃依凤翔重云山僧舍晖道人为徒。晖善观人，谓彦超曰：“子，富贵人也，安能久居此？”给资帛遣之。

时晋祖帅陕，乃召至帐下，委以心腹。及移镇太原，将引兵南下，遣从事桑维翰求援契丹，以彦超从行。天福初，累迁奉德军校，再转殿前散指挥都虞候、领蒙州刺史。汉初，领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，出为复州防御使。

周祖平内难后，北征契丹，以彦超为行营马步左厢都排阵使，从周祖入汴。时自彭门迎湘阴公入纒位，会军变，周祖革命，即命彦超权知徐州节度。未行，湘阴公旧校玘廷美据州叛，真拜彦超武宁军节度，命讨之。彦超督战舰破其水砦，乘胜拔之。

又与枢密使王峻拒刘崇于晋州，彦超以骑兵进，崇遁去，授建雄军节度。复以所部追贼至霍邑，贼步骑堕崖谷，死者甚众。彦超归镇所，俄改河阳三城节度，移镇河中。

显德初，加同平章事。刘崇南寇，命彦超领兵取晋州路东向邀击，从战高平。彦超自阴地关与符彦卿会兵围汾州，诸将

请急攻，彦超曰：“城已危矣，旦暮将降，我士卒精锐，傥驱以先登，必死伤者众，少待之。”翌日，州将董希颜果降。遂引兵趣石州，彦超亲鼓士乘城，躬冒矢石，数日下之，擒其守将安彦进，献行在。师还，改忠武军节度，加兼侍中。诏率所部浚胡芦河，城李晏口。工未毕，辽人万余骑来侵，彦超击败之，杀伤甚众。

宰相李谷征淮南，以彦超为前军行营副部署，败淮南军二千于寿州城下。吴兵水陆来援，谷退保正阳，吴人蹶其后。会李重进兵至，合势急击，大败吴人三万余众，追北二十余里。还，改京兆尹、永兴军节度。六年夏，移镇凤翔。恭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师、西面缘边副都部署。

宋初，加兼中书令，代还。太祖与彦超有旧，因幸作坊，召从臣宴射，酒酣，谓彦超曰：“卿昔在复州，朕往依卿，何不纳我？”彦超降阶顿首曰：“勺水岂能止神龙耶！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，盖天使然尔。”帝大笑。彦超翌日奉表待罪，帝遣中使慰谕，令赴朝谒。

未几，复以为永兴军节度。又以其父光禄卿致仕重霸为太子少傅致仕。乾德二年，复镇凤翔。三年，丁外艰，起复。开宝二年，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仗事。

太平兴国六年，封邠国公。七年，彦超语人曰：“人臣七十致仕，古之制也。我年六十九，当自知止。”明年，表求致仕，加太子太师，给金吾上将军禄。彦超既得请，尽斥去仆妾之冗食者，居处服用，咸遵俭约。雍熙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三。赠尚书令。

开宝初，彦超自凤翔来朝，与武行德、郭从义、白重赞、杨廷璋俱侍曲宴。太祖从容谓曰：“卿等皆国家旧臣，久临剧镇，王事鞅掌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。”彦超知旨，即前奏曰：

“臣无勋劳，久冒荣宠，今已衰朽，愿乞骸骨归丘园，臣之愿也。”行德等竟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，帝曰：“此异代事，何足论？”翌日，皆罢行德等节镇。时议以此许彦超。

初，彦超将致政，每戒诸子曰：“吾累为统帅，杀人多矣，身死得免为幸，必无阴德以及后，汝曹勉为善事以自庇。”及卒，诸子果无达者。宣化门内有大第，园林甚盛，不十余年，其家已鬻之矣。孙克从，咸平元年进士及第，亦止于州县。

张永德字抱一，并州阳曲人。家世饶财。曾祖丕，尚气节。后唐武皇镇太原，急于用度，多严选富家子掌帑库。或调度不给，即坐诛，没入货宁。丕为之潢满岁，府财有余。宗人政当次补其任，率族属泣拜，请丕济其急，丕又为代掌一年，乡里服其义。父颖事晋至安州防御使。

永德生四岁，母马氏被出，育于祖母，事继母刘，以孝闻。周祖初为侍卫吏，与颖善，乃以女妻永德。永德迎其母妻诣宋州。时寇贼充斥，乃易弊衣，毁容仪，居委巷中。有贼过，即邀乞焉，给曰：“此悲田院耳。”贼即舍去，繇是免祸。周祖为枢密使。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。

乾祐中，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。遇，周祖之外兄弟也。时周祖镇邺，被谗，族其家。永德，在潞州，闻有密诏授遇，永德探知其意，谓遇曰：“得非泣杀永德耶？永德即死无怨，恐累君侯家耳。”遇愕然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永德曰：“奸邪蠹政，郭公誓清君侧，愿且以永德属吏，事成足以为德，不成死未晚。”遇以为然，止令壮士严卫，然所以馈之甚厚。亲问之曰：“君视丈人事得成否？”永德曰：“殆必成。”未几，周祖使至，遇贺且谢曰：“老夫几误大事。”

初，魏人柴翁以经义教里中，有女，后唐庄宗时备掖庭，明宗入洛，遣出宫。柴翁夫妻往迎之，至鸿沟，遇雨甚，逾旬

不能前。女悉取装具，计直千万，分其半以与父母。令归魏，曰：“儿见沟旁邮舍队长，项黯黑为雀形者，极贵人也，愿事之。”问之，乃周祖也。父母大愧，然终不能夺。他日，语周祖曰：“君贵不可言，妾有缗钱五百万资君，时不可失。”周祖因其资，得为军司。

柴翁好独寝，人传其能司冥间事。一日晨起，大笑不已，妻问之，不对。翁好饮，其妻逼令饮，极醉，因漏言曰：“花项汉作天子矣。”其妻颇露之，遇亦微有闻，未深言。至是，永德故以此讽遇，遇送永德归周祖。

周祖登位，封永德妻为晋国公主，授永德左卫将军、内殿直小底四班都知，加驸马都尉、领和州刺史。逾年，擢为殿前都虞候、领恩州团练使，俄迁殿前都指挥使、泗州防御使，时年二十四。

显德元年，并州刘崇引契丹来侵。世宗亲征，战于高平，大将樊爱能、何徽方战退衄。时太祖与永德各领牙兵二千，永德部下善左射，太祖与永德厉兵分进，大捷，降崇军七千余众。及驻上党，世宗昼卧帐中，召永德语曰：“前日高平之战，主将殊不用命，樊爱能而下，吾将案之以法。”永德曰：“陛下欲固守封疆则已，必欲开拓疆宇，威加四海，宜痛惩其失。”世宗掷枕于地，大呼称善。翌日，诛二将以徇，军威大振。进攻太原，师薄城下，永德与符彦卿、史彦超北控忻口以断契丹援路。太原城四十里，周师去城三百步，围之二匝。自四月至六月，攻之不克。契丹援兵果至，彦超战没，继败其众二千，余众遁去。以永德领武信军节度。师还，徙义成军节度。

时永德父颖为隶人曹澄等所害，因奔南唐。会议南征，永德请行自效，许之。师至寿春，刘仁贍坚壁不下。永德出疲兵诱之，傍伏精骑，每战阳不利，北退三十里，伏兵突起夹攻，

大败之，仁贍仅以身免。

三年，世宗亲征，至寿州城下，仁贍执澄等三人槛送行在，意求缓师，诏赐永德，俾其甘心。太祖与永德领前军至紫金山，吴人列十八砦，战备严整。敌垒西偏有高陇，下瞰其营中，永德选劲弓强弩伏陇旁，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，战阳不胜，淮人果空砦出斗，永德亟登陇，发伏驰入据之，敌众散走。翌日，又攻第二砦，鼓噪而进，始攻北门，淮人开南门而遁。时韩令坤在扬州。复为吴人所逼，欲退师。世宗怒，遣永德率师援之，又败泗州军千余于曲溪堰，俄屯下蔡。

时吴人以周师在寿春攻围日急，又恃水战，乃大发楼船蔽江而下，泊于濠、泗，周师颇不利。吴将林仁肇帅众千余，水陆齐进，又以船数艘载薪，乘风纵火，将焚周浮梁，周人忧之。俄而风反，吴人稍却，永德进兵败之。又夜使习水者没其船下，縻以铁钗巢，引轻舸急击。吴人既不得进，溺者甚众，夺其巨舰数十艘。永德解金带，赏习水者。乃距浮梁十余步，以铁索千余尺横截长淮，又维巨木，自是备御益坚矣。俄又败千余众于淮北岸，获战船数十艘，吴人多溺死。诏褒美之。

冬，擢为殿前都点检。四年，从克寿州还，制授检校太尉、领镇宁军节度。五年夏，契丹扰边，命永德率步骑二万拒之。从世宗北伐，还驻澶渊，解兵柄，加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恭帝嗣位，移忠武军节度。

太祖即位，加兼侍中。永德入朝，授武胜军节度。入觐，召对后苑，道旧故，饮以巨觥，每呼驸马不名。时并、汾未下，太祖密访其策。永德曰：“太原兵少而悍，加以契丹为援，未易取也。臣以每岁多设游兵，扰其农事，仍发间使以谍契丹，绝其援，然后可下也。”帝然之。俄归本镇。

会出师讨金陵，永德以己资造战船数十艘，运粮万斛，自

顺阳沿汉水而下。富民高进者，豪横莫能禁，永德乃发其奸，置于法。进潜诣阙，诬永德缘险固置十余砦，图为不轨。太祖命枢密都承旨曹翰领骑兵察之，诘其砦所，进曰：“张侍中诛我宗党殆尽，希中以法，报私愤尔。”翰以进授永德，永德遽解缚就市，笞而释之。时称其长者。

太平兴国二年来朝，拜左卫上将军。五年，坐市秦、陇竹木所过矫制免关市算，降为本卫大将军。数月，复旧秩。六年，进封邓国公。雍熙中，连知沧、雄、定三州。

端拱元年，拜安化军节度。召还，为河北两路排阵使，屯定州。尝与契丹战，斩获甚众。二年，丁内艰，起复。淳化初，又代田重进知镇州。二年，改泰宁军节度兼侍中，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。

永德明天文术，尝与僚佐会食，有报辽兵寇州境者，永德用《太白万胜诀》占之，语坐客曰：“彼虽以年月便利，乘金而来，反值岁星对逆，兵家大忌，必败。”未几，折御卿捷报至，众始欢伏。

自五代用兵，多姑息，藩镇颇恣部下贩鬻。宋初，功臣犹习旧事。太宗初即位，诏群臣乘传出入，不得赍货邀利，及令人诸处图回，与民争利。永德在太原，尝令亲吏贩茶规利，阑出徼外市羊，为转运使王嗣宗所发，罢为左卫上将军。

真宗即位，进封卫国公。未几，判左金吾街仗事。咸平初，屡表请老，授太子太师，分司西京，仍以其孙大理寺丞文蔚厘务洛下，以便就养。

二年冬，契丹入边，帝将北巡，以永德宿将，召入对便殿，赐坐，访以边要。以老不可从行，留为东京内外都巡检使。三年，制授检校太师、彰德军节度、知天雄军。俄以衰耄，命还本镇。是秋卒，年七十三。遣内园使冯守规护枢还京师、赠中

书令。诸孙迁秩者五人。

永德出母，后适安邑刘祚。及永德镇南阳，祚已卒，迎母归州廨，起二堂，与继母刘并居。刘卒，马预中参，时年八十一，太宗劳之，赐冠帔，封莒国太夫人。同母弟刘再思，署子城使，于市西里起大第，聚刘族。

初，永德寓睢阳，有书生邻居卧疾，永德疗之获愈。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两，既得，即置鼎中煮之，成中金。自是日与永德游，一日，告适淮上，语永德曰：“后当相遇于彼。”永德曰：“吴境不通，子何可去？”生曰：“吾自有术。”永德送行数舍，恳求药法，生曰：“君当大贵，吾不吝此，虑损君福。”言讫而去。及永德屯下蔡，牙帐前后队部曲八百人，皆金银刀槊，绣旗帜。永德善骑射，左右分挂十的，握十矢，疾驰互发，发必中。淮民环观，有一僧睥睨，永德遽召之，乃睢阳书生也。夜宿帐中，复求汞法。僧曰：“始语君贵，今不谬矣。终能谨节，当保五十年富贵，安用此为？然能降志礼贤，当别有授公药法者。”永德由此益罄家资，延致方士，故太祖以方外待之。

初，睢阳书生尝言太祖受命之兆，以故永德潜意拱响。太祖将聘孝明皇后也，永德出缙钱金帛数千以助之，故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。

孙文蔚虞部员外郎，文炳殿中丞。

王全斌，并州太原人。其父事庄宗，为岢岚军使，私畜勇士余人，庄宗疑其有异志。召之，惧不敢行。全斌时年十二，谓其父曰：“此盖疑大人有他图，愿以全斌为质，必得释。”父从其计，果获全，因以隶帐下。

及庄宗入洛，累历内职。同光末，国有内难，兵入宫城，近臣宿将皆弃甲遁去，惟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。庄

宗中流矢，扶掖至绛霄殿，全斌恸哭而去。明宗即位，补禁军列校。晋初，从侯益破张从宾于汜水，以功迁护圣指挥使。周广顺初，改护圣为龙捷，以全斌为右厢都指挥使。及讨慕容彦超于兖州，为行营马步都校。显德中，从向训平秦、凤，遂领恩州团练使。俄迁领泗州防御使。从世宗平淮南，复瓦桥关，改相州留后。

宋初，李筠以潞州叛，全斌与慕容延钊由东路会大军进讨，以功拜安国军节度。诏令完葺西山堡砦，不逾时而就。建隆四年，与洺州防御使郭进等率兵入太原境，俘数千人以归，进克乐平。

乾德二年冬，又为忠武军节度。即日下诏伐蜀，命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，率禁军步骑二万、诸州兵万人由凤州路进讨。召示川峡地图，授以方略。

十二月，率兵拔乾渠渡、万仞燕子二砦，遂下兴州，蜀刺史蓝思筓退保西县。败蜀军七千人，获军粮四十余万斛。进拔石圃、鱼关、白水二十余砦，先锋史延德进军三泉，败蜀军灵数万，擒招讨使韩保正、副使李进，获粮三十余万斛。既而崔彦进、康延泽等逐蜀军过三泉，遂至嘉陵，杀虏甚众。蜀人断阁道，军不能进，全斌议取罗川路以入，延泽潜谓彦进曰：“罗川路险，军难并进，不如分兵治阁道，与大军会于深渡。”彦进以白全斌，全斌然之。命彦进、延泽督治阁道，数日成，遂进击金山砦，破小漫天砦。全斌由罗川趣深渡，与彦进会。蜀人依江列阵以待，彦进遣张万友等夺其桥。会暮夜，蜀人退保大漫天砦。诘朝，彦进、延泽、万友分三道击之，蜀人悉其精锐来逆战，又大破之，乘胜拔其砦，蜀将王审超、监军崇渥遁去，复与三泉监军刘延祚、大将王昭远、赵崇韬引兵来战，三战三败，追至利州北。昭远遁去，渡桔柏江，焚梁，退守剑

门。遂克利州，得军粮八十万斛。

自利州趋剑门，次益光。全斌会诸将议曰：“剑门天险，古称一夫荷戈，万夫莫前，诸君宜各陈进取之策。”待卫军头向韬曰：“降卒牟进言：‘益光江东，越大山数重，有狭径名来苏，蜀人于江西置砦，对岸有渡，自此出剑关南二十里，至清强店，与大路合。可于此进兵，即剑门不足恃也。’”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，康延泽曰：“来苏细径，不须主帅亲往。且人屡败，并兵退守剑门，若诸帅协力进攻，命一偏将趋来苏，若达清强，北击剑关与大军夹攻，破之必矣。”全斌纳其策，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，造浮梁于江上，蜀人见梁成，弃砦而遁。昭远闻延德兵趋来苏，至清强，即引兵退，阵于汉源坡，留其偏将守剑门。全斌等击破之，昭远、崇韬皆遁走，遣轻骑进获，传送阙下，遂克剑州，杀蜀军万余人。

四年正月十三日，师次魏城，孟昶遣使奉表来降，全斌等入成都。旬余，刘廷让等始自峡路至。昶馈遗廷让等及犒师，并同全斌之至。及诏书颁赏，诸军亦无差降。由是两路兵相嫉，蜀人亦构，主帅遂不协。全斌等先受诏，每制置必须诸将会议，至是，虽小事不能即决。

俄诏发蜀兵赴阙，人给钱十千，未行者，加两月廩食。全斌等不即奉命，由是蜀军愤怨，人人思乱。两路随军使臣常数十百人，全斌、彦进及王仁赡等各保庇之，不令部送蜀兵，但分遣诸州牙校。蜀军至绵州果叛，劫属邑，众至十余万，自号“兴国军”。有蜀文州刺史全师雄者，尝为将，有威惠，士卒畏服。适以其族赴阙下。绵州遇乱，师雄恐为所胁，乃匿其家于江曲民舍。后数日为乱兵所获，推为主帅。

全斌遣都监米光绪往招抚之，光绪尽灭师雄之族，纳其爱女及囊装。师雄闻之，遂无归志，率众急攻绵州，为横海指挥

使刘福、龙捷指挥使田绍斌所败；遂攻彭州，逐刺史王继涛，杀都监李德荣，据其城。成都十县皆起兵应师雄，师雄自号“兴蜀大王”，开幕府，置僚属，署节帅二十余人，令分据灌口、导江、郫、新繁、青城等县。彦进与张万友、高彦晖、田钦祚同讨之，为师雄所败，彦晖战死，钦祚仅免，贼众益盛。全斌又遣张廷翰、张煦往击之，不利，退入成都。师雄分兵绵、汉间，断阁道，缘江置砦，声言欲攻成都。自是，邛、蜀、眉、雅、东川、果、遂、渝、合、资、简、昌、普、嘉、戎、荣、陵十七州，并随师雄为乱。邮传不通者月余，全斌等甚惧。时城中蜀兵尚余二万，全斌虑其应贼，与诸将谋，诱致夹城中，尽杀之。

未几，刘廷让、曹彬破师雄之众于新繁，俘万余人。师雄退保郫县，全斌、仁贍又攻破之。师雄走保灌口砦。贼势既沮，余党散保州县。有陵州指挥使元裕者，师雄署为刺史，众万余，仁贍生擒之，磔于成都市。

俄虎捷指挥使吕翰为主将所不礼，因杀知嘉州客省使武怀节、战棹都监刘汉卿，与师雄党刘泽合，众至五万，逐普州刺史刘楚信，杀通判刘沂及虎捷都校冯绍。又果州指挥使宋德威杀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刘涣、都监郑光弼，遂州牙校王可璋率州民为乱。仁贍等讨吕翰于嘉州，翰败走入雅州。师雄病死于金堂，推谢行本为主，罗七君为佐国令公，与贼将宋德威、唐陶鼈据铜山，旋为康延泽所破。仁贍又败吕翰于雅州，翰走黎州，为下所杀，弃尸水中。后丁德裕等分兵招辑，贼众始息。

全斌之入蜀也，适属冬暮，京城大雪，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，衣紫貂裘帽以视事，忽谓左右曰：“我被服若此，体尚觉寒，念西征将冲犯霜雪，何以堪处！”即解裘帽，遣中黄门驰赐全斌，仍谕诸将，以不遍及也。全斌拜赐感泣。

初，成都平，命参知政事吕余庆知府事，全斌但典军旅。全斌尝语所亲曰：“我闻古之将帅，多不能保全功名，今西蜀既平，欲称疾东归，庶免悔吝。”或曰：“今寇盗尚多，非有诏旨，不可轻去。”全斌犹豫未决。

会有诉全斌及彦进破蜀日，夺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，与诸将同时召还。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，虽犯法，不欲辱以狱吏，但令中书问状，全斌等具伏。诏曰：“王全斌、王仁贍、崔彦进等被坚执锐，出征全蜀，彼畏威而纳款，寻驰诏以申恩。用示哀矜，务敦绥抚，应孟昶宗族、官吏、将卒、士民悉令安存，无或惊扰；而乃违戾约束，侵侮宪章，专杀降兵，擅开公帑，豪夺妇女，广纳货财，斂万民之怨嗟，致群盗之充斥。以至再劳调发，方获平宁。洎命旋归，尚欲含忍，而衔冤之诉，日拥国门，称其隐没金银、犀玉、钱帛十六万七百余贯。又擅开丰德库，致失钱二十八万一千余贯。遂令中书门下召与讼者质证其事。而全斌等皆引伏。其令御史台于朝堂集文武百官议其罪。”

于是百官定议，全斌等罪当大辟，请准律处分。乃下诏曰：“有征无战，虽举于王师；禁暴戢兵，当崇于武德。蠢兹庸蜀，自败奸谋，爰伐罪以宣威，俄望风而归命。遽令按堵，勿犯秋毫，庶德泽之涵濡，俾生聚之宁息。而忠武军节度王全斌、武信军节度崔彦进董兹锐旅，奉我成谋，既居克定之全功，宜体辑柔之深意。比谓不日清谧，即时凯旋，懋赏策勋，抑有彝典。而罔思寅畏，速此悔尤，贪残无厌，杀戮非罪，稽于偃革，职尔玩兵。尚念前劳，特从宽贷，止停旄钺，犹委藩宣。我非无恩，尔当自省。全斌可责授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彦进可责授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，特建随州为崇义军、金州为昭化军以处之。仁贍责授右卫大将军。”开宝开，车驾幸洛阳郊祀，召全斌侍祠，以为武宁军节度。谓之曰：“朕以江左未平，虑征

南诸将不尊纪律，故抑卿数年，为朕立法。今已克金陵，还卿节钺。”仍以银器万两、帛万匹、钱千万赐之。全斌至镇数月卒，年六十九。赠中书令。天禧二年，录其孙永昌为三班奉职。

全斌轻财重士，不求声誉，宽厚容众，军旅乐为之用。黜居山郡十余年，怡然自得，识者称之”

子审钧，崇仪使、富州刺史、广州兵马钤辖；审锐，供奉官、閤门祗候。曾孙凯。

凯字胜之。祖审钧，尝为永兴军驻泊都监，以击贼死，遂家京兆。饶于财，凯散施结客，日驰猎南山下，以践蹂民田，捕至府。时寇准守长安，见其状貌奇之。为言：“全斌取蜀有劳，而审钧以忠义死，当录其孤。”遂以为三班奉职、监凤翔整屋税。历左右班殿直、监益州市买院、庆州合水镇兵马监押、监在京草场。

先是，守卒扫遗秆自入，凯禁绝，而从欲害之。事觉，他监官皆坐故纵，凯独得免。自右侍禁、雄州兵马监押，擢閤门祗候、定邢赵都巡检使。

元昊反，徙麟州都监。尝出双烽桥、染枝谷，遇夏人，破之。又破庞青、黄罗部，再战于伺候烽，前后斩首三百余级，获区落马牛、橐驼、器械以数千计。夏人围麟州，乘城拒斗，昼夜三十一日，始解去。特迁西头供奉官。

代迁，边寇犹钞掠，以为内殿崇班、麟州路缘边都巡检使，与同巡检张崑护粮道于青眉浪，寇猝大至，与崑相失。乃分兵出其后夹击之。复与崑合，斩首百余级。又入兔毛川，贼众三万，凯以后六千陷围，流矢中面，斗不解，又斩首百余级，贼自蹂践，死者以千数。迁南作坊副使，后为并、代州钤辖，管勾麟府军马事。夏人二万寇青塞堡，凯出鞋邪谷，转战四十里，至杜古川，大败之，复得所掠马牛以还。

经略使明镐言凯在河外九年，有功，遂领资州刺史。久之召还，未及见，会甘陵盗起，即命领兵赴城下。贼平，拜泽州刺史、知邠州。未几，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泽州团练使，历环庆、并代、定州路副都总管，捧日天武四厢、绵州防御使，累迁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、泾州观察使。又徙秦凤路，辞曰，帝谕以唃氏木征，交易阻绝，颇有入寇之萌，宜安静以处之。凯至，与主帅以恩信抚接，遂复常贡。召拜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、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卒，年六十六。赠彰武军节度使，谥庄恪。

凯治军有纪律，善抚循士卒，平居与均饮食，至临阵援枹鼓，毅然不少假。故士卒畏信，战无不力，前后与敌遇，未尝挫衄。兔毛川之战，内侍宋永诚哭于军中，凯劾罢之。尤笃好于故旧。

子緘。緘子诜，字晋卿，能诗善画，尚蜀国长公主，官至留后。

康延泽，父福，晋护国军节度兼侍中。延泽，天福中，以荫补供奉官。周广顺二年，永兴李洪信入觐，遣延泽往巡检，迁内染院副使。

宋初，从慕容延钊、李处耘平湖湘。时荆南高保融卒，其子继冲嗣领军事，命延泽赍书币先往抚之。且察其情伪。及还，尽得其机事，因前导大军入境，遂下荆峡。以劳授正使。

乾德中，征蜀，为凤州路马军都监，破白水、合子二砦，进击西县、三泉，获韩保正。由来苏路会大军，克剑门。及孟昶降，延泽以百骑先入成都，安抚军民，尽封府库而还。就命为成都府都监。会全师雄复乱，徙为普州刺史。时有降兵二万七千，诸将惧为内应，欲尽杀之。延泽请简老幼疾病七千人释之，余以兵卫还，浮江而下，贼若来劫夺，即杀之未晚。诸将

不能用。俄出兵。败贼党刘泽三万人。复有王可璋率数郡贼兵来战，延泽击走之，追北至合州。又破可璋余党谢行本等，擒罗七君。事平，优诏嘉奖，就命为东川七州招安巡检使。

全斌等得罪，延泽亦坐贬唐州教练使。开宝中，起为供奉官，迁左藏库副使。坐与诸侄争家财失官，居西洛卒。

兄延沼，幼隶后唐明宗帐下。仕晋祖，为尚食使，改散指挥使都虞候、兴圣军都指挥使，出为随、泽二州刺史。

周祖北征，延沼与白文遇、李彦崇、曹奉金并从。广顺中，为侍卫马步军都头、领信州刺史。从世宗征刘崇，率兵攻辽州，转龙捷右厢都校、领岳州防御使，真拜蔡齐郑楚四州防御使、晋潞二州兵马钤辖。

宋初，李重进叛，以延沼为前军马军都指挥使。建隆四年，改怀州防御使。乾德六年，命李继勋等征河东，以延沼为先锋都监。太祖亲征太原，以延沼宿将，熟练边事，诏领兵屯潞州，会以疾归郡。开宝二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

王继涛，河朔人，少给事汉祖左右。乾祐初，补供奉官，历诸司副使。仕周，为右武卫大将军。淮南平，为天长军使。显德五年，迁和州刺史。

宋初，为左骁骑大将军，再迁左神武大将军，乾德二年，命护徒治安陵隧道。

大军伐蜀，为凤州路砦使。兴元降，王全斌命继涛权府事。孟昶降，全斌又遣继涛与供奉官王守讷部送昶归阙。守讷白全斌，言继涛问昶求官妓、金帛，全斌遂留继涛，止令守讷送昶。俄诏以继涛为彭州刺史。

绵州军乱，劫全师雄为帅，率众攻彭州，继涛与都监李德荣拒之，德荣战死，继涛身被八枪，单骑走至成都。

素与通事舍人田钦祚有隙，会钦祚入朝，乃诬奏继涛以他

事。太祖驿召继涛，将面质之，道病卒。诏曰：“故彭州刺史王继涛，先登击贼，身被重创，特典未加，赍志而歿。故阶州刺史高彦晖，帅师讨贼，奋不顾命，垂老之年，殒身锋镝。永言痛悼，不忘于怀。宜各赐其家粟帛。”

高彦晖，蓟州渔阳人。仁契丹为瀛州守将。世宗北征，以城来降，迁耀、阶二州刺史。

王师伐蜀，为归州路先锋都指挥使。全师雄之乱，崔彦进遣彦晖与田钦祚共讨之。至导江，与贼遇，贼据隘路，设伏竹箐中，官军至，遇伏发，遂不利。彦晖谓钦祚曰：“贼势张大，日将暮，请收兵，诘朝与战。”钦祚欲遁，虑贼曳其后，乃给之曰：“公食厚禄，遇贼畏缩，何也？”彦晖复麾兵进。钦祚潜遁去。彦晖独与部下十余骑力战，皆死之，时年七十余。

彦晖老将，练习边事，上闻其歿，甚痛惜，故并命优恤之。

论曰：“郭崇感激昔遇，发于垂涕。太祖察其忠厚，亟焚思海之奏。虽魏文不强于杨彪，宋武无猜于徐广，何以加之。廷璋开怀以待罕孺，宋偃抗章以察重进，向拱献谋以平上党，乘时建功，各奋所长，有足尚者。王彦超起自戎昭，历典藩服，引年高蹈，武夫之贞；至于自悔多杀，垂戒后裔，近乎仁人之用心。张永德前朝勋伐，夙识太祖，潜怀尊奉，虽有桥公祖之知，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。乾德伐蜀之师，未七旬而降款至，诸将之功，何可泯也。王全斌黜货杀降，寻启祸变，太祖罪之，而从八议之贷，斯得驭功臣之道。延泽能相地险，豫谋屯备。继涛、彦晖，先登重伤，殒没无避，咸可称焉。

## 列传第十五

赵普弟安易

赵普字则平，幽州蓟人。后唐幽帅赵德钧连年用兵，民力疲弊。普父回举族徙常山，又徙河南洛阳。普沈厚寡言，镇阳豪族魏氏以女妻之。

周显德初，永兴军节度刘词辟为从事，词卒，遗表荐普于朝。世宗用兵淮上，太祖拨滁州，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。宣祖卧疾滁州，普朝夕奉药饵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。太祖尝与语，奇之。时获盗百馀，当弃市，普疑有无辜者，启太祖讯鞠之，获全活者众。淮南平，调补渭州军事判官。太祖领同州节度，辟为推官；移镇宋州，表为掌书记。

太祖北征至陈桥，被酒卧帐中，众军推戴，普与太宗排闥入告。太祖欠伸徐起，而众军擐甲露刃，喧拥麾下。及受禅，以佐命功，授右谏议大夫，充枢密直学士。

车驾征李筠，命普与吕馀庆留京师，普愿扈从，太祖笑曰：“若胜胃介乎？”从平上党，迁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，赐第一区。建隆三年，拜枢密使、检校太保。

乾德二年，范质等三相同日罢，以普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中书无宰相署敕，普以为言，上曰：“卿但进敕，朕为卿署之可乎？”普曰：“此有司职尔，非帝王事也。”令翰林学士讲求故实，窦仪曰：“今皇弟尹开封，同平章事，即宰相任也。”令署以赐普。既拜相，上视如左右手，事无大

小，悉咨决焉。是日，普兼监修国史。命薛居正、吕馀庆参知政事以副之，不宣制，班在宰相后，不知印，不预奏事，水押班，但奉行制书而已。先是，宰相兼敕，皆用内制，普相止用敕，非旧典也。

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，普每退朝，不敢便衣冠。一日，大雪向夜，普意帝不出。久之，闻叩门声，普亟出，帝立风雪中，普惶惧迎拜。帝曰：“已约晋王矣。”已而太宗至，设重褥地坐堂中，炽炭烧肉。普妻行酒，帝以嫂呼之。因与普计下太原。普曰：“太原当西北二面，太原既下，则我独当之，不如姑俟削平诸国，则弹丸黑子之地，将安逃乎？”帝笑曰：“吾意正如此，特库卿尔。”

五年春，加右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俄丁内艰，诏起复视事。遂劝帝遣使分诣诸道，征丁壮籍名送京师，以备守卫；诸州置通判，使主钱谷。由是兵甲精锐，府为充实。

开宝二年冬，普尝病，车驾幸中书。三年春，又幸其第抚问之。赐赆加等。六年，帝又幸其第。时钱王俶遣使致书于普，及海物十瓶，置于庑下。会车驾至，仓卒不及屏，帝顾问何物，普以实对。上曰：“海物必佳。”即命启之。皆瓜子金也。普惶恐顿首谢曰：“臣未发书，实不知。”帝叹曰：“受之无妨，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！”

普为政颇专，廷臣多忌之。时官禁私贩秦、陇大木，普尝遣亲吏诣市屋材，联巨筏至京师治第，吏因之窃货大木，早称普市货鬻都下。权三司使赵玘廉得之以闻。太祖大怒，促令追班，将下制逐普，赖王溥奏解之。

故事，宰相、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，同止卢中；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，即令分异之。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广其居，又营邸店规利。卢多逊为翰林学士，因召对屡攻

其短。会雷有胤击登闻鼓，讼堂后官胡赞、李可度受赇劾法及刘伟伪作摄牒得官，王洞尝纳赂可度，赵孚授西川官称疾不上，皆普庇之。太祖怒，下御史府按问，悉抵罪，以有胤为秘书省正字。普恩益替，始诏参知政事与普更知印、押班、奏事，以分其权。未几，出为河阳三城节度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。

太平兴国初入朝，改太子少保，迁太子太保。颇为卢多逊所毁，奉朝请数年，郁郁不得志。会柴禹锡、赵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，将有阴谋窃发。帝召问，普言愿备枢轴以察奸变，退又上书，自陈预闻太祖、昭宪皇太后顾托之事，辞甚切至。太宗感悟，召见慰谕。俄拜司徒兼侍中，封梁国公。先是，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，至是，以普勋旧，再登元辅，表乞居其下，从之。及涪陵事败，多逊南迁，皆普之力也。

八年，出为武胜军节度、检校太尉兼侍中。帝作诗以饯之，普奉而泣曰：“陛下赐臣诗，当刻石，与臣朽骨同葬泉下。”帝为之动容。翌日，谓宰相曰：“普有功国家，朕昔与游，今齿发衰矣，不容烦以枢务，择善地处之，因诗什以导意。普感激泣下，朕亦为之堕泪。”宋琪对曰：“昨日普至中书，执御诗涕泣，谓臣曰：‘此生馀年，无阶上答，庶希来世得效太马力。’臣昨闻普言，今复闻宣谕，君臣始终之分，可谓两全。”

雍熙三年春，大军出讨幽蓟，久未班师，普手疏谏曰：

伏睹今春出师，将以收复关外，屡闻克捷，深快輿情。然晦朔屡更，荐臻炎夏，飞挽日繁，战斗未息，老师费财，诚无益也。

伏念陛下自翦平太原，怀徕闽、浙，混一诸夏，大振英声，十年之间，遂臻广济。远人不服，自古圣王置之度外，何足介意。窃虑邪谄之辈，蒙蔽睿聪，致兴无名之师，深蹈不测之地。臣载披典籍，颇识前言，窃见汉武时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所上

书及唐相姚无崇献明皇十事，忠言至论，可举而行。伏望万机之暇，一赐观览，其失未远，虽悔可追。

臣窃念大发骁雄，动摇百万之众，所得者少，所丧者多。又闻战者危事，难保其必胜；兵者凶器，深戒于不虞。所系甚大，不可不思。臣又闻上古圣人，心无固必，事不凝滞，理贵变通。前书有“兵久生变”之言，深为杰可虑，苟或更图稽缓，转失机宜。旬朔之间，时涉秋序，边庭早凉，弓劲马肥，我军久困，切虑此际，或误指踪。臣方冒宠以守藩，曷敢兴言而沮众。盖臣已日薄西山，馀沅无几，酬恩报国，正在斯时。伏望速诏班师，无容玩敌。

臣复有全策，愿达圣聪。望陛下精调御膳，保养圣躬，挈彼疲氓，转之富庶。将见边烽不警，外户不扃，率土归仁，殊方异俗，相率响化，契丹独将焉往？陛下计不出此，乃信邪谄之徒，谓契丹主少事多，所以用武，以中陛下之意。陛下乐祸求功，以为万全，臣窃以为不可。伏愿陛下审其虚实，究其妄谬，正奸臣误国之罪，罢将士伐燕之师。非特多难兴王，抑亦从谏则圣也。古之人尚闻尸谏，老臣未死，岂敢百谏为安身之计而不言哉？

帝赐手诏曰：

朕昨者兴师选将，止令曹彬、米信等顿于雄、霸，裹粮坐甲以张军声。俟一两月间山后平定，潘美、田重进等会兵以进，直抵幽州，然后控扼险固，恢复旧疆，此朕之志也。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，各骋所见，领十万甲士出塞远门斗，速取其郡县，更还师以援輜重，往复劳弊，为辽人所袭，此责在主将也。

况朕踵百王之末，粗到承平，盖念彼民陷于边患，将救焚而拯溺，匪黠武以佳兵，卿当悉之也。疆场之事，已为之备，卿勿为忧。卿社稷元臣，忠言苦口，三复来奏，嘉愧实深。

普表谢曰：

昨以天兵久驻塞外，未克恢复，渐及炎蒸，事危势迫，辄陈狂狷，甘俟宪章。陛下特鉴衷诚，亲纡宸翰，密谕圣谋。臣窃审命师讨罪，信为上策，将帅能遵成算，必可平定。惟其不副天心，由兹败事。今既边鄙有备，更复何虞。况陛下登极十年，坐隆大业，无一物之失所，见万国之咸宁。所宜端拱穆清，嗇神和志，自可远继九皇，俯观五帝。岂必穷边极武，与契丹较胜负哉？臣素亏壮志，矧在衰龄，虽无功伐，愿竭忠纯。

观者咸嘉其忠。四年，移山南东道节度，自梁国公改封许国公。会诏下亲耕籍田，普表求入覲，辞甚恳切。上惻然谓宰相曰：“普开国元臣，朕所尊礼，宜从其请。”既至，慰抚数四，普呜咽流涕。陈王元僖上言曰：

臣伏见唐太宗有魏玄成、房玄龄、杜如晦，明皇有姚崇、宗魏知古，皆任以辅弼，委之心膺，财成帝道，康济九区，宗祀延洪，史策昭焕，良由登用得其人也。今陛下君临万方，焦劳庶政，宵衣旰食，以民为心。历考前王，诚无所让，而辅相之重，未偕曩贤。况为邦在于任人，任人在乎公正，公正之道莫先于赏罚，斯为政之大柄也。敬赏罚匪当，淑慝莫分，朝廷纪纲，渐致隳紊。必须公正之人典衡轴，直躬敢言，以辨得失，然后彝伦式序，庶务用康。

伏见山南东道节度使赵普，开国元老，参谋缔构，厚重有识，不妄希求恩顾以全禄位，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，此真圣朝之良臣也。窃闻之辈，朋党比周，众口嗷嗷，恶直丑正，恨不斥逐遐徼，以快其心。何者？盖虑陛下之再用普也。然公讷之人，咸愿陛下复委以政，启沃君心，羽翼圣化。国有大事，使之谋之；朝有宏纲，使之举之；四目未察，使之明之；四聪未至，使之达之。”官人以材，则无窃禄，致君以道，则无苟容。

贤愚洞分，玉石殊致，当使结朋党以驰警声势者气索，纵巧佞以援引侪类者道消。沈冥废滞得以进，名儒懿行得以显，大政何患乎不举，生民何患乎不康，匪翦期月之间，可臻清静之治。臣知虑庸浅，发言鲁直。伏望陛下旁采群议，俯察物情，苟用不失人，实邦国大幸。

籍田礼毕，太宗欲相吕蒙正，以其新进，藉普旧德为之表率，册拜太保兼侍中。帝谓之曰：“卿国之勋旧，朕所毗倚，古人耻其君不及尧、舜，卿其念哉。”普顿首谢。

时枢密副使赵昌言与胡旦、陈象舆、董俨、梁颢厚善。会旦令翟马周上封事，排毁时政，普深嫉之，奏流马周，黜昌言等。郑州团练使侯莫陈利用骄肆僭侈，大为不法，普廉得之，尽以条奏，利用坐流商州，普固请诛之。其嫉恶强直皆此类。

李继迁之扰边，普建议以赵保忠复领夏台故地，因令图之。保忠反与继迁同谋为边患，时论归咎于普，颇为同列所窥，不得专决。

旧制，宰相以未时归第，是岁大热，特许普夏中至午时归私第。明年，免朝谒，止日赴中书视事，有大政则召对。冬，被疾请告，车驾屡幸其第省之，赐予加等。普遂称疾笃，三上表求致仕，上勉从之，以普为西京留守、河南尹，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。普三表恳让。赐手诏曰：“开国旧勋，惟卿一人，不同他等，无至固让，俟首涂有日，当就第与卿为别。”普捧诏涕泣，因力疾请对，赐坐移晷，颇言及国家事，上嘉纳之。普将发，车驾幸其第。

淳化三年春，以老衰久病，令留守通判刘昌言奉表求致政，中使驰传抚问，凡三上表乞骸骨。拜太师，封魏国公，给宰相奉料，令养疾，俟损日赴阙，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赍诏书赐之。又特遣使赐普诏曰：“卿顷属微象，恳求致政，朕以居

守之重，虑烦耆耄，维师之命，用表尊贤。伫闻有瘳，与朕相见。今赐羊酒如别录，卿宜爱精神，近医药，强饮食，以副朕眷遇之意。”七月卒，年七十一。

卒之先一岁，普生日，上遣其子承宗赍器币、鞍马就赐之。承宗复命，未几卒。次岁，普已罢中书令。故事，无生辰之赐，特遣普侄婿左正言、直昭文馆张秉赐之礼物。普闻之，因追悼承宗，秉未至而普疾笃。先是，普遣亲吏甄潜诣上清太平宫致祷，神为降语曰：“赵普，宋朝忠臣，久被病，亦有冤累耳。”潜还，普力疾冠带，出中庭受神言，涕泗感咽，是夕卒。

上闻之震悼。谓近臣曰：“普事先帝，与朕故旧，能断大事，响与朕尝有不足，众所知也。朕君临以来，每优礼之，普亦倾竭自效，尽忠国家，真社稷臣也，朕甚惜之。”因出涕，左右感动。废朝五日，为出次发哀。赠尚书令，追封真定王，赐谥忠献。上撰神道碑铭，亲八分书以赐之。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摄鸿胪卿，护丧事。缚绋布各五百匹，米面各五百石。葬日，有司设鹵簿鼓吹如式。

二女皆笄，普妻和氏言愿为尼，太宗再三谕之，不能夺。赐长女名志愿，号智果大师；次女名志英，号智圆大师。

初，太祖侧微，普从之游，既有天下，普屡以微时所不足者言之。太祖豁达，谓普曰：“若尘埃中可识天子、宰相，则人皆物色之矣。”自是不复言。普少习吏事，寡学术，及为相，太祖常劝以读书。晚年手不释卷，每归私第，阖户启篋取书，读之竟日。及次日临政，处决如流。既薨，家人发篋视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

普性深沈有岸谷，虽多忌克，而能以天下事为己任。宋初，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，普刚毅果断，未有其比。尝奏荐某人为某官，及祖不用。普明日复奏其人，亦不用。明日，普又以其

人奏，太祖怒，碎裂奏牍掷地，普颜色不变，跪而拾之以归。他日补缀旧纸，复奏如初。太祖乃悟，卒用其人。又有群臣当迁官，太祖素恶其人，不与。普坚以为请，太祖怒曰：“朕固不为迁官。卿若之何？”普曰：“刑以惩恶，赏以酬功，古今通道也。且刑赏天下之刑赏，非陛下之刑赏，岂得以喜怒专之。”太祖怒甚，起，普亦随之。太祖入宫，普立于宫门，久之不去，竟得俞允。

太宗入弭德超之谗，疑曹彬有轨，属普再相，为彬辨雪保证，事状明白。太宗叹曰：“朕听断不明，几误国事。”即日窜逐德超，遇彬如旧。

祖古守郡为奸利，事觉下狱，案劾，爰书未具。郊礼将近，太宗疾其贪墨，遣中使谕旨执政曰：“郊赦可特勿贷祖吉。”普奏曰：“败官抵罪，宜正刑辟。然国家卜郊肆类，对越天地，告于神明，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？”太宗善其言，乃止。

真宗咸平初，追封韩王。二年，诏曰：“故太师赠尚书令、追封韩王赵普，识冠人彝，才高王佐，翊戴兴运，光启鸿图，虽吕望肆伐之勋，萧何指纵之效，殆无以过也。自辅弼两朝，周旋三纪，茂岩廊之硕望，分屏翰之剧权，正直不回，始终无玷，谋猷可复，风烈如生。宜预享于大丞，永同休于宗祏，兹为茂典，以答旧勋，其以普配飨太祖庙庭。”

普子承宗，羽林大将军，知潭、郢二州，皆有声；承煦，成州团练使。弟固、安易。固至都官郎中。

安易字季和。建隆初，摄府州录事参军，节度使折德宸言其清干，遂命即真。再迁河南府推官。会普居相位，十年不赴调。太平兴国中，历华、邢二镇掌书记。部刍粮至太原城下，拜监察御史，知兴元府；转殿中，赐绯鱼袋。先是，两川民输税者以铁钱易铜钱。安易言其非便，请许纳铁钱，诏从之。九

年，起拜宗正少卿，知定州。会以曹璨知州，徙安易为通判，未几代归。又表求外任，命知耀州，留不遣，命按视北边事。

淳化中，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，准铜钱数倍，小民市易颇为不便，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，以十当百。下都省集议，吏部尚书宋琪等言：“刘备时盖患钱少，因而改作，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，非经久计也。”而安易论请不已，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，极其精好，俄坠殿阶皆碎，盖熔铄尽其精液矣。太宗不之诘，犹嘉其用心，赐以金紫，且遣其典铸。既而大有亏耗，岁中裁得三千余缗，众议喧然，遂罢之。事具《食货志》。

历知襄、庐二州，就迁宗正卿，归朝，复领卿职。时属籍未备，奏请纂录，咸平初，乃命梁周翰与安易同修。安易略涉书传，性强狠，好谈世务，而疏阔不可用。初，太宗尝问农政，安易请复井田之制。又以其家本燕蓟，多访以边事。

景德初，礼官详定明德皇太后灵驾发引，于京师壬地权攒，依礼埋悬重，升祔神主。安易上言：

《礼》云“既虞作主”，虞者，已葬设吉祭也。明未葬则未立虞主及神主。所以周制但凿木为悬重，以主神灵。王后七月而葬，则埋悬重，掩玄堂，凶仗、輜辘车、龙輶之属焚于柏城讫，始可立虞主。吉仗还京，备九祭，复埋虞主，然后立神主，升庙室。自旷古至皇朝，上奉祖宗陵庙行此礼，何以今日乃违典章，苟且升祔，方权攒妄立神主，未大葬辄埋悬重？且棺柩未归园陵，则神灵岂入太庙？奈柏城未焚凶仗，则凶秽唐突祖宗。望约孝章近例，但于壬地权攒，未立神主升祔，凶仪一切祇奉。俟丙午年灵驾西去园陵，东回祔庙。如此则免于颠倒，不利国家。

乃诏有司再加详定。判礼院孙何等上言：

按《晋书》羊太后崩，废一时之祀，天地明堂，去乐不作。

又按《礼》，王后崩，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。所言五祀不行，则天地之祭不废，遂议以园陵年月不便，须至变礼从宜。又缘先准礼文，候神主升祔毕，方行享祀。若俟丙午岁，则三年不祭宗庙，礼文有阙。况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，礼合升祔。遂与史馆检讨同共参详，以为庙未祔则神灵不至，伏恐祭祀难行。攒既毕则梓宫在郊，可以葬礼比附。遂按《礼》云“葬者藏也，欲人不得而见也。”既不欲穿圻动土，则龙輶、攒木、题凑，蒙椁上四柱如屋以覆，尽涂之。所合理重，一依近例，便可升祔神主。安易妄言，以凶仗为凶秽，目群官为颠倒，指梓宫为棺柩，令百司分析园陵，浼渎圣听，诬罔臣下。

安易又云“昔日睹群官尽公，奉二帝诸后，并先山陵，后祔庙；今日睹群官颠倒，奉明德皇太后，独先祔庙，后园陵”者。今详当时先山陵后祔庙，正为年月便顺，别无阴阳拘忌。今则年月未便，理合从宜。未埋重则礼文不备，未升祔则庙祭犹阙，须从变礼，以合圣情。兼明德皇太后将赴权攒，而安易所称“柏城未焚凶仗，则凶秽唐突祖宗。”按《檀弓》云：“丧之朝也，顺死者之孝心也。”郑玄注云，谓迁柩于庙。

又云：“其哀离其室也，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，商朝而殡于祖，周朝而遂葬。”今亦遥辞宗庙而后行，岂可以《礼经》所出目为颠倒，吉凶具仪谓之唐突哉？

又云：“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，亦缘有所嫌避，未赴园陵，出京权攒之时，不立神主入庙。直至至道三年，西去园陵，礼毕，然后奉虞主还京，易神主祔庙，以合典礼。”今详当时文籍，缘孝章为太宗嫂氏，上仙之时，止辍五日视朝，百官不曾成服，与今不同。从初亦无诏命令住庙享。今明德皇太后母仪天下，主上孝极曾、颜，况上仙之初，即有遣命权停享祀。今按礼文，固合如此。安易荒唐庸昧，妄有援引，以大功之亲，

比三年之制，欺罔君上，乃至于斯。

况安易以讪直自负，所诋者无非良善；以清要自高，所尚者无非鄙俗。名宦之志，老而益坚；诗书之文，懵而不习。本院所议，并明称典故，旁考时宜，虽曰从权，粗亦稽古，请依无议施行。

从之。安易又屡言陵庙事，词多鄙俚。晚岁进趋不已，时论嗤之。二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工部尚书。录其子承庆为国子博士，孙从政为太常寺奉礼郎。

论曰：自古创业之君，其居潜旧臣，定策佐命，树事建功，一代有一代之才，未尝乏也。求其始终一心，休戚同体，贵为国卿，亲若家相，若宋太祖之于赵普，可谓难矣。陈桥之事，人谓普及太宗先知其谋，理势或然。事定之后，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，范、王、魏三人罢相，始继其位，太祖不亟于酬功，普不亟于得政。及其当揆，献可替否，惟义之从，未尝以勋旧自伐。偃武而修文，慎罚而薄敛，三百余年之宏规，若平昔素定，一旦举而措之。太原、幽州之役，终身以轻动为戒，后皆如其言。家人见其断国大议，闭门观书，取决方册，他日窃视，乃《鲁论》耳。昔傅说告商高宗曰：“学于古训乃有获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”普为谋国元臣，乃能矜式往哲，蓄龟圣模，宋之为治，气象醇正，兹岂无助乎。晚年廷美、多逊之狱，大为太宗盛德之累，而普与有力焉。岂其学力之有限而犹有患失之心欤？君子惜之。

## 列传第十六

吴廷祚 子元辅 元载 元宸 李崇矩 子继昌 王仁贍  
楚昭辅 李处耘 子继隆 继和

吴廷祚，字庆之，并州太原人。少颇读书，事周祖，为亲校。广顺初，授庄宅副使，迁内军器库使、知怀州，入为皇城使。会天平符彦卿移镇大名，以廷祚权知郢州。

世宗即位，迁右羽林将军，充内客省使。未几，拜宣徽北院使。世宗征刘崇，为北面都巡检使。师还，权判澶州。归阙，加右监门卫大将军。俄迁宣徽南院使、判河南府、知西京留守事。汴河决，命廷祚督丁壮数万塞之。因增筑堤防，自京城至临淮，数旬讫工。世宗北征，权东京留守。是夏，河决郑州原武县，命廷祚发近县丁壮二万余塞之。师还，以廷祚为左骁卫上将军、检校太傅，充枢密使。恭帝即位，加检校太尉。

宋初，加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以其父名璋，故避之。会李筠叛，廷祚白太祖曰：“潞城岩险，且阻太行，贼据之，未易破也。筠素勇而轻，若速击之，必离上党来邀我战，犹兽亡其藪，鱼脱于渊，因可擒矣。”太祖遂亲征，以廷祚留守东京兼判开封府。筠果领兵来，战泽州南，其众败走。及讨李重进，又为东京留守。

建隆二年夏，帝谓之曰：“卿掌枢务，有年于兹，与卿秦州，以均劳逸。明日制出，恐卿以离朕左右为忧，故先告卿。”

即以雄武军节度。先是，秦州夕阳镇西北接大藪，多材植，古伏羌县之地。高防知州日，建议就置采造务，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。西夏酋长尚波于率众争夺，颇伤役卒，防捕击其党，以状闻。上令廷祚代防，赉诏赦尚波于等，夏人感悦。是年秋，以伏羌地来献。

乾德二年来朝，改镇京兆。开宝四年长春节来朝。俄遇疾，车驾临问，命爇艾灸其腹，遣中使王继恩监视之。未几卒，年五十四。赠侍中，官给葬事。

廷祚谨厚寡言，性至孝，居母丧，绝水浆累日。好学，聚书万余卷。治家严肃，尤崇奉释氏。

子元辅、元载、元范、元宸、元吉、元庆。元范、元庆仕皆至礼宾副使。元吉，阁门祗候。元吉子昭允，太子中舍。元庆子守仁，内殿崇班。

元辅字正臣，颇好学，善笔札。周广顺中，以父任补供奉官。世宗嗣位，迁洛苑使。宋初，授左骁卫将军、澶州巡检，累官至定州钤辖。卒，年四十八。子昭德、昭逊、昭普，并阁门祗候。

元载，建隆初，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，赐绯鱼袋。廷祚出镇秦、雍，并补衙门都校。廷祚卒，授供奉官。太平兴国三年，加阁门祗候，与太祝母宾古使契丹。九年，擢为西上阁门副使，出知陕州。

雍熙三年，徙知秦州。州民李益者，为长道县酒务官，家饶于财，僮奴数千指，恣横持郡吏短长，长吏而下皆畏之。民负息钱者数百家，郡为督理如公家租调，独推官冯伉不从。益遣奴数辈伺伉按行市中，拽之下马，因毁辱之。先是，益厚赂朝中权贵为庇护，故累年不败。及伉屡表其事，又为邸吏所匿，不得达。后因市马译者附表以闻，译因入见，上其表。帝大怒，

诏元载逮捕之。诏书未至，京师权贵已报益，益惧，亡命。元载以闻，帝愈怒，诏州郡物色急捕之，获于河中府民郝氏家，鞫于御史府，具得其状，斩之，尽没其家。益子仕衡先举进士，任光禄寺丞，诏除籍，终身不齿。益之伏法，民皆饭僧相庆。

端拱初，迁西上阁门使。淳化二年，加领富州刺史，俄徙知成都府。蜀俗奢侈，好游荡，民无赢余，悉市酒肉为声妓乐，元载禁止之；吏民细罪又不少贷，人多怨咎。及王小波乱，元载不能扑灭，受代归阙，而成都守。

时李仕衡通判华州，常衔元载因事杀其父，伺元载至阙，遣人阅行装，收其关市之税。元载拒之，仕衡抗章疏其罪，坐责郢州团练副使。移单州，以疾授左卫将军致政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子昭明，为内殿崇班；昭矩，太子中舍。

元宸字君华。太平兴国八年，选尚太宗第四女蔡国公主，授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。明年正月，领爱州刺史。是冬，领本州团练使。

雍熙三年，有事北边，元宸表求试剧郡，命知郢州。逾年召入，寻知河阳。还朝，改鄴州观察使。特诏朝会序班次节度使，奉禄赐予悉增之。再知河阳。

淳化元年，以主疾召还。主薨，复遣之任。五年，秋霖河溢，奔注沟洫，城垒将坏，元宸躬涉泥滓，督工补塞。民多构木树杪以避水，元宸命济以舟楫，设饼饵以食。时澶、陕悉罹水灾，元宸所部赖以获安。

真宗即位，换安州观察使，俄知澶州。咸平三年，转运使刘锡上其治状，诏书嘉奖，迁宁国军留后、知定州。时王超、王继忠领兵逾唐河，与辽人战，元宸度其必败，乃急发州兵护河桥。既而超辈果败，辽人乘之，至桥，见阵兵甚盛，遂引去。

考满，吏民诣阙贡马，疏其善政十事，愿借留树碑，表其德政。诏褒之。属岁旱，吏白召巫以土龙请雨。元宸曰：“巫本妖民，龙止兽也，安能格天？惟精诚可以动天。”乃集道人设坛，洁斋三日，百拜祈祷，澍雨沾洽。

景德三年代归，拜武胜军节度。三年，以陵域积水，议堙掘沟涧，命为修诸陵都部署，以内侍副都知阎承翰副之。出知潞州。初，并、代、泽、潞皆分辖戍卒，后并于太原。至是，以元宸临镇，遂分领泽、潞、晋、绛、磁、隰、威胜七州军戎事，委元宸专总之。东封，表求扈从，命祀青帝。礼毕，加检校太傅、知徐州。大中祥符四年，以祀汾阴恩，改领山南东道。五月，制书下，元宸被疾卒，年五十。赠中书令，谥忠惠。子弟进秩者五人。五年，葬元宸，时上元欲观灯，帝为移次夕。

元宸性谨让，在藩镇有忧民心，待宾佐以礼。喜读《春秋左氏》，声色狗马，一不介意。所得禄赐，即给亲族孤贫者。将赴徐州，请对言：“臣族属至多，其堪禄仕者皆为表荐，余皆均奉贍之。”公主有乳媪，得入参宫禁，元宸虑其去后妄有请托，白上拒之。真宗深所嘉叹，于帝婿中独称其贤。及歿，甚悼惜之。且以元宸得疾，本州不以闻，诏劾其官属。

子守礼，至六宅使、澄州刺史，以帝甥特赠和州防御使；守严，至内殿崇班，天禧中，录守严子承嗣、承绪并为殿直；守良为内殿崇班；守让阁门祗候。

李崇矩，字守则，潞州上党人。幼孤贫，有至行，乡里推服。汉祖起晋阳，次上党，史弘肇时为先锋都校，闻崇矩名，召署亲吏。乾祐初，弘肇总禁兵兼京城巡检，多残杀军民，左右惧，稍稍引去，惟崇矩事之益谨。及弘肇被诛，独得免。

周祖与弘肇素厚善，即位，访求弘肇亲旧，得崇矩。谓之曰：“我与史公受汉厚恩，戮力同心，共奖王室，为奸邪所构，

史公卒罹大祸，我亦仅免。汝史氏家故吏也，为我求其近属，吾将恤之。”崇矩上其母弟福。崇矩素主其家，尽籍财产以付福，周祖嘉之，以崇矩隶世宗帐下。显德初，补供奉官。从征高平，以功转供备库副使，改作坊使。恭帝嗣位，命崇矩告哀于南唐。还判四方馆事。

宋初，李筠叛，命崇矩率龙捷、骁武左右射禁军数千人屯河阳，以所部攻大会砦，拔之，斩首五百级。改泽、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，与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罗彦瑰同破筠众于碾子谷。及平泽、潞，遣崇矩先入城，收图籍，视府库。因上言曰：“上党，臣乡里也。臣父尚槁葬，愿护榱归京师。”许之，赐予甚厚。师还，会判三司张美出镇，拜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充三司使。从征李重进，还为宣徽北院使，仍判三司。

乾德二年，代赵普拜枢密使。五年，加检校太傅。时剑南初平，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，军多亡命在其党中，言者请诛其妻子。太祖疑之，以语崇矩。崇矩曰：“叛亡之徒固当孥戮，然案籍合诛者万余人。”太祖曰：“朕恐有被其驱率，非本心者。”乃令尽释之。翰众闻之，亦稍稍自归。未几，翰败灭。

开宝初，从征太原。会班师，命崇矩为后殿。次常山，被病，帝遣太医诊视，命乘凉车还京师。崇矩叩头言：“凉车乃至尊所御，是速臣死尔。”固辞得免。

时赵普为相，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，相厚善，帝闻之不悦。有郑伸者，客崇矩门下仅十年，性险诋无行，崇矩待之渐薄。伸衔之，因上书告崇矩阴事。崇矩不能自明。太祖释不问，出为镇国军节度，赐伸同进士出身，以为酸枣主簿；仍赐器币、袭衣、银带。六年，崇矩入为左卫大将军。

太平兴国二年夏，河防多决，诏崇矩乘传自陕至沧、棣，按行河堤。是秋，出为邕、贵、浔、宾、横、钦六州都巡检使。

未几，移琼、崖、儋、万四州都巡检使，麾下军士咸惮于行，崇矩尽出器皿金帛，凡直数百万，悉分给之，众乃感悦。时黎贼扰动，崇矩悉抵其洞穴抚慰，以己财遗其酋长，众皆怀附。代还，拜右千牛卫上将军。雍熙三年，命代宋偃判右金吾街仗兼六军司事。端拱元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赠太尉，谥元靖。

崇矩性纯厚寡言，尤重然诺。尝事史弘肇，及卒，见其子孙，必厚礼之，振其乏绝。在岭海四五年，恬不以炎荒婴虑。旧涉海者多舫舟以俟便风，或旬余，或弥月，崇矩往来皆一日而渡，未尝留滞，士卒僮仆随者皆无恙。信奉释氏，饭僧至七十万，造像建寺尤多。又喜黄白术，自远迎其人，馆于家以师之，虽知其诈，犹以为神仙，试已终无悔恨。子继昌。

继昌字世长。初，崇矩与太祖同府厚善，每太祖诞辰，必遣继昌奉币为寿。尝畀弱弓轻矢，教以射法。建隆三年，荫补西头供奉官。太祖欲选尚公主，崇矩谦让不敢当，继昌亦自言不愿。崇矩亟为继昌聘妇，太祖闻之，颇不悦。

开宝五年，选魏咸信为驸马都尉，继昌同日迁如京副使。崇矩出华州，补镇国军牙职。入为右班殿直、东头供奉官，监大名府商税，岁课增羨。会诏择廷臣有劳者，府以名闻。丁外艰，服阕，授西京作坊副使。淳化中，齐饥多盗，命为登、莱、沂、密七州都巡检使。

至道二年，蜀贼平，余党颇啸聚，拜西京作坊使、峡路二十五州军捉贼招安都巡检使，旋改兵马钤辖。贼酋喻雷烧者，久为民患，以金带遗继昌，继昌伪纳之，贼懈不设备，因掩杀之。进西京左藏库使。

咸平三年，王均乱蜀，与雷有终、上官正、石普同受诏进讨，砮于城西门。贼忽开城伪遁，有终等各以所部径入，继昌觉，亟止之不听，因独还砮。贼果闭关发伏，悉陷之，有终等

仅以身免。继昌按堵如故，所部诸校闻城中战声，泣请引去。继昌曰：“吾位最下，当俟主帅命。”是夕，有终驰报至，徙继昌屯雁桥门。三月，破弥牟砦，斩首千级，大获器仗，进逼鱼桥门，均脱走。继昌入城，严戒部下，无扰民者。获妇女童幼置空寺中，俟事平遣还其家。继昌急领兵追贼至资州，闻均梟首乃还。以功领奖州刺史。俄知青州，入掌军头引见司。

景德二年，将幸澶州，遣先赴河上给诸军铠甲。辽人请和，欲近臣充使，乃令继昌与其使姚东之偕诣辽部，俄与韩杞同至行在；及辽人聘至，又命至境首接伴。寻擢为西上阁门使。三年，又副任中正使契丹。是冬，将朝陵寝，以汝州近洛，卫兵所驻，命知州事兼兵马钤辖。驾还，召归，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钤辖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进秩东上阁门使。俄以目疾求归京师。入对，劳问再三，遣尚医诊视，假满仍给以奉。少愈，令枢密院传旨，将真拜刺史，复任延安。继昌以疾表求休致。未几，改右骁卫大将军，领郡如故。祀汾阴，留为京师新城巡检钤辖，改左神武军大将军、权判右金吾街仗。其子遵勛，尚万寿长公主。

天禧初，主诞日，邀继昌过其家，迎拜为寿。帝知之，密以袭衣、金带、器币、珍果、美饌赐之。翌日，主入对，帝问继昌强健能饮食，拜连州刺史，出知泾州。表求两朝御书及谒拜诸陵，皆许之。二年冬，卒，年七十二。遣中使护榱以归。录其子赞善大夫文晟为殿中丞，殿直文旦为侍禁。

继昌性谨厚，士大夫乐与之游。为治尚宽，所至民怀之。任峡路时，与上官正联职。正残忍好杀，尝有县胥护刍粮，地远后期，正令斩之，继昌徐为解贷焉。郑伸者，早死，其母贫饿，尝诣继昌乞丐，家人兢前诟逐。继昌召见，与白金百两，

时人称之。

遵勛初尚主，诏升为崇矩子，授昭德军留后、驸马都尉。

王仁贍，唐州方城人。少倜傥，不事生产，委质刺史刘词。词迁永兴节度，署为牙校。词将卒，遗表荐仁贍材可用。太祖素知其名，请于世宗，以隶帐下。

宋初，授武德使，出知秦州，改左飞龙使。建隆二年，迁右领军卫将军，充枢密承旨。高继冲请命，以仁贍为荆南巡检使。继冲入朝，命知军府。乾德初，迁左千牛卫大将军。不逾月，加内客省使。

二年春，召赴阙，擢为枢密副使。七月，加左卫大将军。兴师讨蜀，命仁贍为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。蜀平，坐没入生口财货、杀降兵致蜀土扰乱，责授右卫大将军。初，剑南之役，大将王全斌等贪财，军政废弛，寇盗充斥。太祖知之，每使蜀来者，令陈全斌等所入贿赂、子女及发官库分取珠金等事，尽得其状。及全斌等归，帝诘仁贍，仁贍历诋诸将过失，欲自解。帝曰：“纳李廷珪妓女，开丰德库取金宝，岂全斌辈邪？”仁贍不能对。廷珪，故蜀将也。帝怒，令送中书鞫全斌等罪，仁贍以新立功，第行降黜而已。帝幸洛，以仁贍判留守司、三司兼知开封府事。及召沈伦赴行在，以仁贍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。驾还，遂判三司，俄命权宣徽北院事。

太平兴国初，拜北院使兼判如故，加检校太保。四年，亲征太原，充大内部署，仍判留守司、三司，总辖里外巡检司公事。师还，加检校太傅。五年，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、陇间，联巨筏至京师，所过关渡，矫称制免算；既至，厚结有司，悉官市之，倍收其直。仁贍密奏之，帝怒，以三司副使范旻、户部判官杜载、开封府判官吕端属吏。旻、载具伏罔上为市竹木入官；端为秦府亲吏乔珪请托执事者。贬旻为房州

司户，载均州司户，端商州司户。判四方馆事程德玄、武德使刘知信，翰林使杜彦圭，日骑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赵延溥，武德副使窦神兴，左卫上将军张永德，左领军卫上将军祁廷训，驸马都尉王承衍、石保吉、魏咸信，并坐贩竹木入官，责降罚奉。是岁，车驾北巡，命仁贍为大内部署。

七年春，以政事与僚属相矛盾，争辩帝前，仁贍辞屈，责授右卫大将军。翌日，改唐州防御使，月给奉钱三十万。仁贍之获罪也，兵部郎中、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并降秩。先是，仁贍掌计司殆十年，恣下吏为奸，怙恩宠无敢发者；前者发范旻等事，中外益畏其口。会属吏陈恕等数人率以皦察不畏强御自任，因议本司事有不协者。朝参日，恕独出班持状奏其事。帝诘之，仁贍屈伏。帝怒甚，故及于谴，而恕等悉奖擢。琪与恕等联事，始合谋同奏，至帝前而宋琪犹附会仁贍，故亦左降。仁贍既失权势，因怏怏成疾，数日卒，年六十六。

后帝因言及三司财赋，谓宰相赵普等曰：“王仁贍领邦计积年，恣吏为奸，诸场院官皆隐没官钱以千万计，朕悉令罢之，命使分掌。仁贍再三言，恐亏旧数，朕拒之。未逾年，旧获千缗者为一二万缗，万缗者为六七万缗，其利数倍，用度既足，傥遇水旱，即可免民租税。仁贍心知其非，颇亦惭悸，朕优容之。”子昭雍，为崇仪副使。

楚昭辅，字拱辰，宋州宋城人。少事华帅刘词。词卒，事太祖，隶麾下，以才干称，甚信任之。陈桥师还，昭宪太后在城中，太祖忧之，遣昭辅问起居，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，太后乃安。

宋初，为军器库使。太祖亲讨泽、潞，及征淮扬，并以昭辅为京城巡检。建隆四年，权知扬州，使江表。还，命钩校左藏库金帛，数日而毕，条对称旨。开宝四年，帝以其能心计，

拜左骁卫大将军、权判三司。六年，迁枢密副使。九年，命权宣徽南院事。

太平兴国初，拜枢密使。三年，加检校太傅。从征太原，加检校太尉。俄以足疾请告，帝亲临问。以所居湫隘，命有司广之，昭辅虑侵民地，固让不愿治。帝嘉其意，赐白金万两，令别市第。昭辅被疾，家居近一岁，始以石熙载代之。昭辅不求解职，上亦不忍罢。会郊祀毕，罢为骁骑卫上将军。逾年卒，年六十九。废朝，赠侍中，命中使护其丧归葬乡里。无子，录其兄子吉为供奉官，敏为殿直。

昭辅性勤介，人不敢干以私，然颇吝啬，前后赐予万计，悉聚而畜之。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，且曰：“吾无汗马劳，徒以际会得此，吾为国家守尔，后当献于上。”及罢机务，悉以市善田宅，时论鄙之。

初，词卒，昭辅来京师，问卜于瞽者刘悟。悟为筮卜，曰：“汝遇贵人，见奇表丰下者即汝主也，宜谨事之，汝当贵矣。”及见太祖，状貌如悟言，遂委质焉。

咸平三年，录弟之子谅为借职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录从孙鼎为右班殿直。吉至内殿崇班。吉子随，敏子咸，并进士及第，随为太常博士，咸屯田员外郎。

李处耘，潞州上党人。父肇，仕后唐，历军校，至检校司徒。从讨王都定州，契丹来援，唐师不利，肇力战死之。晋末，处耘尚幼，随兄处畴至京师，遇张彦泽斩关而入，纵士卒剽略。处耘年犹未冠，独当里门，射杀十数人，众无敢当者。会暮夜，遂退。迨晓复斗，又杀数人，斗未解。有所亲握兵，闻难来赴，遂得释，里中赖之。

汉初，折从阮帅府州，召置门下，委以军务。从阮后历邓、滑、陕、邠四节度，处耘皆从之。在新平日，折氏甥诣阙诬告

处耘之罪，周祖信之，黜为宜禄镇将。从阮表雪其冤，诏复隶麾下。

显德中，从阮遗表称处耘可用，会李继勋镇河阳，诏署以右职。继勋初不为礼，因会将吏宴射，处耘连四发中的，继勋大奇之，令升堂拜母，稍委郡务，俾掌河津。处耘白继勋曰：“此津往来者惧有奸焉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居数月，果得契丹谍者，索之，有与西川、江南蜡书，即遣处耘部送阙下。

太祖时领殿前亲军，继勋罢镇，世宗以处耘隶太祖帐下，补都押衙。会太祖出征，驻军陈桥，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，遽白太宗，与王彦升谋，召马仁瑀、李汉超等定议，始入白太祖，太祖拒之。俄而诸军大噪，入驿门，太祖不能却。处耘临机决事，谋无不中，太祖嘉之，授客省使兼枢密承旨、右卫将军。

从平泽、潞，迁羽林大将军、宣徽北院使。讨李重进，为行营兵马都监。贼平，以处耘知扬州。大兵之后，境内凋弊，处耘勤于绥抚，奏减城中居民屋税，民皆悦服。建隆三年，诏归京师，老幼遮道涕泣，累日不得去。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，赐甲第一区。

朗州军乱，诏慕容延钊率师讨之，以处耘为都监。入辞，帝亲授方略，令会兵汉上。先是，朝廷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使荆南，觐势强弱。使还，具言可取之状，遂命处耘图之。处耘至襄州，先遣阁门使丁德裕假道荆南，请具薪水给军，荆人辞以民庶恐惧，愿供刍饩于百里外。处耘又遣德裕谕之，乃听命。遂令军中曰：“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斩。”

师次荆门，高继冲遣其叔保寅及军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师，且来觐也。处耘待之有加，谕令翌日先还。延嗣大喜，令报继冲以无虞。荆门距江陵百余里，是夕，召保寅等饮宴延钊之帐。处耘密遣轻骑数千倍道前进。继冲但俟保寅、延嗣之还，遽闻

大军奄至，即惶怖出迎，遇处耘于江陵北十五里。处耘揖继冲，令待延钊，遂率亲兵先入登北门。比继冲还，则兵已分据城中，荆人束手听命。即调发江陵卒万余人，并其师，晨夜趋朗州。又先遣别将分麾下及江陵兵趋岳州，大破贼于三江口，获船七百余艘，斩首四千级。又遇贼帅张从富于澧江，击败之。逐北至敖山砦，贼弃砦走，俘获甚众。处耘释所俘体肥者数十人，令左右分啖之，黥其少健者，令先入朗州。会暮，宿砦中，迟明，延钊大军继至。黥者先入城言，被擒者悉为大军所啖，朗人大惧，纵火焚城而溃。会朗帅周保权年尚幼，为大将汪端劫匿于江南砦僧寺中。处耘遣麾下将田守奇帅师渡江获之。遂入潭州，尽得荆湖之地。

初，师至襄州，衢肆鬻饼者率减少，倍取军人之直。处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钊，延钊怒不受，往复三四，处耘遂命斩于市以徇。延钊所部小校司义舍于荆州客将王氏家，使酒凶恣，王氏酤于处耘。处耘召义呵责，义又讐处耘于延钊。至白湖，处耘望见军人入民舍，良久，舍中人大呼求救，遣捕之，即延钊圉人也，乃鞭其背，延钊怒斩之。由是大不协，更相论奏。朝议以延钊宿将赏其过，谪处耘为淄州刺史。处耘惧，不敢自明。在州数年，乾德四年卒，年四十七。废朝，赠宣德军节度、检校太傅，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。

处耘有度量，善谈当世之务，居常以功名为己任。荆湖之役，处耘以近臣护军，自以受太祖之遇，思有以报，故临事专制，不顾群议，遂至于贬。后太祖颇追念之。及开宝中，为太宗纳其次女为妃，即明德皇后也。

子继隆、继和，自有传；继恂，官至洛苑使、顺州刺史，赠左神武大将军。继恂子昭逊，为供备库使。处畴，官至作坊使，子继凝。

继隆字霸图，幼养于伯父处疇。及长，以父荫补供奉官。处耘贬淄州，继隆亦除籍。会长春节，与其母入贡，复旧官。时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，忌继隆有才，继隆因落魄不治产，以游猎为娱。

乾德中平蜀，选为果、阆监军，年方弱冠，母忧其未更事，将辅以处耘左右。继隆曰：“是行儿自有立，岂须此辈，愿不以为虑。”母慰而遣之。代还，夜涉栈道，雨滑，与马偕坠绝涧，深十余丈，絙于大树。骑卒驰数十里外，取火引縶以出之。

会征江南，领雄武卒三百戍邵州，止给刀盾。蛮贼数千阵长沙南，截其道。继隆率众力战，贼遁去，手足俱中毒矢，得良药而愈，部卒死伤者三之一。太祖闻其勇敢而器重之。又与石曦率兵袭袁州，破桃田砦，追贼二十里，入潭富砦，焚其梯冲刍积。

复从李符督荆湖漕运，给征南诸军。吴人以王师不便水战，多出舟师断饷道，继隆屡与斗，粮悉善达。日驰四五百里，常令往来觐候。一日中途遇虎，射杀之。尝获吴将，部送赴阙，至项县而病，斩其首以献，太祖益嘉之。与吴人战，流矢中额，以所冠胄坚厚，得不伤。

太祖察其才，且追念其父，欲拔用之，谓曰：“升州平，可持捷书来，当厚赏汝。”时内侍使军中者十数辈，皆伺城陷献捷，会有机事当入奏，皆不愿行，而继隆独请赴阙。太宗见其来，时城尚未下，甚讶之。继隆度金陵破在旦夕，因言在途遇大风晦暝，城破之兆也。翌日，捷奏至，太祖召谓曰：“如汝所料矣。”吴将卢绛聚众万余，攻掠州县，命继隆招来之。江南平，录功迁庄宅副使。从幸西洛，改御营前后巡检使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改六宅使。尝诏与王文宝、李神祐、刘承珪同护浚京西河，又与梁迥、窦神宝治决河。迥体肥硕，所乘

舟弊不能济，继隆易以己舟。已而继隆舟果覆，栖枯桑杪，赖他舟以度。

从征太原，为四面提举都监，与李汉琼领梯冲地道攻城西面，机石过其旁，从卒仆死，继隆督战无怠。讨幽州，与郭守文领先锋，破契丹数千众。及围范阳，又与守文为先锋，大败其众于湖翟河南。

后为镇州都监，契丹犯边，与崔翰诸将御之。初，太宗授以阵图，及临阵有不便，众以上命不可违。继隆曰：“事有应变，安可预定，设获违诏之罪，请独当也。”即从宜而行，败之于徐河。

四年，迁宫苑使、领妫州刺史，护三交屯兵。与潘美出征北边，破灵丘县，尽略其人以归。改定州驻泊都监。尝领兵出土镜砦，与贼战，获牛羊、车帐甚众。诏书褒美。

李继迁叛，命继隆与田仁朗、王侁率兵击之。四月，出银州北，破悉利诸族，追奔数十里，斩三千余级，俘蕃汉老幼千余，梟代州刺史折罗遇及其弟埋乞首，牛马、铠仗所获尤多。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，破保寺、保香族，斩其副首领埋乜已五十七人，降银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，复破没邵浪、悉讹诸族，及浊轮川东、兔头川西，生擒七十八人，斩首五十九级，俘获数千计。引师至监城，吴移、越移四族来降，惟岌伽罗臙十四族怙其众不下，乃与尹宪袭击之，夷其帐千余，俘斩七千余级。俄改领环州团练使，又护高阳关屯兵。

从曹彬征幽州，率兵助先锋薛继昭破其众数千于固安南，下固安、新城，进克涿州，矢中左股，血流至踵，获契丹贵臣一人。彬欲上其功，继隆止之。俄而傅潜、米信军败众溃，独继隆所部振旅而还。即命继隆知定州，寻诏分屯诸军，继隆令书吏尽录其诏。旬余，有败卒集城下，不知所向，继隆按诏给

券，俾各持诣所部。太宗益嘉其有谋。

三年，迁侍卫马军都虞候、领武州防御使。契丹大入边，出为沧州都部署。刘廷让与敌战君子馆，先约继隆以精卒后殿，缓急为援。既而敌围廷让数重，继隆引麾下兵退保乐寿，廷让力不敌，全军陷没，裁以单骑遁免。上怒，追继隆赴阙，令中书问状，既而得释。逾年，加领本州观察使。

端拱初，制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领保顺节度。九月，出为定州都部署。初，朝议有寇至，令坚壁清野，勿与战。一日，契丹骤至，攻蒲城，至唐河。护军袁继忠慷慨请出师，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止之。继隆曰：“阃外之事，将帅得专。”乃与继忠出兵，战数合，击走之。

二年冬，送刍粟入威虏军，蕃将于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，继隆所领步骑裁一万，先命千人设伏城北十里，而与尹继伦列阵以待。敌众方食，继伦出其不意，击走之。继隆追奔过徐河，俘获甚众。尝有诏废威虏军，继隆言：“梁门为北面保障，不可废。”遂城守如故，讫为要地。

淳化初，上遣使至定州，密谕继隆：“若契丹复入寇，朕当亲讨。”继隆上奏曰：“自北边肆孽，边邑多虞，陛下不知臣不材，任以疆事，臣敢不讲求军实，震耀戎容，奉扬天声，以遏外侮。然臣奉辞之日，曾沥愚衷，诚以蜂蚁之妖，必就鲸鲵之戮。臣子之分，死生以之，望不议于亲巡，庶靡劳于天步，今聆圣诲，将决亲征，且一人既行，百司景从，次舍驱驰，郡县供馈，劳费滋甚。殄此微妖，当责将帅，臣虽弩弱，誓死为期。”是岁，契丹不入边，议遂止。

四年夏，召还，太宗面奖之，改领静难军节度，复遣还屯所。时夏州赵保忠与继迁连谋，朝廷患之，又绥州牙校高文不举城效顺，河外蕃汉大扰，以继隆为河西行营都部署、尚食

使尹继隆为都监以讨之。既而继迁遁去，擒保忠以献。初，裨将侯延广、监军秦翰议请诛保忠，及出兵追之，继隆曰：“保忠机上肉尔，当请于天子。今继迁遁去，千里穷磧，艰于转饷，宜养威持重，未易轻举。”延广等服其言。

会密诏废夏州，隳其城。继隆命秦翰与弟继和及高继勋同入奏，以为朔方古镇，贼所窥觐之地，存之可依以破贼；并请于银、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，以扼其冲，且为内属蕃部之障蔽，而断贼粮运。皆不报。

至道二年，白守宗守荣、马绍忠等送粮灵州，为继迁所邀，败于洛浦河。上闻之怒，亟命继隆为灵、环十州都部署。是秋，五路讨继迁，以继隆出环州，取东关镇，由赤柅、苦井路赴之。继隆以所出道回远乏水，请由橐驼路径趋贼之巢穴。且遣继和入奏，太宗召诘之，知其必败，因遣周莹赍手诏切责，督其进军赤柅。莹至，继隆以便宜发兵，不俟报，与丁罕行十余日，果不见贼而还。诸将失期，士卒困乏。继隆素刚，因惭愤，肆杀戮，乃奏转运使陈绛、梁鼎军储不继，并坐削秩。

三年春，继迁以蕃部从顺者众，遣其军主史遇率兵屯橐驼口西北双雉，以遏绝之。执仓族蕃官遇来告，继隆遣刘承蕴、田敏会遇讨之，斩首数千级，获牛马、橐驼万计。

先是，受诏送军粮赴灵州，必由旱海路，自冬至春，而刍粟始集。继隆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，众议不一，继隆固执论其事，太宗许焉。遂率师以进，壁古原州，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，是为镇戎军。

真宗即位，改领镇安军节度、检校太傅。逾月召还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解兵柄归本镇。咸平二年，丁内艰，起复。会秋潦暴集，蔡水坏岸，继隆乘危督士卒补塞，自辰迄午，冲波稍息。四年，加检校太师。王师失利于望都，继隆累表求诣

阙面陈边事，因乞自效。俄召还，延见询访，因言：“丑类侵扰，盖亦常事，愿委将帅讨伐，不烦亲征。”真宗慰谕之，改山南东道节度，判许州。景德初，明德皇太后不豫，诏入省疾。九月，复许会葬。是冬，契丹大入，逾魏郡至河上。真宗幸澶渊，继隆表求扈从，命为驾前东西排阵使，先赴澶州，陈师于北城外，毁车为营。敌数万骑急攻，继隆与石保吉率众御之，追奔数里。及上至，幸北门观兵，召问慰劳，见其所部整肃，叹赏久之。翌日，幸营中，召从臣饮宴。二年春，还京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食邑、实封。诏始下，会疾作，上亲临问。继和时为并、代钤辖，驿召省视。卒，年五十六。车驾临哭之恸，为制服发哀。赠中书令，谥忠武。以其子昭庆为洛苑使，从子昭口、昭逊，并为内殿崇班。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。乾兴初，诏与李沆，王旦同配享真宗庙庭。

继隆出贵胄，善骑射，晓音律，感慨自树，深沉有城府，严于御下。好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喜名誉，宾礼儒士。在太宗朝，特被亲信，每征行，必委以机要。真宗以元舅之亲，不欲烦以军旅，优游近藩，恩礼甚笃。然多智用，能谨慎保身。明德寝疾，欲面见之，上促其往。继隆但诣万安宫门拜笺，终不入。又尝命诸王诣第候谒，继隆不设汤茗，第假王府从行茶炉烹饮焉。昭庆改名昭亮，至东上阁门使、高州刺史。

继和字周叔，少以荫补供奉官，三迁洛苑使。淳化后，继隆多在边任，继和常从行，友爱尤至，每令入奏机事。继隆罢兵柄，手录唐李勣遗戒授继和，曰：“吾门不坠者在尔矣。”

初，继隆之请城镇戎军也，朝廷不果于行。继和面奏曰：“平凉旧地，山川阻险，旁扼夷落，为中华襟带，城之为便。”太宗乃许焉。后复不守。咸平中，继和又以为言，乃命版筑，以继和知其军，兼原、渭、仪都巡检使。城毕，加领平州刺史。

建议募贫民及弓箭手，垦田积粟，又屡请益兵，朝议未许。上曰：“苟缓急，部署不为济师，则或至失援矣。”命继和兼泾、原、仪、渭钤辖。时继迁未弭，命张齐贤、梁颙经略，因访继和边事。继和上言：

镇戎军为泾、原、仪、渭北面扞蔽，又为环、庆、原、渭、仪、秦熟户所依，正当回鹘、西凉、六谷、吐蕃、咩逋、贱遇、马臧、梁家诸族之路。自置军已来，克张边备，方于至道中所葺，今已数倍。诚能常用步骑五千守之，泾、原、渭州苟有缓急，会于此军，并力战守，则贼必不敢过此军；而缘边民户不废耕织，熟户老幼有所归宿。

此军苟废，则过此新城，止皆废垒。有数路来寇：若自陇山下南去，则由三百堡入仪州制胜关；自瓦亭路南去，则由弹箜峡入渭州安国镇；自清石岭东南去，则由小卢、大卢、潘谷入潘原县；若至潘原而西则入渭州，东则入泾州；若自东石岭东公主泉南去，则由东山砦故彭阳城西并入原州；其余细路不可尽数。如以五千步骑，令四州各为备御，不相会合，则兵势分而力不足御矣。故置此城以扼要路。

即令自灵、环、庆、鄜、延、石、隰、麟、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，皆属于贼，若更攻陷灵州，西取回鹘，则吐蕃震惧，皆为吞噬，西北边民，将受驱劫。若以可惜之地，甘受贼攻，便思委弃，以为良策，是则有尽之地，不能供无已之求也。

臣虑议者以调发刍粮扰民为言，则此军所费，上出四川，地里非遥，输送甚易。又刘琮方兴屯田，屯田若成，积中有备，则四州税物，亦不须得。

况今继迁强盛，有逾曩日。从灵州至原、渭、仪州界，次更取棗子山以西接环州山内及平夏，次并黄河以东以南、陇山内外接仪州界，及灵州以北河外。蕃部约数十万帐，贼来足以

斗敌，贼迁未盛，不敢深入。今则灵州北河外，镇戎军、环州并北彻灵武、平夏及山外黄河以东族帐，悉为继迁所吞，纵有一二十族，残破奔迸，事力十无二三。

自官军瀚海失利，贼愈猖狂，群蕃震惧，绝无斗志。兼以咸平二年弃镇戎后，继迁径来侵掠军界蕃族，南至渭州安国镇北一二十里，西至南市界三百余里，便于萧关屯聚万子、米逋、西鼠等三千，以胁原、渭、灵、环熟户，常时族帐谋归贼者甚多。赖圣谟深远，不惑群议，复置此军，一年以来，蕃部咸以安集，边民无复愁苦。以此较之，则存废之说，相失万倍矣。

又灵州远绝，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，今关西老幼，疲苦转饷，所以不可弃者，诚恐滋大贼势，使继迁西取秦、成之群蕃，北掠回鹘之健马，长驱南牧，何以枝梧。昨朝廷访问臣送刍粮道路，臣欲自萧关至镇戎城砦，西就胡卢河川运送。但恐灵州食尽，或至不守，清远固亦难保，青冈、白马曷足御擗，则环州便为极边。若贼从萧关、武延、石门路入镇戎，纵有五七千兵，亦恐不敌，即回鹘、西凉路亦断绝。

伏见咸平三年诏书，缘边不得出兵生事蕃夷，盖谓贼如猛兽，不拂其心，必且不动。臣愚虑此贼他日愈炽，不若听骁将锐旅屡入其境，彼或聚兵自固，则勿与斗，妖党才散，则令掩击。如此则王师逸而贼兵劳，贼心内离，然后大举。

及灵州孤垒，戍守最苦，望比他州尤加存恤。且守边之臣，内忧家属之窘匮，外忧奸邪之憎毁。忧家则思为不廉，忧身则思为退迹，思不廉则官局不治，思退迹则庶事无心，欲其奋不顾身，令出惟行，不可得已。良由赏未厚、恩未深也。赏厚则人无顾内之忧，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。古之帝王皆悬爵赏以拔英俊，卒能成大功。

大凡君子求名，小人徇利。臣为儿童时，尝闻齐州防御使

李汉超守关南，齐州属州城钱七八万贯，悉以给与，非次赏赉，动及千万。汉超犹私贩榷场，规免商算，当时有以此事达于太祖者，即诏汉超私物所在，悉免关征。故汉超居则营生，战则誓死，赀产厚则心有所系，必死战则动有成绩。故毕太祖之世，一方为之安静。今如汉超之材固亦不少，苟能用皇祖之遗法，选择英杰，使守灵武，高官厚赏，不吝先与；往日，留半奉给其家，半奉资其用，然后可以责洁廉之节，保必胜之功也。

又戎事内制，或失权宜，汉时渤海盗起，龚遂为太守，尚听便宜从事。且渤海，汉之内地，盗贼，国之饥民；况灵武绝塞，西鄙强戎，又非渤海之比。苟许其专制，则无失事机，纵有营私冒利，民政不举，亦乞不问。用将之术，异于他官，贪勇知愚，无不皆录，但使法宽而人有所慕，则久居者安心展体，竭材尽虑，何患灵州之不可守哉？

又朝廷比禁青盐，甚为允愜。或闻议者欲开其禁。且盐之不入中土，困贼之良策也。今若谓粮食自蕃界来，虽盐禁不能困贼，此鬻盐行贿者之妄谈也。蕃粟不入贼境，而入于边廩，其利甚明。况汉地不食青盐，熟户亦不入蕃界博易，所禁者非徒粮食也，至于兵甲皮干之物，其名益多。以朝廷雄富，犹言摘山煮海，一年商利不入，则或阙军须。况蕃戎所赖，止在青盐，禁之则彼自困矣。望固守前诏为便。

五年，继和领兵杀卫埋族于天麻川。自是羸山外诸族皆恐惧内附，愿于要害处置族帐砦栅，以为戍守。继和因请移泾原部署于镇戎，以壮军势，又请开道环、延为应援。真宗以其精心戎事，甚嘉之。戎人伺警巡驰备，一夕，塞长壕，越古长城抵城下。继和与都监史重贵出兵御之，贼据险再突城隍，列阵接战，重贵中重创，败走之，大获甲骑。有诏嘉奖，别出良药、缣帛、牢酒以赐。

继和习武艺，好谈方略，颇知书，所至干治。然性刚忍，御下少恩，部兵终日擐甲，常如寇至；及较阅之际，杖罚过当，人多怨焉。真宗屡加勩励，且为覆护之。尝上言：“保捷军新到屯所，多亡命者，请优赐缗钱；苟有亡逸，即按军法。”旧制，凡赐军中，虽缘奏请者，亦以特旨给之。上以继和峻酷，欲军士感其惠，特令以所奏著诏书中而加赐之。且以计情定罪，自有常制，不许其请。终以边防之地，虑人不为用，遣张志言代还。既即路，军中皆恐其复来。

六年，又出为并、代钤辖。将行请对，欲领兵去按度边垒。上曰：“河东岩险，兵甲甚众，贼若入寇，但邀其归路，自可致胜，不必率兵而往也。”

景德初，北边入寇，徙北平砦。车驾驻澶渊，继和受诏与魏能、张凝领兵赴赵州蹙敌后。契丹请和，边民犹未宁，又命副将张凝为缘边巡检安抚使。事平，复还并、代。时朝廷每诏书约束边事，或有当行极断之语，官吏不详深意，即处大辟。继和言其事，乃诏：“自今有云重断、极断、处斩、决配之类，悉须裁奏。”先是，继隆卒，继和耻以遗奏得官。久之，迁西上阁门使。未几，擢殿前都虞候、领端州防御使。大中祥符元年卒，年四十六。赠镇国军节度，遣诸王率宗室素服赴吊。二子早卒。帝以其族盛大，诸侄皆幼，令三班选使臣为主家事。

弟继恂，至洛苑使、顺州刺史，赠左神武大将军。子昭逊为供备库使。

论曰：夫乘风云之会，依日月之光，感慨发愤，效忠骏奔，居备要任，出握重兵，如是而令名克终，斯固可伟也。吴廷祚策李筠之破，如目睹其事，诚有将略。李崇矩秉纯厚之德，感史弘肇之恩，保其叛亡之孳，然交郑伸不知其倾险，坐谪炎海，固无先见之明矣；其子继昌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贫，虽非中道，

亦人所难。王仁贍征蜀，杀降附之卒，肆贪矫之行，郁郁而毙，自贻伊戚，尚何尤乎？楚昭辅当陈桥推戴，太祖遣之入安母后，亦必可托以事者；及为三司，善于心计，人不可干以私，然终以讦直，取寡信之名，何欤？处耘于创业之始，功参缔构，克荆山，靖衡、湘，势如拉枯，而志昧在和，勋业弗究，良可惜也；幸联戚畹之贵，秉旄继世，抑造物之报，嗇此而丰彼欤？

## 列传第十七

曹彬子璨 玮 琮 潘美 李超附

曹彬，字国华，真定灵寿人。父芸，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。彬始生周岁，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，观其所取。彬左手持干戈，右手持俎豆，斯须取一印，他无所视，人皆异之。及长，气质淳厚。汉乾祐中，为成德军牙将。节帅武行德见其端懿，指谓左右曰：“此远大器，非常流也。”周太祖贵妃张氏，彬从母也。周祖受禅，召彬归京师。隶世宗帐下，从镇澶渊，补供奉官，擢河中都监。蒲帅王仁镐以彬帝戚，尤加礼遇。彬执礼益恭，公府燕集，端简终日，未尝旁视。仁镐谓从事曰：“老夫自谓夙夜匪懈，及见监军矜严，始觉己之散率也。”

显德三年，改潼关监军，迁西上阁门使。五年，使吴越，致命讫即还。私觐之礼，一无所受。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，至于数四，彬犹不受。既而曰：“吾终拒之，是近名也。”遂受而籍之以归，悉上送官。世宗强还之，彬始拜赐，悉以分遗亲旧而不留一钱。出为晋州兵马都监。一日，与主帅暨宾从环坐于野，会邻道守将走价驰书来诣，使者素不识彬，潜问人曰：“孰为曹监军？”有指彬以示之，使人以为给己，笑曰：“岂有国戚近臣，而衣弋绋袍、坐素胡床者乎？”审视之方信。迁引进使。

初，太祖典禁旅，彬中立不倚，非公事未尝造门，群居燕

会，亦所罕预，由是器重焉。建隆二年，自平阳召归，谓曰：“我畴昔常欲亲汝，汝何故疏我？”彬顿首谢曰：“臣为周室近亲，复忝内职，靖恭守位，犹恐获过，安敢妄有交结？”迁客省使，与王全斌、郭进领骑兵攻河东平乐县，降其将王超、侯霸荣等千八百人，俘获千余人。既而贼将蔚进率兵来援，三战皆败之。遂建乐平为平晋军。乾德初，改左神武将军。时初克辽州，河东召契丹兵六万骑来攻平晋，彬与李继勋等大败之于城下。俄兼枢密承旨。

二年冬，伐蜀，诏以刘光毅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，彬为都监。峡中郡县悉下，诸将咸欲屠城以逞其欲，彬独申令戢下，所至悦服。上闻，降诏褒之。两川平，全斌等昼夜宴饮，不恤军士，部下渔夺无已，蜀人苦之。彬屡请旋师，全斌等不从。俄而全师雄等构乱，拥众十万，彬复与光毅破之于新繁，卒平蜀乱。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，彬囊中唯图书、衣衾而已。及还，上尽得其状，以全斌等属吏。谓彬清介廉谨，授宣徽南院使、义成军节度使。彬入见，辞曰：“征西将士俱得罪，臣独受赏，恐无以示劝。”上曰：“卿有茂功，又不矜伐，设有微累，仁贍等岂惜言哉？惩劝国之常典，可无让。”

六年，遣李继勋、党进率师征太原，命为前军都监，战洞涡河，斩二千余级，俘获甚众。开宝二年，议亲征太原，复命为前军都监，率兵先往，次团柏谷，降贼将陈廷山。又战城南，薄于濠桥，夺马千余。及太祖至，则已分砦四面，而自主其北。六年，进检校太傅。

七年，将伐江南。九月，彬奉诏与李汉琼、田钦祚先赴荆南发战舰，潘美帅步兵继进。十月，诏以彬为升州西南路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，分兵由荆南顺流而东，破峡口砦，进克池州，连克当涂、芜湖二县，驻军采石矶。十一月，作浮梁，跨

大江以济师。十二月，大破其军于白鹭洲。

八年正月，又破其军于新林港。二月，师进次秦淮，江南水陆十余万陈于城下，大败之，俘斩数万计。及浮梁成，吴人出兵来御，破之于白鹭洲。自三月至八月，连破之，进克润州。金陵受围，至是凡三时，吴人樵采路绝，频经败衄，李煜危急，遣其臣徐铉奉表诣阙，乞缓师，上不之省。先是，大军列三砦，美居守北偏，图其形势来上。太祖指北砦谓使者曰：“吴人必夜出兵来寇，尔亟去，令曹彬速成深沟以自固，无堕其计中。”既成，吴兵果夜来袭，美率所部依新沟拒之，吴人大败。奏至，上笑曰：“果如此。”

长围中，彬每缓师，冀煜归服。十一月，彬又使人谕之曰：“事势如此，所惜者一城生聚，若能归命，策之上也。”城垂克，彬忽称疾不视事，诸将皆来问疾。彬曰：“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，惟须诸公诚心自誓，以克城之日，不妄杀一人，则自愈矣。”诸将许诺，共焚香为誓。明日，稍愈。又明日，城陷。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，彬慰安之，待以宾礼，请煜入宫治装，彬以数骑待宫门外。左右密谓彬曰：“煜入或不测，奈何？”彬笑曰：“煜素刚毅无断，既已降，必不能自引决。”煜之君臣，卒赖保全。自出师至凯旋，士众畏服，无轻肆者。及入见，刺称“奉敕江南干事回”，其谦恭不伐如此。

初，彬之总师也，太祖谓曰：“俟克李煜，当以卿为使相。”副帅潘美预以为贺。彬曰：“不然，夫是行也，仗天威，遵庙谟，乃能成事，吾何功哉，况使相极品乎！”美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彬曰：“太原未平尔。”及还，献俘。上谓曰：“本授卿使相，然刘继元未下，姑少待之。”既闻此语，美窃视彬微笑。上觉，遽诘所以，美不敢隐，遂以实对。上亦大笑，乃赐彬钱二十万。彬退曰：“人生何必使相，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。”

未几，拜枢密使、检校太尉、忠武军节度使。

太宗即位，加同平章事。议征太原，召彬问曰：“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，何以不能克？”彬曰：“世宗时，史彦超败于石岭关，人情惊扰，故班师；太祖顿兵甘草地，会岁暑雨，军士多疾，因是中止。”太宗曰：“今吾欲北征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彬曰：“以国家兵甲精锐，剪太原之孤垒，如摧枯拉朽尔，何为而不可。”太宗意遂决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进检校太师，从征太原，加兼侍中。八年，为弭德超所诬，罢为天平军节度使。旬余，上悟其谮，进封鲁国公，待之愈厚。

雍熙三年，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，与潘美等北伐，分路进讨。三月，败契丹于固安，破涿州，戎人来援，大破之于城南。四月，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，斩首二百级。五月，战于岐沟关，诸军败绩，退屯易州，临易水而营。上闻，亟令分屯边城，追诸将归阙。

先是，贺令图等言于上曰：“契丹主少，母后专政，宠幸用事，请乘其衅，以取幽蓟。”遂遣彬与崔彦进、米信自雄州，田重进趣飞狐，潘美出雁门，约期齐举。将发，上谓之曰：“潘美之师但先趣云、应，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，且持重缓行，不得贪利。彼闻大兵至，必悉众救范阳，不暇援山后矣。”既而，美之师先下寰、朔、云、应等州，重进又取飞狐、灵丘、蔚州，多得山后要害地，彬亦连下州县，势大振。每奏至，上已讶彬进军之速。及彬次涿州，旬日食尽，因退师雄州以援饷。上闻之曰：“岂有敌人在前，反退军以援刍粟，失策之甚也。”亟遣使止彬勿前，急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，案兵养锐，以张西师之势；俟美等尽略山后地，会重进之师而东，合势以取幽州。时彬部下诸将，闻美及重进累建功，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，谋议蜂起。彬不得已，乃复裹粮再往攻涿州。

契丹大众当前，时方炎暑，军士乏困，粮且尽，彬退军，无复行伍，遂为所蹶而败。

彬等至，诏鞫于尚书省，令翰林学士贾黄中等杂治之，彬等具伏违诏失律之罪。彬责授右骁卫上将军，彦进右武卫上将军，信右屯卫上将军，余以次黜。四年，起彬为侍中、武宁军节度使。淳化五年，徙平卢军节度。真宗即位，复检校太师、同平章事。数月，召拜枢密使。

咸平二年，被疾。上趣驾临问，手为和药，仍赐白金万两。问以后事，对曰：“臣无事可言。臣二子材器可取，臣若内举，皆堪为将。”上问其优劣，对曰：“璨不如玮。”六月薨，年六十九。上临哭之恸，对辅臣语及彬，必流涕。赠中书令，追封济阳郡王，谥武惠；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；官其亲族、门客、亲校十余人。八月，诏彬与赵普配飨太祖庙庭。

彬性仁敬和厚，在朝廷未尝忤旨，亦未尝言人过失。伐二国，秋毫无所取。位兼将相，不以等威自异。遇士夫于途，必引车避之。不名下吏，每白事，必冠而后见。居官奉入给宗族，无余积。平蜀回，太祖从容问官吏善否，对曰：“军政之外，非臣所闻也。”固问之，唯荐随军转运使沈伦廉谨可任。为帅知徐州日，有吏犯罪，既具案，逾年而后杖之，人莫知其故。彬曰：“吾闻此人新娶妇，若杖之，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，而朝夕笞詈之，使不能自存。吾故缓其事，然法亦未尝屈焉。”北征之失律也，赵昌言表请行军法。及昌言自延安还，被劾，不得入见。彬在右府，为请于上，乃许朝谒。

子璨、翊、玮、玘、珣、琮。翊娶秦王女兴平郡主，至昭宣使。玘左藏库副使，尚书虞部员外郎，珣东上阁门使，琮西上阁门副使。玘之女，即慈圣光献皇后也。芸，累赠魏王。彬，韩王。玘，吴王，谥曰安僖。玘之子侑、傅。侑见《外戚

传》。傅，后兄也，荣州刺史，谥恭怀。

璨字韬光，性沉毅，善射，以荫补供奉官。常从彬征讨，得与计议，彬以为类己，特钟爱焉。

迁宫苑副使，出为高阳关及镇、魏、并、代、赵五州都监。雍熙中，命知定州，改尚食使。淳化二年，领富州刺史，徙知代州。明年，擢为镇州行营钤辖，徙绥、银、夏、麟、府等州钤辖。契丹入寇，屡战有功。诸将多欲穷追，璨虑有伏，力止之。至道初，迁四方馆使、知灵州，徙河西钤辖，改引进使。范廷召将兵出塞，命璨为之副。丁外艰，起复，为鄜延路副都部署，拜赵州刺史，领武州团练使，充麟、府、浊轮副部署。出蕃兵邀继迁，俘馘甚众。入为枢密都承旨，改领亳州团练使。

契丹入寇，命为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钤辖，领康州防御使，再知定州。明年冬，拜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、天德军节度。入为东京旧城都巡检使，连拜彰国、保静、武宁、忠武等军节度使。在禁卫十余年，未尝忤旨。天禧三年春，以足疾授河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卒，年七十，赠中书令，谥武懿。

璨起贵胄，以孝谨称，能自奋厉，以世其家。习知韬略，好读《左氏春秋》，善抚士卒，兼著威爱。虽轻财不逮其父，而敬人和厚，亦有父风。子仪，官至耀州观察使。

玮字宝臣。父彬，历武宁、天平军节度使，皆以玮为牙内都虞候，补西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沉勇有谋，喜读书，通《春秋三传》，于《左氏》尤深。李继迁叛，诸将数出无功，太宗问彬：“谁可将者？”彬曰：“臣少子玮可任。”即召见，以本官同知渭州，时年十九。

真宗即位，改内殿崇班、知渭州。驭军严明有部分，赏罚立决，犯令者无所贷。善用间，周知虏动静，举措如老将。彬卒，请持丧，不允，改阁门通事舍人。迁西上阁门副使，徙知

镇戎军。李继迁虐用其国人，玮知其下多怨，即移书诸部，谕以朝廷恩信，抚养无所间，以动诸羌。由是康奴等族请内附。继迁略西蕃还，玮邀击于石门川，俘获甚众。以镇戎军据平地，便于骑战，非中国之利，请自陇山以东，循古长城堑以为限。又以弓箭手皆土人，习障塞蹊隧，晓羌语，耐塞苦，官未尝与兵械资粮，而每战辄使先拒贼，恐无以责死力，遂给以境内间田。春秋耕敛，州为出兵护作，而蠲其租。

继迁死，其子德明请命于朝。玮言：“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，兵不解甲，使中国有西顾之忧。今国危子弱，不即捕灭，后更强盛，不可制。愿假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禽德明送阙下，复河西为郡县，此其时也。”帝方以恩致德明，不报。既而西延家、妙俄、熟魏数大族请拔帐自归，诸将犹豫不敢应。玮曰：“德明野心，不急折其翮，后必颺去。”即日，将其士薄大都山，受降者内徙，德明不敢拒。迁西上阁门使，为环庆路兵马都钤辖，兼知邠州。封泰山，进东上阁门使。

帝以玮习知河北事，乃以为真定路都钤辖，领高州刺史。玮尝上泾原、环庆两道图。至是，帝以示左右，曰：“华夷山川城郭险固出入战守之要，举在是矣。”因敕别绘二图，以一留枢密院，一付本道，俾诸将得按图计事。复为泾原路都钤辖兼知渭州，与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，分兵灭拔臧于平凉，于是陇山诸族皆来献地。玮筑堡山外，为笼竿城，募士兵守之。曰：“异时秦、渭有警，此必争之地也。”祀汾阴，进四方馆使。逾年，上表还州事，愿专督军旅。帝不欲遽更守臣，以密诏敦谕之。改引进使、英州团练使，复知秦州，兼泾、原、仪、渭、镇戎缘边安抚使。

时唃廝囉强盛，立遵佐之。立遵乃上书求号“赞普。”玮言：“赞普，可汗号也。立遵一言得之，何以处唃廝囉邪？且

复有求，渐不可制。”乃以立遵为保顺军节度使，恩如厮铎督。西羌将举事，必先定约束，号为“立文法”。唃廝岳使其舅赏样丹与厮敦立文法于离王族，谋内寇。玮阴结厮敦，解宝带予之。厮敦感激，求自效，间谓玮曰：“吾父何所使？欲吾首，犹可断以献。”玮曰：“我知赏样丹时至汝帐下，汝能为我取赏样丹首乎？”厮敦愕然应之。后十余日，果断其首来。厮敦因献南市地。南市者，秦、渭之厄也，玮城之，表厮敦为顺州刺史。

初，张佶知秦州，置四门砦，侵夺羌地，羌人多叛去，畏得罪不敢出。玮招出之，令人马赎罪，还故地，至者数千人，每送马六十匹，给彩一端。筑弓门、冶坊、床穰、静戎、三阳、定西、伏羌、永宁、小洛门、威远十砦，浚壕三百八十里，皆役属羌厢兵，工费不出民。伏羌首领厮鸡波、李磨论私立文法，玮潜兵灭其帐。其年，唃廝岳率众数万大入寇，玮迎战三都谷，追奔三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获马牛、杂畜、器仗三万余。迁客省使、康州防御使。马波叱臈立栅野吴谷，玮选募神武军二百人，斩栅，获生口、孳畜甚众。

宗哥大首领甘遵治兵于任奴川，玮遣间杀遵，及破鱼角蝉所立文法于吹麻城。既而河州、洮兰、安江、妙敦、邈川、党逋诸城皆纳质为熟户。时玮作堑抵拶岳咙。拶岳咙，西蕃要害地也。先是，玮遣小吏杨知进护赐物通甘州可汗王，还过宗哥界，立遵邀知进，语曰：“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岳咙来，幸为我言，愿罢兵，岁入贡，约蕃汉为一家。”因使种人党失毕陵从知进来献马。自是唃廝岳势蹙，退保碛中不出。秦人请刻石纪功，有诏褒之。

天禧三年，德明寇柔远砦，都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。以玮为华州观察使、鄜延路副都总管、环、庆、秦等州缘边巡检安

抚使。委乞、骨咩、大门等族闻玮至，归附者甚众。拜宣徽北院使、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宰相丁谓逐寇准，恶玮不附己，指为准党。除南院使、环庆路都总管安抚使。乾兴初，谪左卫大将军、容州观察使、知莱州。玮以宿将为谓所忌，即日上道，从弱卒十余人，不以弓鞬矢箠自随。谓败，复华州观察使、知青州，徙天雄军，以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永兴军。拜昭武军节度使、知天雄军。以疾守河阳，数月，为真定府、定州都总管，改彰武军节度使。卒，赠侍中，谥武穆。

玮用士，得其死力。平居甚闲暇，及师出，多奇计，出入神速不可测。一日，张乐饮僚吏，中坐失玮所在，明日，徐出观事，而贼首已掷庭下矣。尝称疾，加砭艾，卧阁内不出。会贼至，玮奋起裹创，被甲跨马，贼望见，皆遁去。将兵几四十年，未尝少失利。唃廝岳闻玮名，即望玮所在，东向合手加颡。契丹使过天雄，部勒其下曰：“曹公在此，毋纵骑驰驱也。”真宗慎兵事，凡边事，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，而玮守初议，卒无以夺。后虽他将论边事者，往往密付玮处之。

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国者，玮方对客奕棋，遽曰：“吾使之行也。”夏人闻之，即斩叛者，投其首境上。羌杀边民，入羊马赎罪。玮下令曰：“羌自相犯，从其俗；犯边民者，论如律。”自是无敢犯。

环、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，致单弱不能自存，因没彼中。玮尽令还其故田，后有犯者，迁其家内地。所募弓箭手，使驰射，较强弱，胜者与田二顷。再更秋获，课市一马，马必胜甲，然后官籍之，则加五十亩。至三百人以上，团为一指挥。要害处为筑堡，使自墾其地为方田环之。立马社，一马死，众出钱市马。降者既多，因制属羌百帐以上，其首领为本族军主，次

为指挥使，又其次为副指挥使，不及百帐为本族指挥使。其蕃落将校，止于本军叙进，以其习知羌情与地利，不可徙他军也。开边壕，率令深广丈五尺；山险不可堑者，因其峭绝治之，使足以限敌，后皆以为法。天雄卒有犯盗者，众谓狱具必杀之，玮乃处以常法。人或以为疑，玮笑曰：“临边对敌，斩不用命者，所以令众吾，非好杀也。治内郡，安事此乎？”

初守边时，山东知名士贾同造玮，客外舍。玮欲按边，即同舍，邀与俱。同问：“从兵安在？”曰：“已具。”既出就骑，见甲士三千环列，初不闻人马声。同归，语人曰：“玮殆名将也。”玮为将不如其父宽，然自为一家。嘉祐八年，诏配享仁宗庙庭。

琮字宝章。兄翊，娶秦王女兴平郡主。琮幼时，从主入禁中，太宗置膝上，拊其背曰：“曹氏有功我家，此亦佳儿也。”

及彬领镇海军节度使，补衙内都指挥使。彬卒，时迁西头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、勾当骐驎院、群牧估马司，市马课有羨，再迁西上阁门副使。与曹利用连姻，利用贬，出为河阳兵马都监，领内军器库，迁东上阁门使、荣州刺史。仁宗册琮兄女为后，礼皆琮主办，除卫州团练使。琮因奏曰：“陛下方以至公属天下，臣既备后族，不宜冒恩泽，乱朝廷法。族人敢因缘请托，愿致于理。”时论称之。

出为环庆路马步军总管、知邠州，迁秦州防御使、秦凤路副都总管兼知秦州。度羨材为仓廩，大积谷古渭、冀城。生羌屡入钞边，琮怀以恩信，击牛酹酒犒之，多请内属。

宝元初南郊，召入侍祠。会元昊反，拜同州观察使，复知秦州，上攻、守、御三策。久之，兼同管勾泾原路兵马、定国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刘平、石元孙败，关辅震恐。琮请籍民为义军，以张兵势，于是料简乡弓手数万人。贼寇山外，还天都，

劫仪、秦属户。琮发骑士，设伏以待之，贼遂引去。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，得西川旧贾，使谕意。而沙州镇王子遣使奉书曰：“我本唐甥，天子实吾舅也。自党项破甘、凉，遂与汉隔。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。”帝善琮策，改陕西副都总管、经略安抚招讨副使，拜步军副都指挥使。与夏竦屯鄜州，还为马军副都指挥使，以疾卒。帝临奠，后并出临丧，就第成服。赠安化军节度使兼侍中，谥忠恪。

琮小心谨畏，善赞谒，御军整严，死时家无余赀。子牲，皇城使、嘉州防御使。牲子诗，尚鲁国大长公主。

潘美，字仲询，大名人。父璘，以军校戍常山。美少倜傥，隶府中典谒。尝语其里人王密曰：“汉代将终，凶臣肆虐，四海有改卜之兆。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、取富贵，碌碌与万物共尽，可羞也。”会周世宗为开封府尹，美以中涓事世宗。及即位，补供奉官。高平之战，美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。出监陕州军，改引进使。世宗将用师陇、蜀，命护永兴屯兵，经度西事。

先是，太祖遇美素厚，及受禅，命美先往见执政，谕旨中外。陕帅袁彦凶悍，信任群小，嗜杀黠货，且缮甲兵，太祖虑其为变，遣美监其军以图之。美单骑往谕，以天命既归，宜修臣职，彦遂入朝。上喜曰：“潘美不杀袁彦，能令来覲，成我志矣。”

李重进叛，太祖亲征，命石守信为招讨使，美为行营都监以副之。扬州平，留为巡检，以任镇抚，以功授秦州团练使。时湖南叛将汪端既平，人心未宁，乃授美潭州防御使。岭南刘鋹数寇桂阳、江华，美击走之。溪峒蛮獠自唐以来，不时侵略，颇为民患。美穷其巢穴，多所杀获，余加慰抚，夷落遂定。乾德二年，又从兵马都监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。

开宝三年，征岭南，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、朗州团练使，尹崇珂副之。进克富川，鋹遣将率众万余来援，遇战大破之，遂克贺州。十月，又下昭、桂、连三州，西江诸州以次降。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，进次韶州。

韶，广之北门也，贼众十余万聚焉。美挥兵进乘之，韶州遂拔，斩获数万计。鋹穷蹙，四年二月，遣其臣王珪诣军门求通好，又遣其左仆射萧淮、中书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。美因谕以上意，以为彼能战则与之战，不能战则劝之守，不能守则谕之降，不能降则死，不能死则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。美既令殿直冉彦衮部送淮等赴阙。

鋹复遣其弟保兴率众拒战，美即率厉士卒倍道趋栅头，距广州百二十里。鋹兵十五万依山谷坚壁以待，美因筑垒休士，与诸将计曰：“彼编竹木为栅，若攻之以火，彼必溃乱。因以锐师夹击之，万全策也。”遂分遣丁夫数千人，人持二炬，间道造其栅。及夜，万炬俱发，会天大风，火势甚炽。鋹众惊扰来犯，美挥兵急击之，鋹众大败，斩数万计。长驱至广州，鋹尽焚其府库，遂克之，擒鋹送京师，露布以闻。即日，命美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。五月，拜山南东道节度。五年，兼岭南道转运使。土豪周思琼聚众负海为乱，美讨平之，岭表遂安。

八年，议征江南。九月，遣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。十月，命美为升州道行营都监，与曹彬偕往，进次秦淮。时舟楫未具，美下令曰：“美受诏，提骁果数万人，期于必胜，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度乎？”遂麾以涉，大军随之，吴师大败。及采石矶浮梁成，吴人以战舰二十余鸣鼓溯流来趋利。美麾兵奋击，夺其战舰，擒其将郑宾等七人，又破其城南水砦，分舟师守之。奏至，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战棹，以防他变。美闻诏即

徙军。是夜，吴人果来攻砦，不能克。进薄金陵，江南水陆十万陈于城下，美率兵袭击，大败之。李煜危甚，遣徐铉来乞缓师，上不之省，仍诏诸将促令归附。煜迁延未能决，夜遣兵数千，持炬鼓噪来犯我师。美率精锐以短兵接战，因与大将曹彬率士晨夜攻城，百道俱进。金陵平，以功拜宣徽北院使。

秋，命副党进攻太原，战于汾上，破之，且多擒获。太平兴国初，改南院使。三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四年，命将征太原，美为北路都招讨，判太原行府事。部分诸将进讨，并州遂平。继征范阳，以美知幽州行府事。及班师，命兼三交都部署，留屯以捍北边。三交西北三百里，地名固军，其地险阻，为北边咽喉。美潜师袭之，遂据有其地。因积粟屯兵以守之，自是北边以宁。美尝巡抚至代州，既秣马蓐食，俄而辽兵万骑来寇，近塞，美誓众衔枚奋击，大破之。封代国公。八年，改忠武军节度，进封韩国公。

雍熙三年，诏美及曹彬、崔彦进等北伐，美独拔寰、朔、云、应等州。诏内徙其民。会辽兵奄至，战于陈家谷口，不利，骁将杨业死之。美坐削秩三等，责授检校太保。明年，复检校太师。知真定府，未几，改都部署、判并州。加同平章事，数月卒，年六十七。赠中书令，谥武惠。咸平二年，配飨太宗庙庭。

子惟德至宫苑使，惟固西上阁门使，惟正西京作坊使，惟清崇仪使，惟熙娶秦王女，平州刺史。惟熙女，即章怀皇后也。美后追封郑王，以章怀故也。

惟吉，美从子，累资为天雄军驻泊都监。虽连戚里，能以礼法自饬，扬历中外，人咸称其勤敏云。

李超者，冀州信都人。为禁卒，常从潘美军中，主刑刀。美好乘怒杀人，超每潜缓之。美怒解，辄得释，以是全者甚众，

人谓其有阴德。

子浚字德渊。中进士，累擢秘书、知康州。咸平中，入为刑部详覆、御史台推直官。屡上书言事，迁开封府推官，赐绯鱼。景德初，拜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赐金紫。从幸澶渊，颇上疏言便宜。师还，命与陈尧咨安抚河北。逾年，判吏部铨。浚居宪府，未再岁，帝宠待之，擢枢密直学士。宰相王旦言：“浚虽有剽剧才，然骤历清切，时望未允。”真宗曰：“朕业已许之矣。”寻知开封，能检察隐微，京师称之。累迁至右司郎中，出知秦州，暴疾卒。浚与李宗谔同岁同月后一日生，其卒也亦后一日，众以为异。

论曰：曹彬以器识受知太祖，遂膺柄用。平居，于百虫之螫犹不忍伤，出使吴越，籍上私馈，悉用施予，而不留一钱；则其总戎专征，而秋毫无犯，不妄戮一人者，益可信矣。潘美素厚太祖，信任于得位之初，遂受征讨之托。刘鋹遣使乞降，观美所喻，辞义严正，得奉辞伐罪之体；则其威名之重，岂待平岭表、定江南、征太原、镇北门而后见哉？二人皆谥武惠，皆与配飨，两家子孙，皆能树立，享富贵。而光献、章怀皆称贤后，非偶然也。君子谓仁恕清慎，能保功名，守法度，唯彬为宋良将第一，岂无意哉？若李浚者，亦以材干自结主知，遂历清显。谓为阴德所致，理或然也。

## 列传第十八

张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刘廷让 袁继忠 崔彦进 张廷翰 皇甫继明 张琼

张美，字玄圭，贝州清河人。少善书计，初为左藏小吏，以强干闻。三司荐奏，特补本库专知，出为澶州粮料使。周世宗镇澶渊，每有求取，美必曲为供给。周祖闻之怒，将谴责之，而恐伤世宗意，徙美为濮州马步军都虞候。

世宗即位，召为枢密承旨。时宰相景范判三司，被疾，世宗命美为右领军卫大将军，权判三司。世宗征淮南，留美为大内部署。一日，方假寐，忽觉心动，遽惊起行视宫城中。少顷，内酝署火起，既有备，即扑灭之。俄真授三司使。

四年，世宗再幸淮上，皆为大内都点检。北征，又为大内都部署。师还，为左监门卫上将军，充宣徽北院使，判三司。美强力有心计，周知其利病，每有所条奏厘革，上多可之，常以干敏称。世宗连岁征讨，粮馈不乏，深委赖焉。然以澶渊有所求假，颇薄之，美亦自愧。恭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傅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初，李筠镇上党，募亡命，多为不法，渐倔强难制。美度筠必叛，阴积粟于怀、孟间。后筠果叛，太祖亲讨之，大军十万出太行，经费无阙，美有力焉。拜定国军节度。县官市木关中，同州岁出缗钱数十万以假民，长吏十取其一，谓之率分钱，岁至数百万，美独不取。未几，他郡有诣

阙诉长吏受率分钱者，皆命偿之。

乾德五年，移镇沧州。太平兴国初来朝，改左骁卫上将军。美献都城西河曲湾果园二、蔬圃六、亭舍六十余区。八年，请老，以本官致仕。雍熙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淳化初，谥恭惠。子守瑛，至供备库使。孙士宗，至内殿承制。士宗卒，士禹为崇班，士安至阁门祗候，士宣为礼宾副使。

郭守文，并州太原人。父暉，仕汉为护圣军使，从周祖征河中，战死。守文年十四，居丧哀毁，周祖怜之，召隶帐下。广顺初，补左班殿直，再迁东第二班副都知。

宋初，迁西头供奉官。蜀平，迁知简州。时剑外多寇，守文悉招来集附。从潘美征岭南，会擒刘鋹，遣守文驰传告捷，迁翰林副使。从曹彬等平金陵，护送李煜归阙下。时煜以拒命颇自歉，不欲生见太祖。守文察知之，因谓煜曰：“国家止务恢复疆土，以致太平，岂复有后至之责耶？”煜心遂安。改西京作坊使、领翰林司事。俄从党进破并寇于团柏谷。

太平兴国初，秦州内附，蕃部骚动，命守文乘传抚谕，西夏悦伏。三年，迁西上阁门使。是夏，汴水决于宁陵，发宋、亳丁壮四千五百塞之，命守文董其役。是冬，又与阁门副使王侁、西入作副使石全振护塞灵河县决河。

及征太原，守文与判四方馆事梁迥分护行营马步军。会刘继元降，其弟继文据代州，依辽人之援以拒命，遣守文讨平之。俄受诏护定州屯兵，大破辽人于蒲城。以功迁东上阁门使、领澶州刺史。召还，擢拜内客省使。八年，滑州房村河决，发卒塞之，命守文董其役。辽人扰雄州，命守文率禁兵数万人赴援，既至，辽人遁去。

雍熙二年，诏守文率兵屯三交，俄加领武州团练使。属夏人扰攘，命守文帅师讨之，破夏州盐城镇岌罗赋等十四族，斩

首数千级，俘获生畜万计。又破咩嵬族，歼焉。诸部畏惧，相率来降，凡银、麟、夏三州归附者百二十五族、万六千余户，西鄙遂宁。五年春，大举北伐，为幽州道行营前军步军水陆都监。卒与辽人遇，为流矢所中，气色不挠，督战益急，军中服其量。会大军不利，坐违诏逗遛退军，左迁右屯卫大将军。事具《曹彬传》。

明年复旧职，裁三月，拜宣徽北院使。又与田钦祚并为北面排阵使，屯镇州。端拱初，改南院使、镇州路都部署。又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兼镇定、高阳关两路排阵使。是冬，辽骑南侵，大破之唐河。端拱三年十月，卒，年五十五。太宗悼惜之，赠侍中。谥忠武，追封谯王，遣中使护丧，归葬京师。

守文沈厚有谋略，颇知书，每朝退，习书百行，出言温雅，未尝忤人意。先是，将臣戍边者多致寇以邀战功，河朔诸州殆无宁岁，既败岐沟关，乃命守文以内职总兵镇常山以经略之。

守文既丧月余，中使自北边来言：“守文死，军士皆流涕。”帝问：“何以得此？”对曰：“守文得奉禄赐赆悉犒劳士卒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”帝嗟叹久之，赐其家钱五百万，为真宗纳其女为夫人，即章穆皇后也。

子崇德至太子中舍。崇信至西京左藏库使、同知皇城司，赠福州观察使。崇俨至崇仪使、全州刺史，赠润州观察使。诸司使无废朝、赠官之例，崇信、崇俨咸以后兄故，特示优礼。崇德子承寿，至虞部员外郎。天禧五年，录承寿子若水为太常寺奉礼郎，崇仁为解州团练使。

尹崇珂，秦州天水人，后徙居大名。父延勋，历磁、同、滁三州刺史。崇珂初事周世宗于藩邸，以谨厚称。及即位，补东西班都知。从战高平，有劳绩，迁本班副点检。从征淮南，迁都虞候，转都指挥使，改前殿都指挥使。

宋初，出为淄州刺史。有善政，民诣阙请刻石颂德，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赐之。讨湖南，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。荆湘平，授朗州团练使。又与潘美、丁德裕克郴州。

乾德中，征岭表，以崇珂为行营马步军副部署。克广州，擒刘鋹，即日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市舶转运等使，录功迁保信军节度。未几，南汉开府乐范、容州都指挥使邓存忠、韶州贼帅周思琼、春恩道都指挥使麦汉琼等据五州之地以叛。崇珂讨之，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战，数月，尽平其党，还治所。

六年，卒，年四十二。赠侍中。遣中使护其丧，归葬洛阳。以其子昭吉、弟崇珪并为西京作坊使，昭吉领会州刺史，崇珪领歙州刺史。

初，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，追谥淑德皇后。昭吉至洛苑使。次子昭辑，至供奉官、阁门祗候。

刘廷让，字光义，其先涿州范阳人。曾祖仁恭，唐卢龙军节度。祖守文，袭沧州卢彦威，遂据其城，昭宗授以节钺。后其弟守光囚父仁恭，守文举兵讨之，军败，为守光所杀。廷让与其父延进避难南奔。少有膂力，周祖镇邺，以隶帐下。广顺初，补内殿直押班，累迁龙捷都校。从世宗征淮南，以功领雷州刺史。再迁涪州团练使、领铁骑右厢。

宋初，转江州防御使、领龙捷右厢。从征李筠，为行营先锋使。建隆二年，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领江宁军节度。乾德二年春，诏领兵赴潞州，以备并寇。冬，兴师伐蜀，为四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，率禁兵步骑万人、诸州兵万人，由归州进讨。入其境，连破松木、三会、巫山等砦，获蜀将南光海等五千余人，擒战棹都指挥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，夺战舰二百余艘。又获水军三千人，因度南岸，斩三千余级。

初，夔州有锁江为浮梁，上设敌棚三重，夹江列炮具。廷

让等将行，太祖以地图示之，指锁江曰：“我军至此，溯流而上，慎勿以舟师争胜，当先以步骑陆行，出其不意击之，俟其势却，即以战棹夹攻，取之必矣。”及师至，距锁江三十里，舍舟步进，先夺其桥，复牵舟而上，破州城，守将高彦俦自焚，悉如太祖计。遂进克万、施、开、忠四州，峡中郡县悉下。

明年正月，次遂州，州将陈俞率吏民来降。尽出府库金帛以给将士。初出师也，太祖命之曰：“所得郡县，当倾帑藏，为朕赏战士，国家所收唯土疆尔。”故人皆效命，所至成功。蜀平，王全斌等皆坐纵部下掠夺子女玉帛及纳贿赂左降，惟廷让秋毫无犯。及全师雄等作乱，郡县相应，寇盗蜂起。廷让又与曹彬破之，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，从征太原。开宝六年，出为镇宁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入为右骁卫上将军。

雍熙三年，曹彬败于岐沟关，诸将失律，多坐黜免。既而契丹扰边，时议遣将，无愜上意者。时廷让与宋偓、张永德并罢节镇在环列，帝欲令击契丹自效，乃遣分守边郡，以廷让知雄州，又徙瀛州兵马都部署。是冬，契丹数万骑来侵，廷让与战君子馆。时天大寒，兵士弓弩皆不能彀，契丹围廷让数重。廷让先分精兵属李继隆为后殿，缓急为援。至是，继隆退保乐寿，廷让一军皆没，死者数万人，仅以数骑获免。先锋将贺令图、杨重进皆陷于契丹。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，又科乡民为兵以守城，皆未习战斗。契丹遂长驱而入，陷深、祁、德数州，杀官吏，俘士民，所在辇金帛而去。博、魏之北，民尤苦焉。太宗闻之，下哀痛之诏。

初，廷让诣阙待罪，太宗知为李继隆所误，不之责。四年，复命代张永德知雄州兼兵马部署。是秋以疾闻，帝遣内医诊视，因上言求归京师，不俟报，乃离屯所。帝怒，下御史按问，狱具。下诏曰：“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，朕以其宿旧，曾董军政，

擢自环尹，付之成师，俾控边关，式防寇钞。而乃以病为解，不俟报命，委弃戎重，俶装上道。矧万旅所集，实制于中权，列燧相望，或虞于外侮。事机一失，咎责安归。有司议刑，当在不赦。录其素效，特从宽典，可削夺在身官爵，配隶商州。”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为濠州团练副使，崇仪副使永和为唐州刺使史。廷让既黜，怏怏不食，行至华州卒，年五十九。帝录其旧勋，赠太师。

子永德至内殿崇班，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，永和为内殿承制，永锡至崇班，永保、永昌、永规并至阁门祗候，永崇为崇班，永宁及孙允忠并为阁门祗候。

袁继忠，其先振武人，后徙并州。父进，仕周为阶州防御使。继忠以父任补右班殿直。太祖平泽、潞，讨并、汾，悉预攻战。乾德中征蜀，隶大将刘廷让麾下。既克蜀，知云安军，历嘉、蜀二州监军。开宝中伐广南，为先锋壕砦。广南平，以功迁供奉官，护隰州白壁关屯兵。时河东拒命，继忠累入其境，破三砦，擒将校二人，得生口、马牛羊、铠仗逾万计。近戍主将惧无功受谴，以诚告继忠，继忠以所获分与之，遂与都巡检郭进略地忻、代州，改天平军巡检。

太宗即位，以为阁门祗候，令击梅山洞贼，破之。又巡遏边部于唐龙镇。太宗征太原，继忠预破鹰扬军，先登陷阵。契丹入代境，继忠率兵击走之。以功迁通事舍人，护高阳关屯兵。与崔彦进破契丹长城口，杀获数万众，玺书褒美。时有劝继忠自论其功者，继忠不答。会赵保忠来朝献其地，绥州刺史李克宪偃蹇不奉诏，遣继忠谕旨，竟率克宪入朝。迁西上阁门副使。诏与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诸州，大破西人于葭芦州，迁引进副使，护定州屯兵。

雍熙二年，迁西上阁门使。三年，大将田重进征契丹，命

继忠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。领师取飞狐，下灵丘，平蔚州，擒其帅大鹏翼以献，事见重进传。师还，继忠为后殿，行列甚整。至定州，重进欲斩降卒后期至者，继忠谕以杀降不祥，皆救免之。迁判四方馆事、领播州刺史，护屯兵如故。大将李继隆以易州静塞骑兵尤骁果，取隶麾下，畜其妻子城中。继忠言于继隆曰：“此精卒，止可守城，万一敌至，城中谁与悍者？”继隆不从。既而契丹入寇，城陷，卒妻子皆为所俘。继隆疑此卒怨己，欲分隶诸军。继忠曰：“不可，但奏升其军额，优以廩给，使之尽节可也。”从之，众皆感悦。继忠因自请以隶麾下。

会契丹骑大至，驻唐河北，诸将欲坚壁待之。继忠曰：“今强敌在近，城中屯重兵不能剪灭，令长驱深入，侵略他郡，虽欲谋自安之计，岂折冲御侮之用乎？我将身先士卒，死于寇矣！”辞气慷慨，众壮之。静塞军摧锋先入，契丹兵大溃。太宗闻之，降玺书奖谕，赐予甚厚。淳化初，迁引进使，护镇定、高阳关两路屯兵。三年，被病，召赴阙，卒，年五十五。

继忠长厚忠谨，士大夫多与游，前后赐赆钜万计，悉以犒赏士卒。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搢绅称之。子用成，雍熙初登进士第，至太常博士。

崔彦进，大名人。纯质有胆略，善骑射。汉乾祐中，隶周祖帐下。广顺初，补卫士。世宗镇澶渊，令领禁兵以从。显德初，为控鹤指挥使。从征淮南，以功迁散员都虞候。从平瓦桥关，改东西班指挥使、领昭州刺史。

宋初，改控鹤右厢指挥使、领果州团练使。征李筠，为先锋部署，以功迁常州防御使。从平李重进，改虎捷右厢。建隆二年，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领武信军节度。大举伐蜀，为凤州路行营前军副都部署。蜀平，坐纵部下略玉帛、子女及诸不

法事，左迁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太祖郊祀西洛，彦进来朝，授彰信军节度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移镇河阳。四年正月，遣将征太原，分命攻城，以彦进与郢州防御使尹勋攻其东，彰德军节度李汉琼、冀州刺史牛思进攻其南，桂州观察使曹翰、翰林使杜彦圭攻其西，髡信军节度刘遇、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。彦进督战甚急，太祖嘉之。晋阳平，从征幽州，又与内供奉官江守钧率兵攻城之西北。及班师，诏彦进与西上阁门副使薛继兴、阁门祗候李守斌领兵屯关南，以功加检校太尉。是秋，契丹侵遂城，彦进与刘廷翰、崔翰等击破之，斩首万级。五年，车驾北巡，以彦进为关南都部署，败契丹于唐兴口。

雍熙三年正月，命将北伐，分兵三路，诏彦进为幽州道行营马步军水陆副都部署，与曹彬、米信出雄州。大军失利，彦进坐违彬节制，别道回军，为敌所败，召还，贬右武卫上将军，事具彬传。四年春，授保静军节度。端拱元年，被病，召归阙，卒，年六十七。赠侍中。

彦进频立战功，然好聚财货，所至无善政。没后，诸子争家财，有司摄治。太宗召见，为决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此细务，朕不宜亲临，但以彦进尝任节制，不欲令其子辱于父耳。”

子怀遵至内殿崇班，怀清至崇仪副使。怀遵子上贤，娶镇王女崇安县主。怀清子从湜，娶岐王女永寿县主，为西京左藏库副使，后坐事除名。

张廷翰，泽州陵川人。初为汉祖亲校。汉祖入汴，补内殿直，迁东西班军使。周初，改护圣指挥使。从世宗平淮甸，以功迁铁骑右第二军都虞候。显德末，改殿前散都头都虞候。宋初，权为铁骑左第二军都校、领开州刺史。从平扬州，又以功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、领果州团练使。未几，转龙捷左厢都指

挥使、领春州团练使。乾德中，兴师伐蜀，以廷翰为归州路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随刘廷让由归州路进讨。师次夔州，廷让顿兵白帝庙西，俄而夔州监军武守谦率所部来拒战，廷翰引兵逆击，败之于猪头铺，乘胜拔其城。蜀平，授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、领彰国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寝疾，太祖亲临问，未几卒，年五十三。赠侍中。

皇甫继明，冀州蓇人。父济，汾川令。继明身長七尺，善骑射，以膂力闻郡中。刺史张廷翰以隶左右，荐于太祖，补殿前指挥使，历左右番押班都知。

太宗即位，累迁至捧日军都指挥使、领檀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七年，坐秦王廷美事，出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雍熙三年，召入为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四年，复为捧日右厢第三军都指挥使、领澶州刺史。田重进北征，继明为前锋，以功加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二年，转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领罗州防御使。即日命副高琼为并代部署。淳化二年，又副范廷召为平虏桥砦兵马都部署，改高阳关部署。

至道元年，改领洋州观察使，充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。继明谨愿，御下严肃，士卒颇畏惮之。二年，受诏护送輜重赴灵州，继明已先约灵州部署田绍斌率军迎接，适被病，裨将白守荣谓继明曰：“君疾甚，不可行，恐失期会，守荣当率兵先往。”继明宿将，虑守荣等轻佻，与戎人接战，因谓之曰：“我疾少间。”遂矍铄被甲上马，强行至清远军，卒，年六十三，诏赠彰武军节度。迁其子怀信为供奉官。

张琼，大名馆陶人。世为牙中军。琼少有勇力，善射，隶太祖帐下。周显德中，太祖从世宗南征，击十八里滩砦，为战舰所围，一人甲盾鼓噪而前，众莫敢当，太祖命琼射之，一发而踣，淮人遂却。

及攻寿春，太祖乘皮船入城壕。城上车弩遽发，矢大如椽，琼亟以身蔽太祖，矢中琼股，死而复苏。镞著髀骨，坚不可拔。琼索杯酒满饮，破骨出之，血流数升，神色自若。太祖壮之。及即位，擢典禁军，累迁内外马步军都军头、领爱州刺史。数日，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开封。太祖曰：“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，非琼不能统制。”即命琼代为都虞候，迁嘉州防御使。

琼性暴无机，多所凌轹。时史珪、石汉卿方用事，琼轻侮之，目为巫媪。二人衔之切齿，发琼擅乘官马，纳李筠隶仆，畜部曲百余人，恣作威福，禁军皆惧；又诬毁太宗为殿前都虞候时事。建隆四年秋，郊禋制下，方欲肃静京师，乃召讯琼。琼不伏，太祖怒，令击之。汉卿即奋铁挝乱下，气垂绝，曳出，遂下御史案鞫之。琼知不免，行至明德门，解所系带以遗母。狱具，赐死于城西井亭。太祖旋闻家无余财，止有仆三人，甚悔之。因责汉卿曰：“汝言琼有仆百人，今何在？”汉卿曰：“琼所养者一敌百耳。”太祖遂优恤其家。以其子尚幼，乃擢其兄进为龙捷副指挥使。

论曰：崔彦进与王全斌征蜀，黠货杀降，以致蜀乱，惟刘廷让一军秋毫无犯，纪律严否于斯别矣。尹崇珂斤斤谨厚，临淄攻守之绩，岭峽廓清之劳，至于瘁事。皇甫继明力疾以护军行，纯诚勇节，皆足嘉尚。张廷翰西征，未睹奇效。张美虽称干敏，而初有自愧之行。郭守文敦诗阅礼，轻财好施，慎保封疆，士卒乐用，终以勋旧蒙眷，联姻戚里。宋初诸将，要终而论，臧否异趣，何昭昭若是哉。

## 列传第十九

曹翰 杨信弟嗣 赞 党进 李汉琼 刘遇 李怀忠  
米信 田重进 刘廷翰 崔翰

曹翰，大名人。少为郡小吏，好使气陵人，不为乡里所誉。乾祐初，周太祖镇邺，与语，奇之，以隶世宗帐下。世宗镇澶渊，署为牙校，入尹开封，留翰在镇。会太祖寝疾，翰不俟召，归见世宗，密谓曰：“主上不豫，王为冢嗣，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，失天下望。”世宗悟，即入侍，以府事属翰总决。

及世宗即位，补供奉官，从征高平，参豫谋画。寻迁枢密承旨，护塞决河。世宗征淮南，留铠甲千数在正阳，既而得降卒八百，部送归京师。时翰适从京师来诣，过正阳十数里许遇之，虑劫兵器为叛，矫杀之。及见世宗，具言其事，世宗不悦。翰曰：“贼以困归我，非心服也，所得器甲，尽在正阳，苟为所劫，是复生一淮南矣。”因不之罪。从征瓦桥关，会班师，留知雄州。世宗大渐，谕范质等以王著为相，翰为宣徽使。质以著嗜酒，翰饰诈而专，并寝之。改德州刺史。

宋初，从征泽、潞，还，改济州刺史。乾德二年，太祖亲征西蜀，移刺均州，涧谷深险，翰令凿石通道，师旋以济；诏兼西南诸州转运使，自石门径趋归州，饷运不乏，由夔、万入会王全斌军，成都以平。时全师雄拥众十万余据郫县叛，谋窥成都，翰率兵会刘光毅、曹彬等讨平之。未几，军校吕翰杀武

怀节，据嘉州以叛，翰及诸将夺其城。谍知贼约三鼓复来攻，翰戒知更使缓，向晨犹二鼓，贼众不集而溃，因而破之，剑南遂平。师还，迁蔡州团练使。

开宝二年，从征太原，复为行营都壕砦使。既班师，会河决澶州，令翰董其役，翰出银器助役，沉所乘白马以祭；复决阳武，再护役，皆有成绩。将征江南，命翰率兵先赴荆南，改行营先锋使，进克池州。金陵平，江州军校胡德、牙将宋德明据城拒命。翰率兵攻之，凡五月而陷，屠城无噍类，杀兵八百。所略金帛以亿万计，伪言欲致庐山东林寺铁罗汉像五百头于京师，因调巨舰百艘，载所以归。录功迁桂州观察使、判颖州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从征太原，为攻城南面都部署。与崔彦进、李汉琼、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，翰攻东北，而刘遇攻西北，与刘继元直，城尤险固，遇欲与翰易处，翰言：“观察使班次下，当部东北。”遇坚欲易之，数日不决。上虑诸将不协，遣谕翰曰：“卿智勇无双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也。”翰乃奉诏，筑土山瞰城中，数日而就，继元甚恐。军中乏水，城西十余里谷中有娘子庙，翰往祷之，穿渠得水，人马以给。又从征幽州，率所部攻城东南隅，卒掘土得蟹以献。翰谓诸将曰：“蟹水物而陆居，失所也。且多足，彼援将至，不可进拔之象，况蟹者解也，其班师乎？”已而果验。

五年，从幸大名，拜威塞军节度，仍判颖州，复命为幽州行营都部署。诏督役开南河，自雄达莫，以通漕运，议筑大堤以捍之。翰遣徒数万，伐巨木于汉境，遣骑五，授五色旗为斥候，前遇丘陵、水泽、寇贼、烟火，则各举其旗以为应，又起烽燧于境上，敌疑不敢近塞，得巨木数万以济用，讫事归镇。

翰在郡岁久，征敛苛酷，政因以弛。上以其有功，每优容之。会汝阴令孙崇望诣阙，诉翰私市兵器，所为多不法。诏遣

御史滕中正乘传鞫之，狱具，当弃市，上贷其罪，削官爵，流镬登州。雍熙二年，起为右千牛卫大将军、分司西京。四年，召入为左千牛卫上将军，赐钱五百万，白金五千两。淳化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太尉。上命迁其四子守谦、守能、守节、守贵官，其六子守让、守贄、守澄、守恩、守英、守吉皆补殿直。

翰阴狡多智数，好夸诞，贪冒货赂，饮酒至数斗不乱。每奏事上前，虽数十条，皆默识不少差。尝作《退将诗》曰：“曾因国难披金甲，耻为家贫卖宝刀。”翰直禁日，因语及之。上悯其意，故有银钱之赐。咸平元年，赐谥武毅。

杨信，瀛州人。初名义。显德中，隶太祖麾下为裨校。宋初，权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建隆二年，领贺州刺史。改铁骑、控鹤都指挥使，迁殿前都虞候，领汉州防御使。乾德初，亲郊，为仪仗都部署。四年，信病暗，上幸其第，赐钱二百万。五年，改静江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散指挥都知杜廷进等将为不轨，谋泄，夜启玄武门，召信逮捕，迟明，十九人皆获，上亲讯而诛之。六年，迁殿前都指挥使，改领建武军节度。

太祖尝令御龙直习水战于后池，有鼓噪声，信居玄武门外，闻之，遽入，服皂终袍以见。上谓曰：“吾教水战尔，非有他也。”出，上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真忠臣也。”九年，授义成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改镇宁军，并领殿前都指挥使。三年春，以痾疾在告，俄卒，赠侍中。

信虽暗疾而质实自将，善部分士卒，指顾申傲，动有纪律，故见信任，而终始无疑焉。有童奴田玉者，能揣度其意，每上前奏事，及与宾客谈论，或指挥部下，必回顾玉，书掌为字，玉因直达其意无失。信未死前一日，暗疾忽愈，上闻而骇之，遽幸其第。信自言遭遇两朝，恩宠隆厚，叙谢感慨，涕泗横集。上加慰勉，锡赉有差。信弟嗣、贄。

嗣，建隆初以信荐为殿直，三迁崇仪副使、大山军监军。雍熙四年，就命知军事。代还，以吏民借留再任，俄迁高阳关战棹都监。淳化二年，改知保州，门无私谒。转运使言其治状，优迁威虏军，改崇仪使，与曹思进同为静戎军、保州、长城、蒲城缘边都巡检使。改如京使，再知保州，有战功。

真宗即位，加洛苑使。咸平初，领奖州刺史。三年，与敌人战于廉良，斩首二千级，获战马辎重甚众，以功真拜保州刺史。召还，授本州团练使。时杨延昭方为刺史，嗣言：“尝与延昭同官，骤居其上，不可，愿守旧官。”上嘉其让，乃迁延昭官。嗣与延昭久居北边，俱以善战闻，时谓之“二杨”。嗣以武人治郡，不屑细务，又兼领巡徼，在郡日少，城堞圯坏，有未葺者，诏供备库副使赵彬代之，改深州团练都巡检使兼保州钤辖。

五年，边人寇保州，嗣与杨延昭御之，部伍不整，为所袭。士马多亡失，代还，特宥其罪。明年，与防秋之策，条陈北面利害，以其练达边事，出为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后阵钤辖，移定州副都部署，留其家京师，假官第以居。

景德初，改镇州路副都部署。上以嗣耄年总军政，虑有废阙，旋命代之。连为赵、贝深三州部署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复出为天雄军副都部署。六年，以左龙武大将军致仕。明年卒，年八十一。录其子承宪为侍禁。

赞稍知书，无异能，以兄故得掌禁旅，累资朝著至牧守焉。

党进，朔州马邑人。幼给事魏帅杜重威，重威爱其淳谨，及壮，犹令与姬妾杂侍。重威败，进以膂力隶军伍。周广顺初，补散指挥使，累迁铁骑都虞候。宋初，转本军都校、领钦州刺史，迁马步军副都军头、领虔州团练使，改虎捷右厢都指挥使、领睦州防御使。建隆二年，改领阆州。乾德初，改龙捷左厢都

虞候、领利州观察使。后四年，权步军。杜审琼卒，命进代领其务。五年，领彰信军节度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

开宝元年，将征太原，以进将河东行营前军。开宝二年，太祖师临晋阳、置砦四面，命进主其东偏。师未成列，太原骁将杨业领突骑数百来犯，进奋身从数人逐业；业急入隍中，会援兵至，缘绳入城获免。上激赏之。六年，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领镇安军节度。九年，又命将河东行营兵征太原，入其境，败太原军于城北。太祖崩，召还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出为忠武军节度。在镇岁余，一日自外归，有大蛇卧榻上寝衣中，进怒，烹食之。遇疾卒，年五十一，赠侍中。

进出戎行，形貌魁岸，居常恂恂，每擐甲胄，毛发皆竖。进名进，自称曰暉，人问之，则曰：“吾欲从吾便耳。”先是，禁中军校，自都虞候已上，悉书所掌兵数于挺上，如笏记焉。太祖一日问进所掌几何，进不识字，但举挺以示于上曰：“尽在是矣。”上以其朴直，益厚之。尝受诏巡京师，闻里间有畜养禽兽者，见必取而纵之，骂曰：“买肉不将供父母，反以饲禽兽乎。”太宗尝令亲吏臂鹰雏于市，进亟欲放之，吏曰：“此晋王鹰也。”进乃戒之曰：“汝谨养视。”小民传以为笑，其变诈又如此。杜重威子孙有贫困者，进分月俸给之，士大夫或有愧焉。子崇义闲厩使，崇贵阁门祗候。

李汉琼，河南洛阳人。曾祖裕，祁州刺史。汉琼体质魁岸，有膂力。晋末，补西班卫士，迁内殿直。周显德中，从征淮南，先登，迁龙旗直副都知，改左射指挥使。宋初，再迁铁骑第二军都校、领饶州刺史，迁控鹤左厢都校、领泸州刺史，改澄州团练使，转虎捷左厢都指挥使、领融州防御使，迁侍卫马军都虞候、领洮州观察使。

王师征江南，命领行营骑军兼战棹左厢都指挥使，自蕲春

攻岐口砦，斩首数千级，获楼船数百艘，沿流拔池州，破铜陵，取当涂，作浮梁于牛渚以济大军。分围金陵，率所部度秦淮，取巨舰实苇其中，纵火攻其水砦，拔之。江南平，以功领振武军节度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出为彰德军节度。四年，太宗亲征太原，改攻城都部署。汉琼与牛思进主攻城南偏，汉琼先登，矢集其脑，并中指，伤甚犹力疾战。上召至幄殿，赐良药以慰劳之。先是，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，士卒蒙之而进，谓之洞子。上欲幸其中，以劳士卒，汉琼极谏，以为矢石之下，非万乘之尊所宜轻往，上乃止。太原平，改镇州兵马钤辖。

契丹数万骑寇中山，汉琼与战于蒲城，大败之，逐至遂城，俘斩万计，加检校太尉。车驾幸大名，汉琼上谒，陈边事称旨，命为沧州都部署，加赐战马、金甲、宝剑、戎具以宠之。六年，以病还京，赐白金万两，月余卒，年五十五，赠中书令。

汉琼性木强，使酒难近，然善战有功。无子，弟汉赞、汉彬。太平兴国初，汉赞补供奉官，尝监高阳关、平戎军，乘传衢、婺二州，捕剧贼程白眉数十人，悉歼焉。累仕崇仪使、知宁州，大中祥符七年卒。汉彬至礼宾副使。

刘遇，沧州清池人。少魁梧有膂力。周祖镇大名，隶帐下。广顺初，补控鹤都头，改副指挥使。宋初，迁御马直指挥使，俄领汉州刺史，改领眉州。累迁控鹤右厢都指挥使、领琼州团练使。从征太原，以功迁虎捷右厢，改领蔚州防御使。开宝六年，转侍卫步军都虞候、领洮州观察使。征江南，领步军战棹都指挥使。时吴兵三万屯皖口，遇会诸路兵破之，擒其将朱令赞、王晖等，获戎器数万，金陵以平，录功加领大同军节度。车驾雩祀西洛，命率禁卫以从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，出为彰信军节度。四年，征太原，与史珪

攻城北面，平之。进攻范阳，师还，坐所部失律，责授宿州观察使。五年，从幸大名，复保静军节度、幽州行营都部署，护筑保州、威虏、静戎、平塞、长城五城。八年，徙镇滑州。晨兴方对客，足有灸疮痛，其医谓火毒不去，故痛不止。遇即解衣，取刀割疮至骨，曰：“火毒去矣。”谈笑如常时，旬余乃差。遇性淳谨，待士有礼，尤善射，太宗待之甚厚。雍熙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六，赠侍中，归葬京师。

李怀忠，涿州范阳人。初名怀义。太祖掌禁兵时，隶帐下为散都头，累迁殿前都指挥使、都虞候、领开州刺史。乾德中，授东西班都指挥使，改领富州。开宝中，从太祖征晋阳，累月未下。会盛暑，欲班师以休息士卒，怀忠谓：“贼婴孤城，内无储峙，外无援兵，其势危困，若急攻之，破在旦夕，臣愿奋锐为士卒先。”会大热，战不利，怀忠中流矢，力疾战益奋。还授散指挥使，迁富州团练使，改日骑左右厢都指挥使。

上幸西京，爱其地形势得天下中正，有留都之意。怀忠乘间进曰：“东京有汴渠之漕，岁致江、淮米数百万斛，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，帑藏重兵皆在焉。根本安固已久，一旦遽欲迁徙，臣实未见其利。”上嘉纳之。

太宗即位，改领本州防御使，稍迁侍卫步军都虞候、领大同军节度。三年，改步军都指挥使，五月，卒，赠侍中。录其子绍宗等三人为供奉官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又录其子德钧为借职。

米信，旧名海进，本奚族，少勇悍，以善射闻。周祖即位，隶护圣军。从世宗征高平，以功迁龙捷散都头。太祖总禁兵，以信隶麾下，得给使左右，遂委心焉，改名信，署牙校。及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迁直长。平扬州日，信执弓矢侍上侧，有游骑将迫乘舆，射之，一发而毙。迁内殿直指挥使。开宝元年，改殿前指挥使、领郴州刺史。

太宗即位，转散都头指挥使，继领高州团练使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迁领洮州观察使。四年，征太原，命为行营马步军指挥使，与田重进分督行营诸军。并人潜师来犯，信击败之，杀其将裴正。并州平，遂移兵攻范阳。师还，以功擢保顺军节度使。时信族属多在塞外，会其兄子全自朔州奋身来归，召见，俾乘传诣代州，伺间迎致其亲属，发劲卒护送之。既而全宿留逾年，边境斥候严，竟不能致。信慷慨叹曰：“吾闻忠孝不两立，方思以身徇国，安能复顾亲戚哉。”北望号恸，戒子侄勿复言。五年，命与郭守赞等同护定州屯兵。六年秋，迁定州驻泊部署。八年，改领彰化军节度使。

雍熙三年，征幽蓟，命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败契丹于新城。契丹率众复来战，王师稍却，信独以麾下龙卫卒三百御敌，敌围之数重，矢下如雨，信射中数人，麾下士多死。会暮，信持大刀，率从骑大呼，杀数十人，敌遂小却，信以百余骑突围得免。坐失律，议当死，诏特原之，责授右屯卫大将军。明年，复授彰武军节度。

端拱初，诏置方田，以信为邢州兵马都部署以监之。二年，改镇横海军。信不知书，所为多暴横，上命何承矩为之副，以决州事。及承矩领护屯田，信遂专恣不法，军人宴犒甚薄，尝私市绢附上计吏，称官物以免关征，上廉知之。四年，召为右武卫上将军。明年，判左右金吾街仗事。未逾月，吏卒以无罪被捶撻者甚众。强市人物，妻死买地营葬，妄发居民冢墓。家奴陈赞老病，箠之致死，为其家人所告。下御史鞠之，信具伏。狱未上而卒，年六十七。赠横海军节度。子继丰，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

田重进，幽州人。形质奇伟，有武力。周显德中，应募为卒，隶太祖麾下。从征契丹，至陈桥还，迁御马军使，积功至

襄州刺史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从征太原还，录功擢为天德军节度使。六年，改侍卫步军指挥使。八年，改领静难军节度使。九年，河决滑州韩、房村，重进总护其役，以刘吉为之副，河遂塞。

雍熙中，出师北征，重进率兵傅飞狐城下，用袁继忠计，伏兵飞狐南口，擒契丹骁将大鹏翼及其监军马赞、副将何万通并渤海军三千余人，斩首数千级，俘获以万计，逐北四十里，连下飞狐、灵州等城。进攻蔚州，其牙校李存璋等杀酋帅萧嘏理、执耿绍忠，率吏民来附。会曹彬之师不利，乃命重进董师驻定州，迁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。三年，率师入辽境，攻下岐沟关，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。四年春，改彰信军节度。

淳化三年，改真定尹、成德军节度。未几，移京兆尹、永兴军节度。五年，改知延州，复还镇。至道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，赠侍中。

重进不事学，太宗居藩邸时，爱其忠勇，尝遗以酒炙不受，使者曰：“此晋王赐也，何为不受？”重进曰：“为我谢晋王，我知有天子尔。”卒不受。上知其忠朴，故终始委遇焉。子守信六宅使，守吉阁门祗候。

刘廷翰，开封浚仪人。父绍隐，后唐末隶兵籍。晋天福中，以队长戍魏博。范延光反，绍隐力战死焉。周世宗镇澶渊，廷翰以膂力隶帐下；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累从征伐，以战功再迁至散指挥第一直都知。

宋初，预平上党、维扬，迁铁骑都指挥使、领廉州刺史。太宗即位，迁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团练使，迁云州观察使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从征太原，领镇州驻泊都钤辖。

太宗北伐，既班师，上以边备在于得人，乃命廷翰、李汉

琼率兵屯真定，崔彦进屯关南，崔翰屯定州。冬，契丹果纵兵南侵。廷翰先阵于徐河，彦进率师出黑芦堤北，衔枚蹶契丹后，崔翰、汉琼兵继至，合击之，大败其众于满城。廷翰以功领大同军节度、殿前都虞候。八年，改领彰信军节度。雍熙四年春，改镇滑、邢。端拱中，镇州驻泊马步军都部署郭守文卒，上特命廷翰代之。淳化三年，改大名尹、天雄军节度。三年，以病求解官，还阙，上亲临问，赐赉有加。未几卒，年七十，赠侍中。

廷翰自卫士至上将，颇以武勇自任，宽厚容众，虽不事威严，而长于御下。为殿前都指挥使，入朝，常行众中，每历宫殿门，少识之者。尝与郊祀恩，当追封三世，廷翰少孤，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，忘其家讳，上为撰名亲书赐之。子赞元，宫苑使、澄州刺史；赞明，皇城使、勤州团练使。

崔翰，字仲文，京兆万年人。少有大志，风姿伟秀，太祖见而奇之，以隶麾下。从周世宗征淮南，平寿春，取关南，以功补军使。宋初，迁御马直副指挥使，从征泽、潞。开宝初，迁河东降民以实陕西地，晋人勇悍，多习武艺，命翰差择之。及阅试河北镇兵，取其骁果者以分配天武两军。九年，领端州刺史。

太宗即位，进本州团练使。太平兴国二年秋，议武于西郊，时殿前都指挥使杨信病暗，命翰代之。翰分布士伍，南北绵互二十里，建五色旗号令，将卒望其所举，以为进退，六师周旋如一。上御台临观，大悦，以藩邸时金带赐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晋朝之将，必无如崔翰者。”

四年，从征太原，命总侍卫马步诸军，率先攻城，流矢中其颊，神色不变，督战益急，上即军帐抚问之。太原平，时上将有事幽蓟，诸将以为晋阳之役，师罢饷匮，刘继元降，赏赉

且未给，遽有平燕之议，不敢言。翰独奏曰：“所当乘者势也。不可失者时也，取之易。”上谓然，定议北伐。既而班师，命诸将整暇以还。至金台驿，大军南向而溃，上令翰率卫兵千余止之。翰请单骑往，至则谕以师律，众徐以定，不戮一人。既复命，上喜，因命知定州，得以便宜从事，缘边诸军并受节制，军市租储，得以专用。

冬，契丹兵数万寇蒲城，翰会李汉琼兵于徐河，河阳节度崔彦进兵自高阳关继至，因合击之。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，俘馘数万，所获他物又十倍焉。以功擢武泰军节度使。

初，刘继元降，上令翰往抚慰，俘略无得出城。时秦王廷美以数十骑将冒禁出，翰呵止之。至是，构于上。明年夏，出为感德军节度使。至镇时，盗贼充斥，翰诱其渠魁，戒以祸福，群盗感悟，散归农田，境内肃然。

雍熙二年，移知滑州。三年，北伐不利，上追念徐河之功，召翰为威虏军行营兵马都部署。四年春，改镇定国军。二年，移镇镇安军。淳化三年召还，以疾留京师。稍间，入见上曰：“臣既以身许国，不愿死于家，得以马革裹尸足矣。”上壮之，复令赴镇，月余卒，年六十三，赠侍中。

翰骁勇有谋，所至多立功。轻财好施，死之日家无余赀。晚年酷信释氏。子继颢，虞部员外郎。孙承业，内殿承制、阁门祗候；承佑，内殿崇班。

论曰：自曹翰而下，尝任将帅居节镇者凡十人，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，虽不事问学，而皆精白一心，以立事功。始终匹休，而无韩、彭之祸者，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。杨信以笃实，重进以忠朴，刘遇以淳谨，廷翰以武勇称，故皆终始委遇而不替。汉琼虽木强使酒，米信所为虽多暴横，党进恂恻怀奸诈，怀忠论迂似昧大体；然以征太原、平江南、战徐河观之，皆不

害其为骁果也。至于好谋善战，轻财好施，所至立功，则未有优于曹翰、崔翰者也。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，崔之论奏平燕，未免出于率尔；而曹之杀降卒，屠江州，则又过于忍者也。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，而过亦莫先于二子，信矣。

## 列传第二十

李琼 郭琼 陈承昭 李万超 白重赞 王仁镐 陈思  
让孙若拙 焦继勋 子守节 刘重进 袁彦 祁廷训 张铎  
李万全 田景咸 王晖附

李琼，字子玉，幽州人。祖传正，涿州刺史。父英，涿州从事。琼幼好学，涉猎史传。挟策诣太原，会唐庄宗属募勇士，即应募，与周祖等十人约为兄弟。一日会饮，琼熟视周祖，知非常人。因举酒祝曰：“凡我十人，龙蛇混合，异日富贵无相忘，苟渝此言，神降之罚。”皆刺臂出血为誓。周祖与琼情好尤密，尝造琼，见其危坐读书，因问所读何书，琼曰：“此《阩外春秋》，所谓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，较存亡治乱，记贤愚成败，皆在此也。”周祖令读之，谓琼曰：“兄当教我。”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，遇暇辄读，每问难琼，谓琼为师。及讨河中，乃解琼兵籍，令参西征军事。贼平，表于朝，授朝散大夫、大理司直。岁中，迁太子洗马。周祖镇邺，表为大名少尹。

广顺初，拜将作监，充内作坊使，赐金紫。连知毫、陕二州，改济州刺史。世宗初，迁洛州团练使，改安州防御使，治郡宽简，民请立碑颂德，诏中书舍人窦仪撰文赐之。宋初，召为太子宾客。建隆三年，上章请老，改右骁卫上将军致仕。琼信释氏，明年四月八日，诣佛寺，遇疾归，至暮卒，年七十三，赠太子少师。

郭琼，平州卢龙人。祖海，本州两冶使。父令奇，卢台军使。琼少以勇力闻，事契丹，为蕃汉都指挥使。后唐天成中，挈其族来归，明宗以为亳州团练使，改刺商州，迁原州。清泰初，移阶州，城垒未葺，蜀人屡寇，琼患之，因徙城保险，民乃无患。受诏攻文州，拔二十余砦，生擒数百人。

晋天福中，移刺警州，属羌、浑骚动，朔方节度张希崇表琼为部署，将兵共讨平之。连领滑、坊、虢、卫四州。开运初，为北面骑军排阵使。阳城之役，战功居多。改沂州刺史，充荆口砦主兼东面行营都虞候。擒莫州刺史赵思以献，改刺怀州。俄为北面先锋都监。契丹陷中原，盗贼蜂起，山东为甚，契丹主命琼复刺沂州以御盗，琼即日单骑赴郡。盗闻琼威名，相率遁去。

汉乾祐中，淮人攻密州，以为行营都部署，未至，淮人解去。会平卢节度刘铎恃佐命之旧，称疾不朝，将相大臣，惧其难制，先遣琼与卫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。铎不自安，置酒召琼，伏壮士幕下，欲害琼。琼知其谋，屏去从者，从容就席，略无惧色，铎不敢发。琼因为陈祸福，铎感其言，遂治装。俄诏至，即日上道。琼改颖州团练使，又加防御使。时朗州结荆、淮、广南合兵攻湖南，诏琼以州兵合王令温大军攻光州，寻以内难不果。罢归朝，遣诣河北计度兵甲刍粮。

周祖祀南郊，召权知宗正卿事。世宗征刘崇，为北面行营都监，历绛、蔡、齐三州防御使。在齐州，民饥，琼以己俸赈之。人怀其惠，相率诣阙颂其德政，诏许立碑。

宋建隆三年，告老，加右领军卫上将军致仕，归洛阳。乾德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琼虽起卒伍，而所至有惠政，尊礼儒士，孜孜乐善，盖武臣之贤者也。

陈承昭，江表人。始事李景为保义军节度，周世宗征淮南，

景以承昭为濠、泗、楚、海水陆都应援使。世宗既拔泗州，引兵东下，命太祖领甲士数千为先锋，遇承昭于淮上击败之，追至山阳北，太祖亲禽承昭以献。世宗释之，授右监门卫上将军，赐锦袍、银带，改右领军卫上将军，分司西京。宋初入朝，太祖以承昭习知水利，督治惠民、五丈二河以通漕运，都人利之。建隆二年，河成，赐钱三十万。承昭言其婿王仁表在南唐，帝为致书于李景，令遣归阙，历左右神武统军。

四年春，大发近甸丁壮数万，修畿内河堤，命承昭董其役。又令督诸军子弟数千，凿池于朱明门外，以习水战。从征太原，承昭献计请壅汾水灌城，城危甚，会班师，功不克就。乾德五年，迁右龙武军统军。开宝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赠太子太师，中使护丧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录其孙宗义为三班借职。

李万超，并州太原人。幼孤贫，负贩以养母，晋祖起并门，万超应募隶军籍。战累捷，稍迁军校。从李守贞讨杨光远于青州，奋勇先登，飞石中其脑，气不属者久之。开运中，从杜重威拒契丹于阳城，流矢贯手，万超拔矢复战，神色自若。以功迁肃锐指挥使。

契丹入中原，时万超以本部屯潞州，主帅张从恩将弃城归契丹，会前骁卫将军王守恩服丧私第，从恩即委以后事，遁去。及契丹使至，专领郡务，守恩遂无所预。万超奋然谓其部下曰：“我辈垂饵虎口，苟延旦夕之命，今欲杀使，保其城。非止逃生，亦足建勋业，汝曹能乎？”众皆跃然喜曰：“敢不唯命。”遂率所部大噪入府署，杀其使，推守恩为帅，列状以闻。汉祖从其请，仍命史弘肇统兵先渡河至潞，见万超，语之曰：“得复此州，公之力也。吾欲杀守恩，以公为帅，可乎？”万超对曰：“杀契丹使以推守恩，盖为社稷计尔。今若贼害于人，自取其利，非宿心也。”弘肇大奇之，表为先锋马步军都指挥

使，路经泽州，刺史翟令奇坚壁拒命，万超驰至城下，谕之曰：“今契丹北遁，天下无主，并州刘公仗大义，定中土，所向风靡，后服者族，盍早图之。”令奇乃开门迎纳。弘肇即留万超权州事，汉祖遂以为刺史。及征李守贞，以万超为行营壕砦使。河中平，拜怀州刺史。

周祖开国，从征慕容彦超，又为都壕砦使，以功授洛州团练使，预收秦、凤，改莱州。从平淮南，连移蕲、登二州，所至有善政。属有诏重均田租，前牟平令马陶，籍隶文登县，隐苗不通，命系之，将斩而后闻。陶惧遁去，由是境内肃然。宋初，入为右武卫大将军，迁左骁卫大将军。开宝八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白重赞，宪州楼烦人，其先沙陀部族。重赞少从军，有武勇。汉初，自散员都虞候三迁护圣都指挥使。乾佑中，李守贞据河中叛，隐帝以重赞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。河中平，以功领端州刺史。周初，转护圣左厢都指挥使。未几，出为郑州防御使，改相州留后。广顺中，授义成军节度。在镇日，河屡决，重赞亲部丁壮，塞大程、六合二堤，诏书褒美。

世宗征刘崇，以重赞为河东道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重赞与李重进居阵西偏，樊爱能、何徽居阵东偏。既合战，爱能与徽皆遁走，惟重赞与重进率所部力战，世宗自督亲军合势薄之，并人大败。既诛爱能等，重赞以功授保大军节度使。及世宗征太原，以河阳刘词为随驾都部署，命重赞副之。其忻州监军杀刺史赵皋及契丹大将杨耨姑，以城降，而契丹兵犹盛，命重赞及符彦卿击走之。世宗还京，改河阳三城节度、检校太尉。及征淮南，命重赞率亲兵三千军于颍上。未几，改淮南道行营马步军都虞候。俄迁彰义军节度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，改镇泾州。有马步军教练使李玉，本

燕人，凶狡，与重赞有隙。遂与部下阎承恕谋害重赞，密遣人市马纓，伪造制书云重赞构逆，令夷其族。乃自持伪制并马纓，以告都校陈延正曰：“使者致而去矣。”延正具白重赞，重赞封其书以闻。太祖大骇，令验视之，率皆诞谬，遂命六宅使陈思海驰赴泾州，禽玉及承恕鞫问，伏罪弃市。延正擢领刺史以赏之，仍诏诸州，凡被制书有关机密，则详验印文笔迹。俄改泰宁军节度。乾德四年，又为定国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改左千牛卫上将军，奉朝请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王仁镐，邢州龙冈人。后唐明宗镇邢台，署为牙校，即位，擢为作坊副使，累迁西上阁门使。清泰中，改右领军卫将军。晋天福中，青州杨光远将图不轨，以仁镐为节度副使，伺其动静。历二年，或谮仁镐于朝，改护国军行军司马。仁镐至河中数月，光远反书闻。汉乾祐中，历昭义、天雄二军节度副使。

周祖镇邺，表仁镐为副留守。及起兵，仁镐预其谋。周祖即位，仁镐为王峻所忌，出为唐州刺史，迁棣州团练使，入为右卫大将军，充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显德初，出为永兴军节度使。世宗嗣位，移河中。会殿中丞上官瓚使河中还，言河中民多匿田租，遂遣瓚按视均定。百姓苦之，多逃亡他郡，仁镐抗论其事，乃止。丁继母忧，去官。

五年，拜安国军节度，制曰：“眷惟襄国，实卿故乡。分予龙节之权，成尔锦衣之美。”郡民扶老携幼，迎于境上，有献锦袍者四，仁镐皆重衣之，厚酬以金帛。视事翌日，省其父祖之墓，周视松楸，涕泗呜咽，谓所亲曰：“仲由以为不如负米之乐，信矣。”时人美之。郡有群盗，仁镐遣使遗以束帛，谕之，悉遁去，不复为盗。恭帝嗣位，移山南东道节度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。建隆二年，以疾召还，次唐州，卒于传舍，年六十九。

仁镐性端谨俭约，崇信释氏，所得俸禄，多奉佛饭僧，每晨诵佛经五卷，或至日旰方出视事从事刘谦责仁镐曰：“公贵为藩侯，不能勤恤百姓，孜孜事佛，何也？”仁镐敛容逊谢，无愠色。当时称其长者。

陈思让，字后己，幽州卢龙人。父审确，仕后唐至晋，历檀、顺、涿、均、沁、唐、祁、城八州刺史。预征蜀，权利州节度，终金州防御使。思让初隶庄宗帐下，即位，补右班殿直。晋天福中，转东头供奉官，再迁作坊使。安从进叛于襄阳，以思让为先锋右厢都监，从武德使焦继勋领兵进讨。遇从进之师于唐州花山下，急击大破之，从进仅以身免。以功领奖州刺史。从进平，授坊州刺史。

八年冬，契丹谋入寇，以思让监澶州军，赐鞍勒马、器帛。讨杨光远于青州也，又为行营右厢兵马都监，兵罢，改磁州刺史。会符彦卿北征契丹，思让表求预行。未几，改卫州。连丁内外艰。时武臣罕有执丧礼者，思让不俟诏，去郡奔丧，闻者嘉之。起复随州刺史。

汉初，移淄州，罢任归朝。会淮南与朗州马希灏合兵淮南，攻湖南，马希广来乞师，旋属内难，又周祖北征，乃分兵令思让往鄂州赴援，兵未渡而希广败。思让留于鄂。

周祖即位，遣供奉官邢思进召思让及所部兵还。刘崇僭号太原，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备边，遣思让率兵诣磁州，控扼泽、潞。未几，授磁州刺史，充北面兵马巡检。未行，升磁州为团练，即以思让充使。

广顺元年九月，刘崇遣大将李瑰领马步军各五都，乡兵十都，自团柏军于鹤子店。思让与都监向训、张仁谦等率龙捷、吐浑军，至虢亭西，与瑰军遇，杀三百余人，生禽百人，获崇偏将王璠、曹海金，马五十匹。俄遣王峻援晋州，以思让与康

延昭分为左右厢排阵使，令率军自乌岭路至绛州与大军合。崇烧营遁去，思让又与药元福袭之。俄命权知绛州。明年春，迁绛州防御使。

显德元年九月，改亳州防御使，充昭义军兵马钤辖，屡败并人及契丹援兵，迁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充北面行营马步军排阵使。五年，败并军千余于西山，斩五百级。是秋，邢州官吏、耆艾邢铢等四十人诣阙，求借留思让，诏褒之。十二月，改义成军节度观察留后。

六年春，世宗将北征，命先赴冀州以俟命。及得瓦桥关，为雄州，命思让为都部署，率兵戍守。世宗不豫还京，留思让为关南兵马都部署。恭帝嗣位，授广海军节度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傅。乾德二年，又为保信军节度。时皇子兴元尹德昭纳思让女为夫人。开宝二年夏，改护国军节度、河中尹。七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赠侍中。

思让累历方镇，无败政，然酷信释氏，所至多禁屠宰，奉禄悉以饭僧，人目为“陈佛子”。身没之后，家无余财。弟思诲，至六宅使。子钦祚，累迁至香药库使、长州刺史。钦祚子若拙。

若拙字敏之。幼嗜学，思让尝令持书诣晋邸，太宗嘉其应对详雅，将縻以军职，若拙恳辞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进士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鄂州，改太子右赞善大夫、知单州。以能政，就改太常丞，迁监察御史，充盐铁判官。益州系囚甚众，太宗览奏讶之，召若拙面谕委以疏决，迁殿中侍御史、通判益州。淳化三年，就命为西川转运副使，未几，改正使，召归。会李至守洛都，表若拙佐治，改度支员外郎，通判西京留司。久之，柴禹锡镇泾州，复奏为通判，迁司封员外郎，部送刍粮至塞外，优诏奖之。

入为盐铁判官，转工部郎中。与三司使陈恕不协，求徙他局，改主判开拆司。车驾北巡，命李沆留守东京，以若拙为判官。河决郟州，朝议徙城以避水患，命若拙与阎承翰往规度，寻命权京东转运使，因发卒塞王陵口，又于齐州浚导水势，设巨堤于采金山，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万，民甚便之。河平，真授转运使。召还，拜刑部郎中、知潭州。时三司使缺，若拙自谓得之。及是大失望，因请对，言父母年老，不愿远适，求纳制命。上怒，谓宰相曰：“士子操修，必须名实相副，颇闻若拙有能干，特迁秩委以藩任，而贪进择禄如此。往有黄观者，或称其能，选为西川转运使，辄诉免，当时黜守远郡。今若拙复尔，亦须谴降。凡用人，岂以亲疏为间，苟能尽瘁奉公，有所树立，何患名位之不至也。”乃追若拙所授告敕，黜知处州，徙温州。代还，复授刑部郎中，再为盐铁判官，改兵部郎中、河东转运使，赐金紫。

会亲祀汾阴，若拙以所部缙帛、刍粟十万，输河中以助费，经度制置使陈尧叟言其干职，擢拜右谏议大夫，徙知永兴军府。时邻郡岁饥，前政拒其市余，若拙至，则许贸易，民赖以济。又移知凤翔府，入拜给事中、知澶州。蝗旱之余，勤于政治，郡民列状乞留。天禧二年，卒，年六十四。录其子映为奉礼郎。

若拙多诞妄，寡学术，当时以第二人及第者为榜眼，若拙素无文，故目为“瞎榜”云。

焦继勋，字成绩，许州长社人。少读书有大志，尝谓人曰：“大丈夫当立功异域，取万户侯。岂能孜孜事笔砚哉？”遂弃其业，游三晋间为轻侠，以饮博为务。晋祖镇太原，继勋以儒服谒见，晋祖与语，悦之，留帐下。天福初，授皇城兼宫苑使，迁武德使。安重荣反镇州，安从进自襄阳举兵为应。晋祖命继勋督诸将进讨。至唐州南，遇从进军万余，设伏击败之，

禽其牙将安洪义、鲍洪等五十余人，得山南东道印，从进单骑奔还。从进弟从贵率兵千余人，援均州刺史蔡行遇，继勋杀其众七百，生禽百，获从贵，断腕放入城中，从进自此不能复镇。继勋以功就拜齐州防御使。少帝即位，从进平，藉继勋威名镇之，徙襄阳防御使。岁余，入为右千牛卫大将军，拜宣徽北院使，迁南院使。

西人寇边，朝议发师致讨，继勋抗疏请行，拜秦州观察使兼诸蕃水陆转运使。既至，推恩信、设方略招诱，诸郡酋长相率奉玉帛、牛酒乞盟，边境以安。俄徙知陕州，就迁保义军兵马留后。

汉初，凤翔军校阳彦昭据城叛，命继勋率师讨之，以功授保大军节度。召入，会汉祖幸大名，留为京城右厢巡检使，俄改右羽林统军。隐帝末，命继勋领兵北征。及周祖举兵向阙，继勋奉隐帝逆战于留子陂，战不利，遂归周祖。

广顺初，改右龙武统军。世宗征淮南，为左厢排阵使，又改右羽林统军、左屯卫上将军，以战功拜彰武军节度。

宋初，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，改右武卫上将军。乾德三年，权知延州。四年，判右街仗杜审琼卒，命继勋代之。时向拱为西京留守，多饮燕，不省府事，群盗白日入都市劫财，拱被酒不出捕逐。太祖选继勋代之，月余，京城肃然。太祖将幸洛，遣庄宅使王仁珪、内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阳宫，命继勋董其役。车驾还，嘉其干力，召见褒赏，以为彰德军节度，仍知留府事。仁珪领义州刺史，仁祚为八作副使。继勋以太平兴国三年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太尉。

继勋猎涉史传，颇达治道，所至有善政。然性吝啬，多省公府用度，时论少之。子守节。

守节字秉直，初补左班殿直，选为江、淮南路采访。还奏

称旨，擢阁门祗候。李顺余党扰西川，命与上官正讨平之。高溪州蛮内寇，又命往图方略，守节言：“山川回险，非我师之利。”诏许招纳。

咸平中，置江淮南、荆湖路兵马都监，首被选擢。又讨施夔州叛蛮，以大义谕其酋长，皆悔过内附，因为之画界定约。还迁阁门通事舍人，监香药榷易院，三司言岁课增八十余万。时守节已为衣库副使，当迁阁门副使，真宗谓辅臣曰：“守节缘财利羨余而迁横行，何以劝边陲效命者？”止以为宫苑副使。

奉使契丹，馆伴丁求说指远山谓曰：“此黄龙府也。”守节应声曰：“燕然山距此几许？”求说惭服。久之，迁皇城副使，管勾军头引见司。坐以白直假枢密院副承旨尹德润治第，免所居官。三迁东上阁门使，加荣州刺史。数请补外，历知襄邓、汝三州，迁四方馆使，以右神武大将军致仕卒。

刘重进，幽州人，本名晏僧。梁末隶军籍。晋初，以习契丹语，应募使北边，改右班殿直，因赐是名。迁西头供奉官，再使契丹。契丹主以其敏慧，留为帐前通事；俄南侵，署重进忠武军节度。

汉初，移镇邓州。汉法，禁牛革甚严，州民崔彦、陈宝选八人自本镇持革诣汉祖庙鞞鼓，重进杖遣之。判官史在德谓重进不善用法，宜置极典。及大理、刑部详覆，重进所断为是。在德坐故入，杖死之。

乾佑末，罢镇来朝。周祖起兵至封丘，诏重进与左神武统军袁义率兵拒之，重进望尘退走。周广顺初，从征兖州。未几，封薛国公。俄召为右神武统军，累加检校太师。世宗南征，为右厢排阵使。显德三年，世宗闻扬州无备，遣宣祖、韩令坤与重进等往袭取之，又为先锋都部署，进克泰州。初，杨行密子

孙居海陵，号永宁宫，周师渡淮，尽为李景所杀。重进入其家，得玉砚、玉杯盘、水晶盏、玛瑙碗、翡翠瓶以献。俄命判庐州行府事兼行营都部署，败淮人千余于州境，又败五百众于白城湖。及世宗再巡，吴师溃于紫金山，有至东山口者，重进杀三千余众。及下寿州，以功授武胜军节度。淮南平，改镇邠州。世宗北征，为先锋都指挥使。恭帝即位，封开府。

宋初，进封燕国公。建隆二年秋，授右羽林统军。乾德五年，改左领军卫上将军。重进徒善译语，无他才能，值契丹入中原，遂至方镇。及在环卫，尝从幸玉津园，太祖召与语。既退，谓左右曰：“观重进应对不逮常人，前朝以为将帅，何足重耶？”六年，卒，年七十。

袁彦，河中河东人。少以趯勇应募从事，隶奉国营。汉乾佑中，周祖领军讨李守贞，以彦置麾下，及镇邺，以为部直小将。周广顺中，世宗在澶渊，迁为亲事都校。世宗尹京，改开封府步直指挥使。显德初，授内外步军都军头，领泉州刺史。未几，改岳州防御使。从征寿州，为城北造竹龙都部署。竹龙者，以竹数十万竿，围而相属，上设版屋，载甲士数百人，以攻其城。又命于涡口修桥，桥成，世宗幸焉，因立为镇淮军。李继勋以淮上失律，罢军职，命彦为武信军节度，权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又命为淮南道行营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赐衣服、金带、鞍勒马、铠甲、器仗，遣赴军前。

太祖下滁阳，禽皇甫晖、姚凤，彦皆有劳绩，诏褒之。又令率师屯下蔡以逼寿春。及刘仁贍降，从世宗攻濠、泗，又禽南唐将许文绩、边镐等以献。师还，真授步军都指挥使，领彰信军节度。六年春，发近畿丁壮浚五丈河，命彦董其役。恭帝嗣位，移保义军节度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。是秋来朝，改镇曹州。乾德六年，为

静难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移鄜州。五年，罢镇归阙，卒，年六十六。景德四年，特诏录其孙昭庆为借职。大中祥符八年，昭庆上彦周朝所受告敕有二圣名讳者，特迁殿直。

祁廷训，本名廷义，避太宗旧名改焉。河南洛阳人。父珪，梁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廷训善书计、骑射，隶周祖帐下。广顺中，历东西班右蕃行首、铁骑都虞候。世宗即位，改东西班都指挥使，迁内殿直都指挥使，继领兰、睦二州刺史。从征淮南，赐以明光细甲，令董舟师巡江界。吴人伏兵三江口葭荻中，掩击廷训，廷训力战大破之，俘馘千人，余党遁去。江北平，以功迁吉州团练使，领铁骑左厢都指挥使。月余，迁岚州防御使，领龙捷右厢都指挥使。

宋初，为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是秋，改河阳。乾德二年，又改彰德军节度留后，俄权知邓州。五年，就拜义武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太祖征太原，以廷训为北面副都部署。太平兴国元年来朝。二年冬，改左领军卫上将军。五年，坐私贩竹木贵鬻入官，责本卫大将军。未几，复旧官。六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

廷训形质魁岸，无才略，临事多规避，时人目为“祁橐驼”，以其庞大而无所取也。

张铎，河朔人，少以材武应募隶军籍。汉初，为奉国右第六军都指挥使，领澧州刺史。周祖以枢密使镇邺，铎以所部从行，及起兵，铎预焉。广顺初，铎为奉国左厢都指挥使，韩通为右厢都指挥使；俄并兼防御使，铎领永州，通领睦州。会改奉国为虎捷，铎仍领其职。是冬，出为密州防御使，改亳州。三年，授镇国节度。郊祀毕，加检校太傅。世宗初，移彰义军，未几，加检校太尉。显德三年，又移河中尹、护国军节度。

宋初，加检校太师，俄复镇泾州。州官岁市马，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，累至十六万贯，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，侵用官曲

六千四百饼。事发，召归京师，本州械系其子保常及亲吏宋习。太祖以铎宿旧，释不问，罢镇为左屯卫上将军，奉朝请而已。其所盗用，仍蠲除之，保常、习亦得释。铎又尝假晋邸钱百六十万，太宗即位，诏赏之。俄命判左金吾街仗。及驾征河东，以铎为京城内外都巡检，鄜州刺史高继充、闲廐副使张守明分为里城左右厢巡检。雍熙三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赠太傅。

子熙载至左千牛卫大将军。熙载子禹珪字天锡，粗知书，有方略，幼事太宗藩邸，即位，补东西班承旨，改殿直，带御器械。以材勇擢居禁卫，殿前散祗候都虞候。咸平初，授内殿直都虞候，领恩州刺史。三年，出为滁州刺史，知洺、瀛、霸三州。并兼兵马钤辖，徙岚州。西人勒厥麻诱众叛，禹珪率众讨之，俘六千余人，获名马孳畜甚众。

景德初，授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。契丹既请和，帝思守臣有武干能镇静边郡者，亲录十余人名付中书，禹珪预焉。遂知石州，徙代、兖州，又移澶州，颇勤政治，以瑞麦生、狱空，连诏嘉奖。会河堤决溢，禹珪率徒塞之，宰相王旦使兖州还，言其状，优诏褒之。就拜洺州团练使，寻知广信军。天禧初，复为高阳关副都部署兼知瀛州。明年召还，将授四厢之职，卒，年五十九。录其二子。

李万全，吐谷浑部人。善左右射，隶护圣军为骑士，累迁至本军都校，与田景咸、王晖等从周祖入汴，号十军主。显德中，为彰武军节度。宋初，加检校太尉、横海军节度。乾德中代归，太祖数召于苑中宴射。万全无将略，惟挽强弓，老而不衰，帝亦以此赏之。

田景咸、王晖，皆太原人。景咸仕汉，为奉国右厢都校，从周祖入汴，为龙捷左厢都校，改安国军留后。俄真拜，升本军节度。世宗时，拜武胜军节度。宋初，为左骁卫上将军。开

宝三年卒。

景咸性鄙吝，务聚敛，每使命至，惟设肉一器，宾主共食。后罢镇，常怏怏不乐。妻识其意，引景咸遍阅囊储，景咸方自释。在邢州日，使者王班至，景咸劝班酒曰：“王班请满饮。”典客曰：“是使者姓名也。”景咸悟曰：“我意‘王班’是官尔，何不早谕我。”闻者笑之。

晖性亦吝啬，货甚富，而妻子饭疏粝，纵部曲诛求，民甚苦之。世宗以先朝功臣，知而弗问焉，至右神武统军。建隆四年，终右领军卫上将军。

论曰：太祖事汉、周，同时将校多联事兵间，及分藩立朝，位或相亚。宋国建，皆折其强悍不可屈之气，俛首改事，且为尽力焉。扬雄有言：“御之得其道，则狙诈咸作使。”此太祖之英武而为创业之君也欤！

## 列传第二十一

李穀 咎居润 窦贞固 李涛弟浣 孙仲容 王易简  
赵上交 子 严 张锡 张铸 边归说 刘温叟子焯 孙几  
刘涛 边光范 刘载 程羽

李穀，字惟珍，颍州汝阴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。少勇力善射，以任侠为事，颇为乡人所困，发愤从学，所览如宿习。年二十七，举进士，连辟华、秦二州从事。

晋天福中，擢监察御史。少帝领开封尹，以穀为太常丞，充推官。晋祖幸邺，少帝居守，加穀虞部员外郎，仍旧职。少帝为广晋尹，穀又为府推官。及即位，拜职方郎中，俄充度支判官，转吏部郎中，罢职。天福九年春，少帝亲征契丹，诏许扈从，充枢密直学士，加给事中。为冯玉、李彦韬所排。会帝再幸河北，改三司副使，权判留司三司事。

开运二年秋，出为磁州刺史、北面水陆转运使。契丹入汴，少帝蒙尘而北，旧臣无敢候谒者，穀独拜迎于路，君臣相对泣下。穀曰：“臣无状，负陛下。”因倾囊以献。会契丹主发使至州，穀禽斩之，密送款于汉祖，潜遣河朔酋豪梁晖入据安阳，契丹主患之，即议北旋。

会有告契丹以城中虚弱者，契丹还攻安阳，陷其城，穀自郡候契丹，遂见获。契丹主先设刑具，谓之曰：“尔何背我归太原？”穀曰：“无之。”契丹主因引手车中，似取所获文字，

而穀知其詐，因請曰：“如實有此事，乞顯示之。”契丹國制，人未伏者不即置死。自后凡詰穀者六次，穀詞不屈。契丹主病，且曰：“我南行時，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，爾何術知之？今我疾甚，如能救我，則致爾富貴。”穀曰：“實無術，蓋為人所陷耳。”穀氣色不撓，卒寬之。

俄而德光道殂，永康繼立，署穀給事中。時契丹將麻答守真定，而李崧、和凝與家屬皆在城中。會李筠、何福進率兵逐麻答，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后。再榮利崧等家財，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，既得之，復欲殺崧等滅口。穀遽見再榮謂之曰：“今國亡主辱，公輩握勁兵，不能死節，雖逐一契丹將，城中戰死者數千人，非獨公之力也。一朝殺宰相，即日中原有主，責公以專殺，其將何辭以對？”再榮甚懼，崧等獲免。

漢初，入拜左散騎常侍。舊制，罷外郡歸本官，至是進秩，獎之也。俄權判開封府。時京畿多盜，中牟尤甚，穀誘邑人發其巢穴。有劉德輿者，梁時屢攝畿佐，居中牟，素有干材，穀即署攝本邑主簿。浹旬，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，悉禽賊黨，其魁一即縣佐史，一御史台吏。搜其家，得金玉財貨甚眾，自是行者無患。俄遷工部侍郎。

周祖西征，為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。關右平，改陳州刺史。會有內難，急召赴闕。周祖兵入汴，命權判三司。廣順初，加戶部侍郎。未几，拜中書侍郎、平章事，仍判三司。初，漢乾祐中，周祖討河中，穀掌轉運，時周祖已有人望，屬漢政紊亂，潛貯異志，屢以諷穀，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。故開國之初，倚以為相。是歲，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，許之，穀懇讓得止。

先是，禁牛革法甚峻，犯者抵死。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，凡田十頃歲出一革，余聽民私用。又奏罷屯田務，以民隸州縣

课役，尽除宿弊。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阳，经巢之乱，园庐荡尽，穀生于外。既贵，访得旧地，建兰若，又立垣屋，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。诏改清风乡高阳里为贤相乡勋德里。

二年，晨起仆阶下，伤右臂，在告，旬中三上表辞相位，周祖不允，免朝参，视事本司，赐白藤肩舆，召至便殿勉谕。穀不得已，起视事。征兖州，为东京留守、判开封府事。

显德初，加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。从世宗征太原，遇贼于高平，匿山穀中，信宿而出，追及乘舆，世宗慰抚之。世宗将趋太原，命穀先调兵食，又代符彦卿判太原行府事。师还，进位司空、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。穀以史氏所述本于起居注，丧乱以来遂废其职，上言请令端明、枢密直学士编记言动，为内廷日历，以付史官。是岁，河大决齐、郢，发十数州丁壮塞之，命穀领护，刻期就功。

二年冬，议伐南唐，以穀为淮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，兼知庐、寿等州行府事，忠武军节度王彦副之，韩令坤以下十二将率从。穀领兵自正阳渡淮，先锋都将白延遇败吴军数千于来远，又破千余人于山口镇，进攻上窑，又败千余众，获其小校数十人，长围寿春。南唐遣大将刘彦贞来援，穀召将佐谋曰：“今援军已过来远，距寿阳二百里，舟棹将及正阳。我师无水战之备，万一断桥梁，隔绝王师，则腹背受敌矣。不如退守浮梁，以待戎辂之至。”初，世宗至圉镇，已闻此谋，亟走内侍乘驿止之。穀已退保正阳，仍焚刍粮，回军之际，递相掠夺，淮北役夫数百悉陷于寿春。世宗闻之怒，亟命李重进率师伐之，以穀判寿州行府。是秋，诏归阙，得风痺疾，告满百日，累表请致仕，优诏不允。每军国大事，令中使就第问之。

四年春，吴人壁紫金山，筑甬道以援寿春，不及者数里。师老无功，时请罢兵为便，世宗令范质、王溥就穀谋之。穀手

疏请亲征，有必胜之利者三，世宗大悦，用其策。及淮南平，赏赐甚厚。出穀疏，令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为赞以赐之。是夏，世宗还，穀扶疾见便殿，诏令不拜，命坐御坐侧。以抱疾既久，请辞相位。世宗怡然勉之，谓曰：“譬如家有四子，一人有疾，弃而不养，非父之道也。朕君临万方，卿处辅相之位，君臣之间，分义斯在，奈何以禄奉为言。”穀愧谢而退。俄以平寿州，叙功加爵邑。是秋，穀抗表乞骸骨，罢相，守司空，加邑封，令每月肩舆一诣便殿，访以政事。

五年夏，世宗平淮南回，赐穀钱百万、米麦五百斛、刍粟薪炭等。恭帝即位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赵国公。求归洛邑，赐钱三十万，从其请。太祖即位，遣使就赐器币。建隆元年，卒，年五十八。太祖闻之震悼，赠侍中。

穀为人厚重刚毅，深沉有城府，雅善谈论，议政事能近取譬，言多诣理，辞气明畅，人主为之耸听。人有难必救，有恩必报。好汲引寒士，多至显位。与韩熙载善，熙载将南渡，密告穀曰：“若江东相我，我当长驱以定中原。”穀笑曰：“若中原相我，下江南探囊中物耳。”穀后果如其言。李昉尝为穀记室，在淮上被病求先归。穀视之曰：“子他日官禄当如我。”昉后至宰相、司空。

周显德中，扈载以文章驰名，枢密使王朴荐令知制诰。除书未下，朴诣中书言之。穀曰：“斯人薄命，虑不克享耳。”朴曰：“公在衡石之地，当以材进人，何得言命而遗才。”载遂知制诰，迁翰林学士，未几卒。世谓朴能荐士，穀能知人。穀归洛中，昭义李筠以穀周朝名相，遗钱五十万，他物称是，穀受之。既而筠叛，穀忧恚而终。子吉至补阙，拱至太子中允。

咎居润，博州高唐人。善书计。后唐长兴中，隶枢密院为小吏，以谨愿称。晋初，出掌滑州廩庾，遂补牙职。会景延广

留守西洛，署为右职。延广卒，居润往依陕帅白文珂，文珂致仕，乃表荐居润于周祖。

时世宗尹京，诏以补府中要职。即位，擢为军器库使。从征高平，以功迁客省使，知青州。从向拱西征，为行营都监，秦、凤平，以居润为秦州，历知凤翔、河中府。显德三年秋，迁内客省使，代王朴知开封府。四年，再幸寿州，命为副留守。十月，幸淮上，以居润为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。五年夏，南征还，复判开封府。六年，征关南，为东京副留守。及吴廷祚出塞河，命居润权知开封府事。廷祚为枢密使，真判开封府，改左领军卫上将军。恭帝嗣位，加检校太傅。

太祖立，加检校太尉。及征泽、潞，命赴澶州巡警。师还，权知镇州，加左领军卫上将军。建隆二年，又权知澶州。八月，拜义武军节度，在镇数年，得风痹，诏还京师。乾德四年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赠太师。

居润性明敏，有节概，笃于行义。初，晋室将亡，景延广委其族自洛赴难，至则为辽人所执。辽人在洛者遽欲恣擄掠，延广僚吏部曲悉遁，独居润力保护，其家以安。居润与太祖同事世宗，情好款浹，尝荐沈伦于太祖，以为纯谨可用，后至宰相，世称其知人。

子惟质至内园使，弟居济至水部员外郎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录其孙建中为三班借职。

窦贞固，字体仁，同州白水人。父专，后唐左谏议大夫。贞固幼能属文，同光中举进士，补万全主簿。丁内艰去官，服除，授河东节度推官。时晋祖在藩，以贞固廉介，甚重之。及即位，擢为户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，就拜中书舍人。

天福三年，诏百僚各上封事，贞固疏曰：“臣闻举善为明，知人则哲。圣君在位，蕝泽岂有隐沦；昭代用材，政理固无紊

乱。求贤若渴，从谏如流，郑所以誉子皮；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，鲁所以讥文仲。为国之要，进贤是先。陛下方树丕基，宜求多士。乞降诏百僚，令各司议定一人，有何能识，堪何职官，朝廷依奏用之。若能符荐引，果谓当才，所奏之官，望加奖赏；如乖其举，或涉徇私，所奏之官，宜加黜罚。自然官由德序，位以才升。三人同行，尚闻择善；十目所视，必不滥知。臣职在论思，敢陈狂狷。”书奏，帝深嘉之，命所司著为令典。明年，改御史中丞，与太常卿崔棣、刑部侍郎吕琦、礼部侍郎张允同详定正冬朝会礼节、乐章及二舞行列。历刑部、门下二侍郎。

少帝即位，拜工部尚书。迁礼部尚书，知贡举。旧制，进士夜试，继以三烛。长兴二年改令昼试，贞固以昼晷短，难尽士材，奏复夜试。择士平允，时论称之。改刑部尚书，出为颍州团练使。岁余，复拜刑部尚书。

汉祖入汴，贞固与礼部尚书王松率百官见于荥阳西，汉祖驻驾，劳问久之。初营宗庙，帝以姓自汉出，遂袭国号，尊光武为始祖，并亲庙为五。诏群臣议，贞固上言曰：“按《王制》：‘天子七庙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士一。’《正义》曰：‘周之制七庙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。’又曰：‘七庙者，据周也。有其人则七，无其人则五。’至光武中兴，及魏、晋、宋、齐、隋、唐，或立六庙，或立四庙，盖建国之始，未盈其数也。《礼》曰‘德厚者流光’，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义也。今陛下大定寰区，重兴汉祚，旁求典礼，用正宗祧，伏请立高、曾、祖、祢四亲庙。及自古圣王祖有功、宗有德、更立始祖在四庙之外，不拘定数，所以或五庙或七庙。今请尊高皇帝、光武皇帝为始祖，法文王、武王不迁之制，用历代六庙之规，庶合典礼。”汉祖从之。论者以天子建国，各从其所起，

尧自唐侯，禹生大夏是也。立庙皆祖其有功，商之契，周之后稷，魏之武帝，晋之三庙是也。高祖起于晋阳，而追嗣两汉，徒以同姓为远祖，甚非其义；贞固又以四亲匹庶，上合高、光，失之弥远矣。但援立亲庙可也，余皆非礼。俄迁吏部尚书。

初，帝与贞固同事晋祖，甚相得。时苏逢吉、苏禹珪自霸府僚佐骤居相位，思得旧臣冠首，以贞固持重寡言，有时望，乃拜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。贞固少时中蛊，若赘在喉中，常鯁阂。及为相日，因大吐，有物状蜥蜴落银盘中，毒气冲盘，焚于中衢，臭闻百步外，人皆异之。隐帝即位，加司徒，改本贯永安乡为贤相乡，班瑞里为勋贵里。杨邠、史弘肇、王章树党恣横，专权凌上，贞固但端庄自持，不能规救。

周祖兵起，贞固与苏逢吉奉隐帝兵次于野，败。逢吉仓黄自杀，贞固遂诣周祖。周祖称太后制，委贞固与苏禹珪、王峻同掌军国政事。周祖登位，加兼侍中。会以冯道为首相，改监修国史。俄罢相，守司徒，封沂国公。世宗即位，以范质为司徒，贞固遂归洛阳，输课役，齿为编民。贞固不能堪，诉于留守向拱，拱不听。

宋初，以前三公赴阙陪位，诣范质，求任东宫三少，预朝请，质不为奏。乃还洛，放旷山水，与布衣辈携妓载酒以自适。开宝二年病困，自为墓志，卒，年七十八。

李涛，字信臣，京兆万年人。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世孙。祖镇，临濮令。父元，将作监。朱梁革命，元以宗室惧祸，挈涛避地湖南，依马殷，署涛衡阳令。涛从父兄郁仕梁为阁门使，上言涛父子旅湖湘，诏殷遣归京师，补河阳令。

后唐天成初，举进士甲科，自晋州从事拜监察御史，迁右补阙。宋王从厚镇邺，以涛为魏博观察判官。岁余，入为起居舍人。

晋天福初，改考功员外郎、史馆修撰。晋祖幸大梁，张从赏以盟津叛，陷洛阳，扼虎牢。故齐王全义子张继祚者实党之，晋祖将族其家。涛上疏曰：“全义历事累朝，颇著功效。当巢、蔡之乱，京师为墟，全义手披荆棘，再造都邑，垂五十年，洛民赖之。乞以全义之故，止罪继祚妻子。”从之。尝奉诏为宋州括田使，前雄州刺史袁正辞赉束帛遗涛，以田园为托，涛表其事，晋祖嘉之。正辞坐降一阶，涛迁浚仪令。改比部郎中、盐判官，改刑部郎中。

泾帅张彦泽杀记室张式，夺其妻，式家人诣阙上诉。晋祖以彦泽有军功，释其罪。涛伏阁抗疏，请置于法。晋祖召见谕之，涛植笏叩阶，声色俱厉，晋祖怒叱之，涛执笏如初。晋祖曰：“吾与彦泽有誓约，恕其死。”涛厉声曰：“彦泽私誓，陛下不忍食其言；范延光尝赐铁券，今复安在？”晋祖不能答，即拂衣起，涛随之，谏不已。晋祖不得已，召式父铎、弟守贞、子希范等皆拜以官，罢彦泽节制。涛归洛下，赋诗自悼，有“三谏不从归去来”之句。先是，范延光据邺叛，晋祖赐铁券许以不死，终亦不免，故涛引之。晋祖崩，涛坐不赴临，停。未几，起为洛阳令，迁屯田职方郎中、中书舍人。

会契丹入汴，彦泽领突骑入京城，恣行杀害，人皆为涛危之。涛诣其帐，通刺谒见。彦泽曰：“舍人惧乎？”涛曰：“今日之惧，亦犹足下昔年之惧也。向使先皇听仆言，宁有今日之事。”彦泽大笑，命酒对酌，涛神气自若。

汉祖起义至洛，涛自汴奉百官表入对，汉祖问京师财赋，从契丹去后所存几何，涛具对称旨，汉祖嘉之。至汴，以为翰林学士。杜重威据邺叛，高祖命高行周、慕容彦超讨之，二帅不协。涛密疏请亲征。高祖览奏，以涛堪任宰辅，即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。

隐帝即位，杨邠、周祖共掌机密，史弘肇握兵柄，与武德使李邺等中外争权，互作威福。涛疏请出邠等藩镇，以清朝政。隐帝不能决，白于太后，太后召邠等谕之。反为所构，免相归第。时中书厨釜鸣者数四，涛昼寝阁中，梦严饰厅事，群吏趋走，云迎新宰相带诸司使，既寤，心异之。数日涛罢，以邠为相兼枢密使。及周祖举兵，太后仓皇涕泣曰：“不用李涛之言，宜其亡也。”

周初，起为太子宾客，历刑部、户部二尚书。世宗宴驾，为山陵副使。恭帝即位，封莒国公。

宋初，拜兵部尚书。建隆二年，涛被病。有军校尹勋董浚五丈河，陈留丁壮夜溃，勋擅斩队长陈珙等十人，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，刖其左耳。涛闻之，力疾草奏，请斩勋以谢百姓。家人谓涛曰：“公久病，宜自爱养，朝廷事且置之。”涛愤言曰：“人孰无死，但我为兵部尚书，坐视军校无辜杀人，乌得不奏？”太祖览奏嘉之，诏削夺勋官爵，配隶许州。涛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右仆射。

涛慷慨有大志，以经纶为己任。工为诗，笔札遒媚，性滑稽，善谐谑，亦未尝忤物，居家以孝友闻。景德三年，其孙惟勤诣阙自陈，诏授许州司士参军。子承休至尚书水部郎中，承休子仲容。

涛弟浣，字日新。幼聪敏，慕王、杨、卢、骆为文章。后唐长兴初，吴越王钱鏐卒，诏兵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，令浣代草，凡万余言，文彩迢丽，时辈称之。秦王从荣召至幕中，从荣败，勒归田里。久之，起为校书郎、集贤校理。晋天福中，拜右拾遗，俄召为翰林学士。会废学士院，出为吏部员外郎，迁礼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复置翰林，迁中书舍人，再为学士。时涛在西掖，缙绅荣之。

契丹入汴，浣与同职徐台符俱陷塞北。永康王兀欲袭位，置浣宣政殿学士。兀欲死，述律立，以其妻族萧海贞为幽州节度使。海贞与浣相善，浣乘间讽海贞以南归之计，海贞纳之。

周广顺二年，浣因定州孙方谏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势，周祖嘉焉，遣谍者田重霸赍诏慰抚，仍命浣通信。浣复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宠，好击鞠，大臣离贰，若出师讨伐，因与通好，乃其时也，请速行之。属中原多事，不能用其言。

浣在契丹尝逃归，为其所获，防御弥谨。契丹应历十二年六月卒，时建隆三年也。涛收浣文章编之为《丁年集》。浣二子，承确主客郎中，承续职方郎中。

仲容字仪父，举进士甲科，除大理评事、知三原县。累擢监察御史，为殿试进士考官。真宗问题义，对称旨，诏试中书，擢左司谏、直史馆。天圣中，以起居郎为知制诰，累迁右谏议大夫。在西掖八年，次当补学士，而不为宰相张士逊所喜，罢为给事中、集贤院学士、判史馆、司农寺，复知制诰。及石中立、张观补学士，始以为翰林侍读学士。久之，兼龙图阁学士，至户部侍郎卒。

仲容性醇易，喜饮酒，不与物忤，与人言，未尝及势利。三弟早卒，字其诸孤十余人如己子，当世称其长者。然于吏事非所长。自集制草为《冠凤集》十二卷。

王易简，字国宝，京兆万年人。性介特寡合。曾祖拙，唐剑州刺史。祖远，连州刺史。父贯，唐州刺史。易简少好学，工诗。会僖宗幸蜀，长安兵乱，避地山谷。梁乾化中，邵王友诲镇陕，易简举进士，诣府拔解，友诲赠钱二十万。明年遂擢第，复隐华山。邠帅韩恭辟观察支使。府罢，华帅李保衡复辟从事。逾年，尹皓代保衡，易简仍在幕府。

会朱友谦以河中叛归庄宗，攻华州甚急，城中危惧，咸请

筑月城以自固。皓恃勇不听，下令曰：“有敢复言者斩。”易简固请，乃许。板筑始毕，外城果坏，军民赖之。会夜不能攻，友谦遂遁去。皓卒，易简归田里。久之，召为著作郎，数月弃去。复召为右拾遗，上书忤旨，出为邓州节度推官。

后唐同光中，遣魏王继岌伐蜀，以宰相郭崇韬为招讨使，辟易简为巡官，改魏王都督府记室参军。明宗即位，周帅罗周恭辟为掌书记。府罢，退居华阴，作《小隐诗》二十首并序以见志，好事者多传诵。秦王从荣闻而重之，谓宰相冯道、李愚曰：“易简有才，岂宜久居外地。”即召为祠部员外郎，改水部郎中、知制诰，拜中书舍人。

晋初，赐金紫，判弘文馆、史馆事。晋祖为治务求速效，易简上《渐治论》以谏之，诏书褒答，以论付史馆。及废翰林学士，易简兼知内制，又拜御史中丞，历右丞、吏部侍郎、左丞、判吏部铨。尝上言：“选门格敕条件具存，藩府官僚习熟者少，凡给文解，未晓规程，以致选人诣都，亲求解样，往来跋涉，重可伤闷，传写少差，旋复验放。乞自今委南曹详定解样，兼录长定格取解条，下诸州，板置州院门，每取解时，准条式遵行。”从之。晋祖在大梁，台省湫隘，易简奏举故事，一岁得元省钱二百万，缮治省署及造器物，号为举职。

周朝讳“简”，易止名易。广顺初，迁礼部尚书。是冬，合三铨为一，令易简权判，俄改刑部尚书。周祖将亲郊，命判兵部，会册四庙，命为副使。周祖晏驾，为山陵副使。显德四年，告老，以太子少保致仕，归乡里。

宋初，召加少傅。所居华阴，构一鸣堂、二品楼，优游自适。建隆四年四月，无疾卒，年七十九。子景让，进士及第，至尚书郎。

赵上交，涿州范阳人。本名远，字上交，避汉祖讳，遂以

字称。祖光邨，鄂州录事参军。父简章，涿州司马。上交身長七尺，黑色，美风仪，善谈论，负才任气，为乡里所推。

后唐同光中，尝诣中山干王都。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门下，忌之，颇毁訾上交，都遂不为礼。上交不得志，因南游洛阳，与中官骠骑大将军马绍宏善。绍宏领北面转运制置大使，表为判官，迁殿中丞。秦王从荣开府兼判军卫，以上交为虞部员外郎，充六军诸卫推官。李浣、张沆、鱼崇远皆白衣在秦府，悉与上交友善。累迁司封郎中，充判官。从荣素豪迈，不遵礼法，好昵群小。上交从容言曰：“王位尊崇，当修令德以慰民望，王忍为此，独不见恭世子、戾太子之事乎？”从荣怒出之，历泾、秦二镇州节度判官。从荣及祸，僚属皆坐斥，上交由是知名。

晋初，召为左司郎中、度支判官，历右谏议大夫。会废翰林学士，以上交为中书舍人、知内外制，迁刑部侍郎。尝上言：“伏睹长兴中诏书：‘州县官在任详谏刑狱、昭雪人命者，不限岁月赴选，许令超资注官，仍赐章服。诸道州府给付公验，躬赴行部投状，随给优牒，庶绝欺罔，以存激劝。’载详元诏，止言州县，未该内外职司。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狱，不限中外官，并加旌赏。诸道州县委长吏抄案以闻。俟本人考满，即诣刑部投状，毋得隔越年岁，庶使内外同律。”诏从之。俄迁户部侍郎，拜御史中丞，弹举无所阿避。

契丹入汴，立明宗幼子许王从益为帝，以礼部尚书王崧为左丞相，上交为右丞相。契丹去，上交请去伪号，称梁王。汉祖将至，从益遣上交驰表献款，授检校礼部尚书、太仆卿，迁秘书监。周祖监国，命太师冯道迎湘阴公于徐州，以上交副之。

广顺初，拜礼部侍郎。会将试贡士，上交申明条制，颇为精密，始复糊名考校。擢扈载甲科，及取梁周翰、董淳之流，

时称得士。转户部侍郎。明年再知举，谤议纷然。时枢密使王峻用事，常荐童子，上交拒之。峻怒，奏上交选士失实，贬商州司马，朝议以为太重，会峻贬乃止，但坐所取士李观、侯璨赋落韵，改太子詹事。

显德初，迁宾客。二年，拜吏部侍郎，多请告不朝，时出游别墅。世宗因问陶穀曰：“上交岂衰老乎？”穀对曰：“上交昔掌贡举，放鬻市家子李观及第，受所献名园，多植花卉，优游自适。”世宗怒，免其官。

宋初，起为尚书右丞。建隆二年正月，卒，年六十七。上交所莅官以干闻，当时称有公辅器。尤好吟咏，有集二十卷，张昭为序。

子严，字可畏。七岁丧母，过哀。十二能属文，与兄峻同举进士，未成名而兄夭，遂以荫补千牛备身，历秘书郎、殿中丞、著作郎。卒，年二十六。有集十卷，太宗尝取以入内。

张锡，福州闽县人。梁末，刘君铎任棣州刺史，辟为军事判官。棣为郛之属郡，郡有曲务，郛以牙将主之，颇横恣，民有犯曲三斤，牙将欲置于死，君铎力不能救。既而牙将盗麦百斛私造曲，事觉，锡判曰：“曲犯三斤，求生不克，麦盗百斛，免死诚难。”时郡吏以使府牙将乞免，锡不允，固置于法。

同光末，赵在礼举兵于邺，濒河诸州多构乱，锡权知州事，即出省钱赏军，皆大悦，一郡独全，棣人赖之。后为淄川令，不畏强御，专务爱民，刺史有所徵，不答，由是衔之。及代，白其事于宰相冯道。道知锡介直，即奏召为监察御史，出为陕、虢观察判官。晋开运二年，拜右补阙，历起居郎、刑部员外郎、开封府判官、浚仪令、司门驾部二郎中，并以清节闻。周显德中，以老疾求解官，授右谏议大夫致政。

宋初，改给事中。锡无子，宰相范质尝兄事之，馆于别墅。

锡以执政之门，不欲久处，往依乡人邓州观察判官黄保绪。建隆二年六月，卒于穰下。

张铸，字司化，河南洛阳人。性清介，不事生产。曾祖居卿，祖禔，父文蔚，在唐俱举进士。禔至翰林学士承旨、天平军节度、检校吏部尚书。文蔚，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《五代史》有传。

铸，梁贞明三年举进士，补福昌卫、集贤校理，拜监察御史，迁殿侍御史。仕后唐，历起居郎、金部员外郎，赐绯，改右司员外郎。

明宗初，转金部郎中，赐金紫。尝上言曰：“国家以务农为本，守令以劝课为先，广辟田畴，用实仓廩。窃见所在乡村浮户，方事垦辟，甫成生计，种田未至二顷，植木未及十年，县司以定色役，民畏责敛，舍之而去，殊乖抚恤之方，徒设招携之令。望令诸州应有荒田纵民垦莳，俟及五顷已上，三年外始听差科。”从之。使两浙还，迁考功郎中。

晋天福初，福州王延义奉表称藩，遣铸持节册为闽国王。少帝即位，改河南令。开运二年，召为太常少卿，避曾祖讳不拜，改秘书少监、判太常寺事。逾年，转右庶子，分司西京。周广顺初，入为左谏议大夫、给事中，使朗州。显德三年，授检校礼部尚书、光禄卿，又以祖名请避，改秘书监、判光禄寺。宋初，加检校刑部尚书。建隆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铸美姿仪，善笔札，老能灯下细书如蝇头。由晋以来，天地、宗庙及上徽号、封拜王公册文，皆诏铸书之。及卒，身无兼衣，家人鬻其服马、园圃，得钱十万以葬。

边归说，字安正，幽州蓟人，父退思，檀州刺史。归说弱冠以儒学名。后唐末，客游并、邠。晋祖镇太原，召置门下，表为河东节度推官、试秘书省校书郎，改太原府推官、试大理

评事。

天福初，拜监察御史。历殿中侍御史、礼部员外郎，充户部判官。迁水部郎中，赐金紫，拜比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历右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尝上言：“使臣经过州县，券料外妄自徵需，以丰僦从，多索人驴，用递行李。挟命为势，凌下作威，供亿稍迟，即加鞭箠，吏民受辱，宁免怨嗟。欲望察访得情，严示惩戒。”从之。俄迁右散骑常侍。

汉初，历礼部、刑部二侍郎。时史弘肇怙权专杀，闾里告讦成风。归说言曰：“邇来有匿名书及言风闻事，构害善良，有伤风化，遂使贪吏得以报复私怨，逸夫得以肆其虚诞。请明行条制，禁遏诬罔。凡显有披论，具陈姓名。其匿名书及风闻事者并望止绝。”论者韪之。

周广顺初，迁兵部、户部二侍郎。世宗闻其亮直，擢为尚书右丞、枢密直学士，以备顾问。就转左丞，世宗以累朝以来宪纲不振，命为御史中丞。

归说虽号廉直，而性刚介，言多忤物。显德三年冬，大宴广德殿，归说酒酣，扬袂言曰：“至于一杯而已。”世宗命黄门扶出之。归说回顾曰：“陛下何不决杀赵守微。”守微者，本村民，因献策擢拾遗，有妻复娶，又言涉指斥，坐决杖配流，故归说语及之。翌日，伏阁请罪，诏释之，仍于阁门复饮数爵，以愧其心。五年秋，归说与百官班广德殿门外，忽厉声闻于帝，诏夺一季奉。

宋初，迁刑部尚书。建隆三年，告老，拜户部尚书致仕。乾德二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子定，雍熙二年进士及第。

刘温叟，字永龄，河南洛阳人。性重厚方正，动遵礼法。唐武德功臣政会之后。叔祖崇望，相昭宗。父岳，后唐太常卿。温叟七岁能属文，善楷隶。岳时退居洛中，语家人曰：“吾儿

风骨秀异，所未知者寿耳。今世难未息，得与老夫皆为温、洛之叟足矣。”故名之温叟。以荫补国子四门助教，河南府文学。清泰中，为左拾遗、内供奉。以母老乞归就养，改监察御史，分司。时台署废弛，温叟作新之。未几，召为右补阙。

晋初，王松权知青州，表为判官，加朝散阶。入为主客员外郎。少帝领开封尹，奏为巡官，命典文翰，又改广晋府巡官。少帝即位，拜刑部郎中，赐金紫。改都官郎中，充翰林学士。初，岳仕后唐，尝居内署，至是温叟复居斯任，时人荣之。温叟既受命，归为母寿，候立堂下。须臾闻乐声，两青衣举箱出庭，奉紫袍、兼衣，母命卷帘见温叟曰：“此即尔父在禁中日内库所赐者。”温叟拜受泣下，退开影堂列祭，以文告之。母感怆累日，不忍见温叟。岁满，加知制诰。

契丹入汴，温叟惧，随契丹北迁，与承旨张允共上表求解职。契丹主怒，欲出允等为县令。赵延寿曰：“若学士才不称职求解者，守本官可也，不可加贬出。”遂得罢职出院。汉祖南下，温叟自洛从至郑州，称疾不行。及入汴，温叟久之方至，授驾部郎中。

周初，拜左谏议大夫，逾年，改中书舍人，加史馆修撰，判馆事。显德初，迁礼部侍郎、知贡举，得进士十六人。有譖于帝者，帝怒，黜十二人，左迁太子詹事。温叟实无私，后数年，其被黜者相继登第。温叟与张昭同修汉隐帝及周祖实录，恭帝即位，迁工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。

宋初，改刑部。建隆九年，拜御史中丞。丁内艰，退居西洛，旋复本官。三年，兼判吏部铨。因上言曰：“伏见两京百司，渐乏旧人，多隳故事。虽检阅具存于往册，而举行须在于攸司。盖因年限得官，归司者例与减选；冬集赴调，授任者寻又出京。兼有裁满初官，不还旧局，但称前资，用图免役。又

有尝因停任，切欲归司，而元敕不该，无由复职。遂使在司者失于教习，历事者难于追还。伏望自今诸司职掌，除官勒留及归司者，如理减外欠三选以下，仍须在司执行公事，及三十月即许赴集；如理选外欠三选以上，及在官不成资考者，即准元敕处分。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职者，经恩后于刑部出给雪牒，却勒归司，如无阙员，即令守阙，余依敕格处分。

一日晚归由阙前，太祖方与中黄门数人偶登明德门西阙，前骑者潜知之，以白温叟。温叟令传呼如常过阙。翌日请对，具言：“人主非时登楼，则近制咸望恩宥，鞏下诸军亦希赏给。臣所以呵导而过者，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。”太祖善之。宪府旧例，月赏公用茶，中丞受钱一万，公用不足则以赃罚物充。温叟恶其名不取。任台丞十二年，屡求代。太祖难其人，不允。开宝四年被疾，太祖知其贫，就赐器币，数月卒，年六十三。

温叟事继母以孝闻，虽盛暑非冠带不敢见。五代以来，言执礼者惟温叟焉。立朝有德望，精赏鉴，门生中尤器杨徽之、赵邻几，后皆为名士。范杲幼时，尝以文贽温叟，大加称奖，以女妻之。

太宗在晋邸，闻其清介，遣吏遗钱五百千，温叟受之，贮厅西舍中，令府吏封署而去。明年重午，又送角黍、执扇，所遣吏即送钱者，视西舍封识宛然，还以白太宗。太宗曰：“我钱尚不用，况他人乎？昔日纳之，是不欲拒我也；今周岁不启封，其苦节愈见。”命吏鞏归邸。是秋，太宗侍宴后苑，因论当世名节士，具道温叟前事，太祖再三赏叹。

雍熙初，子炤罢徐州观察推官待选，以贫诣登闻求注官。及引对，太宗问谁氏子，炤以温叟对。太宗愀然，召宰相语其事，且言当今大臣罕有其比。因问：“炤当得何官？”宰相言：

“免选以为厚恩。”帝曰：“其父有清操，录其子登朝，庶足示劝。”擢焯太子右赞善大夫，历判三司理欠、凭由司，江南转运司，入朝为司封郎中。炳、焯并进士及第。

焯字耀卿，进士及第。积官秘书省著作郎。知龙门县，群盗杀人，焯捕得之，将械送府，恐道亡去，皆斩之。众服其果。通判益州，召还，时王曙治蜀，或言其政苛暴。真宗问：“曙治状与凌策孰愈？”焯曰：“策在蜀，岁丰事简，故得以宽假民。比岁小歉，盗贼窃发，非诛杀不能禁。然曙所行，亦未尝出陛下法外。”帝善之。

天禧元年，始置监官。帝谓宰相曰：“谏官御史，当识朝廷大体。”于是以焯为右正言。会岁荐饥，河决滑州，大兴力役，饥殍相望。焯请策免宰相，以应天变。都城东南有泉出，民争传可以已疾，诏即其地建祥源观。焯言其诡妄不经，且亢旱，不可兴土木以营不急；又请罢提点刑狱，禁民弃父母事佛老者。皆不报。

表请补外，帝以焯屡言事，乃以判三司户部勾院，出安抚京西。还，直集贤院，同修起居注，迁右司谏。以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请京朝官遭父母忧，官司毋得奏留，故事当起复者如旧。因诏益、梓、利、夔路长吏，仍旧奏裁，余乞免持服者论其罪。改三司户部副使，擢龙图阁待制，提举诸司库务，权发遣开封府事。累迁刑部郎中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河南府，徙河中府，卒。

初，王曙坐寇准贬官，在朝无敢往见者。焯叹曰：“友朋之义，独不行于今欤？”往饯之，经宿而还。尝善河中处士李读，读死，为陈其高行，诏以著作郎赠之。

唐末五代乱，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。惟刘氏自十二代祖北齐中书侍郎环俊以下，仕者相继，

而世牒具存焉。子几。

几字伯寿，以焯任为将作监主簿。生而豪俊，长折节读书，第进士。

从范仲淹辟，通判邠州。邠地鹵，民病远汲，几浚渠引水注城中。役兴，客曰：“自郭汾阳城此州，苟外水可酺，何待今日？无为虚费劳人也！”几不答。未几，水果至，凿五池于通逵，民大便利。

孙沔荐其才堪将帅，换如京使、知宁州。俗喜巫，军校仗妖法结其徒，乱有日。几使他兵伏垒门以伺，夜半尽禽之。加本路兵马钤辖、知邠州。

侂智高犯岭南，几上书愿自效，以为广东、西捉杀。道闻蒋偕、张忠战没，疾驰至长沙，见狄青曰：“贼若退守巢穴，瘴毒方兴，当班师以俟再举。若恃胜求战，此成擒耳。”贼果悉众来，大战于归仁铺。前锋孙节死，几以右军搏斗，自辰至巳，胜负未决。几言于青，出劲骑五千，张左右翼捣其中坚，贼骇溃。

进皇城使、知泾州。陛见，辞以母老，丐复文阶归养。仁宗谕之曰：“泾，内地也，将母莫便焉。”命特赐冠帔。领循州刺史，迁西上阁门使，再归郎中班。曾公亮荐之，复以嘉州团练使为太原、泾原路总管。

夏人寇周家堡，转运使陈述古摄渭帅，几移文索援兵，不听，率诸将偕请，又不听，乃趣以手书。述古怒，移几为凤翔，且劾生事。朝廷以总管非转运使所得徙置，遣御史出按，述古黜，几亦改鄜州。召判三班院。边吏告夏人趋大顺，英宗问几。几曰：“大顺天险，非夏人可得近，正恐与赵明为仇尔。”帝曰：“明之子奔马入城，几为所掩，卿料敌一何神也。”以为秦凤总管。

神宗即位，转四方馆使、知保州，治状为河北第一。逾六年，即请老，还为秘书监致仕。元丰三年，祀明堂，大臣言几知音，诏诣太常定雅乐。几曰：“古乐备四清声，沿五季乱离废，请增之。”乐成，予一子宫。

几得谢二十年，放旷嵩、少间，遇唐末异人请长官者得养生诀，故益老不衰。间与人语边事，谓张耒曰：“比见诏书禁边吏夜饮。此曹一旦有急，将使输其肝脑，此平日禁其为乐，为今役者不亦难乎？夫椎牛酺酒，丰犒而休养之，非欲以醉饱为德，所以增士气也。”耒敬识其语。再加通议大夫，卒，年八十一。

几笃于风义，推父遗恩官从兄，已得任子，必先兄弟子之孤者。其议乐律最善，以为：“律主于人声，不以尺度求合。古今异时，声亦随变，犹以古冠服加于今人，安得而称。儒者泥古，致详于形名度数间，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，故求于器虽合，而考于声则不谐。”尝游佛寺，闻钟声，曰：“声渐而悲，主者且不利。”是夕，主僧死。在保州，闻角声，曰：“宫微而商离，至秋，守臣忧之。”及期，几遇疾。然所学颇杂郑、卫云。

刘涛，字德润，徐州彭城人，后唐天成中，举进士，释褐为凤翔掌书记，拜右拾遗，赐绯。时太常丞史在德上章，词理鄙俗，仍犯庙讳。涛上言请正其罪，虽不允，时论是之。出为山南东道节度判官，召为左补阙，迁起居舍人。

晋天福初，改司勋员外郎、史馆修撰，迁工部郎中，赐金紫。历度支、职方二郎中，掌左藏库。时少帝奢侈，常以银易金，广其器皿。李崧判三司，令上库金之数。及崧以元簿较之，少数千缗。崧责曰：“帑库通式，一曰不受虚数，毫厘则有重典。”涛曰：“帑司常有报不尽数，以备宣索。”崧令有司劾

涛，涛事迫，以情告枢密使桑维翰，乃止罚一月奉。汉初，宰相苏禹珪荐为中书舍人。

周广顺中，坐令子监察御史项代草诰命，左迁少府少监，分司西京；项亦贬复州司户。显德初，就改太常少卿，俄拜右谏议大夫。四年，再知贡举。枢密使王朴尝荐童子刘谱于涛，涛不纳，朴衔之。时世宗南征在迎銮，涛引新及第人赴行在。朴时留守上都，飞章言涛取士不精。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，黜者七人。涛坐责授太子右赞善大夫。恭帝即位，迁右詹事。涛性刚毅不挠，素与宰相范质不协，常郁郁不得志，遂退居洛阳之清化里，杜门以书史自娱。

太祖素知涛履行，开宝二年召赴阙，以老病求退，授秘书监致仕。年七十二卒。

清泰初，中书舍人卢导受诏主文，将锁宿，涛力荐薛居正，以为文章器业必至台辅，导取之，后果为相。世称其知人。

项子晟，晟子讷、谭，并进士及第。晟至屯田员外郎，讷为殿中侍御史。

边光范、字子仪，并州阳曲人。性谦退和雅，有吏材。父仁嗣，忠武军节度副使。光范，后唐天成二年，起家榆次令，召为殿中丞，赐绯。长兴四年，改太常丞。丁内艰。晋天福初，服阕，授检校户部员外郎、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。二年，拜太府少卿。上书曰：“臣闻唐太宗有言：‘朕居深宫之中，视听不能及远，所委者惟都督、刺史。’则知此官实系治乱，必须得人。今则刺史或因缘世禄，或贡奉家财，或微立军功，或但循官序。实恐抚民无术，御史无方，以此牧民，而民受其赐鲜矣。望选能吏以苏民瘼，用致升平。”奏入，留中不出。俄为册秦王李从严副使。张从恩以外戚为河南尹，奏授判官。迁秘书监兼御史中丞，入拜大理少卿。

少帝尹京，改卫尉少卿，充开封府判官，又改光禄少卿，广晋府判官，赐金紫。少帝即位，拜右谏议大夫，权知开封府事，迁给事中。会蝗灾，遣使亳州括借军粮，称为平允。时与契丹失欢，河朔连兵，命光范出使修好。会契丹复南入，光范行至赵州，召还。开运元年，权知郑州，拜左散骑常侍。二年，入为枢密直学士。少帝以光范藩邸旧僚，待遇尤厚。因游宴，见光范位翰林学士下，即日拜尚书礼部侍郎、知制诰，充翰林学士，仍直枢密院。

汉初，改检校刑部尚书、卫尉卿。上言：“伏见朝廷除刺史，不限年月，或未及期年，又闻除代。往来跋涉，岂暇抚怀。望慎选良牧，立定年限，以责辑绥之效。”疏入，不报。乾佑二年，连使宋州虞城、汝州襄城，按视民田之伤稼者。是冬，为吴越加恩使。

周广顺初，出知陈州，迁秘书监，俄召拜御史中丞，赐袭衣、银器、繒彩、鞍勒马，复为礼部侍郎。时礼部侍郎于贡部或掌或否，光范拜官，将及秋试，乃言于执政曰：“单门偶进，何言名第。若他曹公事，光范不敢辞；若处文衡，校阅名贤，品藻优劣，非下走所能。”执政曰：“公晋末为翰林、枢密直学士，勿避事也。”及期，光节辞疾不出，乃以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掌之，时论多其自知。

世宗即位，改刑部侍郎、权知开封府，俄迁户部。显德三年，命往大名检民田。五年，遣使普均租税，光范诣宋州。时韩通掌禁兵，领宋师修汴堤，访郡民，皆言光范均平之状，乃具以闻，世宗嘉之。

宋初，征泽、潞，命光范为前军转运，计度郑、洛、汝、孟、怀刍粮。秋，拜太常卿。时张昭为吏部尚书，朝议以其耆老，令光范签判选事。

建隆四年，襄州节度慕容延钊征湖南，以光范权知州事，路当冲会，饷馈无阙。是冬郊祀，召还。会延钊卒，复知襄州。大军数万由陕路讨蜀，出汉上，光范复当供亿，人不知劳。尝举本镇判官李楫为殿中侍御史，后坐事除籍，光范左迁太子宾客，仍知襄州。

五年，兼桥道使，朝廷遣使督治道，常六七辈，一使所调发民皆数百人，吏缘为奸，多私取民课，所发不充数，而道益不修。光范计其工，以州卒代民，官给器用，役不淹久，人以无扰。诏书褒美。开宝四年，复判吏部铨曹。御史中丞刘温叟卒，以光范判御史台事，数月，真拜中丞。六年，以疾解铨曹任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光范性至孝，谦退和易，雅有吏干。母病疽，光范尝吮之。景德中，录其孙易从同学究出身。

刘载，字德舆，涿州范阳人。唐卢龙节度济之六世孙。父昭，下蔡令。载，后唐清泰中举进士。晋初，解褐校书郎，迁著作佐郎，赐绯，拜左拾遗、集贤殿直学士。汉初，为殿中侍御史，丁内艰，服阕，复拜旧官。判西京留台，改仓部员外郎。尝著五论，曰《为君》、《为相》、《为将》、《去谗》、《纳谏》，颇为文士所称。

周世宗初，擢知制诰。显德三年，拜右谏议大夫，与右拾遗郑起、尚书博士李宁同校道书。迁给事中，使许州定田租。俄赐金紫，为魏王符彦卿加恩国信使。

宋初，浚五丈河，自陈桥达曹州之西境，命护其役。建隆四年，贝州节度使张光翰来朝，遣载权知州事。光翰归镇，载还，知贡举。乾德初，掌建安榷货务。六年，就为江南国主生辰使，召还，令知镇州。

开宝四年，坐与何继筠不协，改山南东道行军司马。十年

不召，尝受诏权点检州事。太平兴国初，复入为给事中。三年，出知襄州，六年，代还。告老，改工部侍郎致仕，乃赐一子出身。八年，卒，年七十一。

载尤好学，博通史传，善属文。尝受诏撰明宪皇后谥册文，又作《吊战国赋》万余言行于世。雅信释典，敦尚名节。

子宗言，至比部郎中。宗望，景德二年进士及第。大中祥符四年，其孙介以载文集来献，以为试将作主簿。

程羽，字冲远，深州陆泽人。少好学，能属文。晋天福中，擢进士第，授阳谷主簿。历虞乡、醴泉、新都令，皆有政绩。开宝中，选为两使判官，入对，太祖询以时事，敷奏称旨，擢著作郎，出知兴州。逾年，改知兴元府。□□□□。八年，诏归阙，以本官领开封府判官。

羽性淳厚，莅事恪谨。时太宗尹京，颇以长者待之。及即位，拜给事中，知开封府。未几，出知成都府，为政宽简，蜀人便之。入朝，拜礼部侍郎。上欲优以清职。故事，端明殿设学士二员，居翰林学士上，专备顾问，冯道、赵凤始居是职，累朝因之。及是，即殿名以羽为文明殿学士，位在枢密副使下，且即泰宁坊营第以赐之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，典试贡士，御试得人居多。六年，以老疾求解职，拜兵部侍郎，未几致仕，仍给全奉。雍熙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赠礼部尚书。

子希振，以荫至尚书虞部员外郎。大中祥符元年卒。其子适，赐同学究出身。从孙琳，别传。

论曰：五季为国，不四、三传辄易姓，其臣子视事君犹侷者焉，主易则他役，习以为常。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，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。君子伤之，此《杂臣传》所繇立也。李谷、边归说、窦贞固、李涛辈，或在庙堂，或侍帷幄，世主之

所宠任，社稷之所倚赖，而更事异姓，不能以名节生死，伦义废矣。且谷以筹策自名，乃不能料艺祖有容人之量，及受李筠馈遗，惧其见杀，遂以忧死，又何繆耶？呜呼，魏范粲、齐颜见远，宜见褒于前史也。

## 列传第二十二

张昭 夔仪弟俨 偁 吕余庆 刘熙古子蒙正 蒙叟  
石熙载 子中立 李穆 弟肃

张昭，字潜夫，本名昭远，避汉祖讳，止称昭。自言汉常山王耳之后，世居濮州范县。祖楚平，寿张令。楚平生直，即昭父也。初，楚平赴调长安，值巢寇乱，不知所终。直幼避地河朔，既寇，以父失所在，时盗贼蜂起，道路榛梗，乃自秦抵蜀，徒行丐食，求父所在，积十年不能得。乃发哀行服，躬耕海滨。青州王师范开学馆，延置儒士，再以书币招直，署宾职。师范降梁，直脱难北归，以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教授，学者自远而至，时号逍遥先生。

昭始十岁，能诵古乐府、咏史诗百余篇；未冠，遍读《九经》，尽通其义。处侪类中，缓步阔视，以为马、郑不己若也。后至赞皇，遇程生者，专史学，以为专究经旨，不通今古，率多拘滞，繁而寡要；若极谈王霸，经纬治乱，非史不可。因出班、范《汉书》十余义商榷，乃授昭《荀纪》、《国志》等，后又尽得十三史，五七年间，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。又注《十代兴亡论》。处乱世，躬耕负米以养亲。

后唐庄宗入魏，河朔游士，多自效军门，昭因至魏，携文数十轴谒兴唐尹张宪。宪家富文籍，每与昭燕语，讲论经史要事，恨相见之晚，即署府推官。同光初，奏授真秩，加监察御

史里行。宪为北京留守，昭亦从至晋阳。庄宗及难，闻邺中兵士推戴明宗，宪部将符彦超合戍将应之。昭谓宪曰：“得无奉表劝进为自安之计乎？”宪曰：“我本书生，见知主上，位至保厘，乃布衣之极。苟覩颜求生，何面目见主于地下？”昭曰：“此古人之志也，公能行之，死且不朽矣。”相泣而去，宪遂死之，时论重昭能成宪之节。

时有害昭者，昭曰：“明诚所至，期不再生，主辱臣亡，死而无悔。”众执以送彦超，彦超曰：“推官正人，无得害之。”又逼昭为榜安抚军民。事宁，以昭为北京留守推官，加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官，赐绯。天成三年，改安义军节度掌书记。

时以武皇、庄宗实录未修，诏正国军节度卢质、西川节度副使何瓚、秘书监韩彦辉续录事迹。瓚上言：“昭有史材，尝私撰《同光实录》十二卷，又闻其欲撰《三祖志》，并藏昭宗朝赐武皇制诏九十余篇，请以昭所撰送史馆。”拜昭为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委之撰录。昭以懿祖、献祖、太祖并不践帝位，仍补为《纪年录》二十卷，又撰《庄宗实录》三十卷上之。优诏褒美，迁都官员外郎。

时皇子竞尚奢侈，昭疏谏曰：

帝王之子，长于深宫，安于逸乐，纷华之玩，丝竹之音，日接于耳目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。傥非天资英敏，识本清明，以此荡心，焉能无惑。苟不豫为教道，何以置之盘牙？臣见先帝时，皇子、皇弟尽喜无稽玩物之言，厌闻致治经邦之论，入则务饰姬姜，出则广增仆马；亲宾满坐，食客盈门，箴规者少，谐谑者多。以此而欲托以主治，不亦难乎？臣请诸皇子各置师傅，陛下令皇子屈身师事之，讲论道德。使一日之中，止记一事，一岁之内，所记渐多。每月终，令师傅具录闻奏。或皇子上谒之时，陛下更令侍臣面问，十中得五，为益良多，博识安

危之理，深知成败之由。

臣又闻古之人君，即位而封太子、拜诸王，究其所由，盖有深旨。使庶不乱嫡，疏不间亲，礼秩有常，邪慝不作。近代人君，失于此道，以至邦家构患，衅隙萌生。昔隋祖聪明，炀帝亦倾杨勇；太宗齐圣，魏王终覆承乾。臣每读古书，深悲其事。愿于圣代，杜此厉阶。其于卜贰封宗，在臣未敢轻议。臣请诸皇子于恩泽赐与之间，婚姻省侍之际，依嫡庶而为礼秩，据亲疏而定节文，示以等威，绝其徼幸，保宗之道，莫大于斯。

明宗览疏而不用。

四年，上《武王以来功臣列传》三十卷，以本官知制诰。

明宗好畋猎，昭疏谏曰：

太祖初镇太原，每年打鹿于北鄙；先帝在位，暇日射雁于近郊。此盖军务之余，畋游自适。自先帝因图启祚，向明御宇，则宜易彼诸侯之事，肃乎万乘之仪。而犹因习旧风，失其威重，驱逐原兽，殆无虚日。

臣愚以为事有可畏者四焉。洛都旧制，宫城与禁苑相连，人君宴游，不离苑囿，御马来往，辇路坦夷，不涉荒郊，何忧蹶失。今则驱驰骏服，涉历榛芜，此后节气严凝，径途冻滑，万一有衔橛之变，陛下纵自轻，奈宗庙社稷何？所可畏者一也。又陛下新有四海，宜以德服万邦。今则江、岭未平，淮夷尚梗，彼初闻陛下革先朝之失政，还太古之淳风，御物以慈，节财以俭，有典有则，不矜不骄，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，七旬来格之意。如闻陛下暂游近甸，彼即以为复好畋游。所可畏者二也。臣又闻“作法于凉，其弊犹贪，作法于贪，弊将如何？”且打鹿射雁之事新，败轨倾辘之辙在，常宜取鉴，不可因循。所可畏者三也。臣又闻“作事可法，贻厥孙谋。”若陛下以齐圣广渊之机，聪明神武之量，其可以宴游蒐狩之事，少累圣明，所

谓“城中好广眉，城外加半额”，为法之弊，靡不由兹。所可畏者四也。

伏望陛下居高虑远，慎始图终，思创业之艰难，知守成之不易，念老氏驰骋之戒，树文王忠厚之基，约三驱之旧章，定四时之游幸。始出有节，后不敢违。

疏奏，明宗嘉纳之。

长兴二年，丁内艰，赙绢布五十匹，米麦五十石。昭性至孝，明宗闻其居丧哀毁，复赐以钱币。服除，改职方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充史馆修撰。上言乞复本朝故事，置观察使察民疾苦，御史弹事，谏官月给谏纸。并从之。又奏请劝农耕及置常平仓等数事。

明宗方务听纳，昭复上疏曰：“臣闻‘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’者，先儒之丕训；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者，前经之至戒。究观列辟，莫不以骄矜怠惰，有亏盛德。恭惟太宗贞观之初，玄宗开元之际，焦劳庶政，以致太平。及国富兵消，年高志逸，乃忽守约之道，或貽执简之讥。陛下以慈俭化天下，以礼法检臣邻，绌奸邪之党，延正直之论，务遵纯俭，以节浮费，信赏必罚，至公无私。其创业垂统之基，如贞观、开元之始，然陛下有始有终，无荒无怠。臣又伏念保邦之道，有八审焉，愿为陛下陈之：夫委任审于材器，听受审于忠邪，出令审于烦苛，兴师审于德力，赏罚审于喜怒，毁誉审于爱憎，议论审于贤愚，嬖宠审于奸佞。推是八审，以决万机，庶可以臻至治。”明宗览之称善。

清泰初，改驾部郎中、知制诰，撰皇后册文，迁中书舍人，赐金紫。二年，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，校正添补。预修《明宗实录》，成三十卷以献。三年，迁礼部侍郎，改御史中丞。

晋天福初，从幸汴州。昭请创宫阙名额及振举朝纲、条疏

百司廨舍。二年，改户部侍郎，宰相桑维翰荐为翰林学士。内署故事，以先后入为次，不系官序。特诏昭立位次承旨崔暹。晋祖尝幸内署，与昭语及并、魏旧事，甚重之，锡赉颇厚。直以昭故，授著作佐郎致仕，至是卒。归西洛，赙赐加等。五年，服阕，召为户部侍郎。以唐史未成，诏与吕琦、崔暹等续成之，别置史院，命昭兼判院事。昭又撰《唐朝君臣正论》二十五卷上之。改兵部侍郎。八年，迁吏部，判东铨，兼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开运二年秋，《唐书》成二百卷，加金紫阶，进爵邑。三年，拜尚书右丞，判流内铨，权知贡举。

汉初，复为吏部侍郎。时追尊六庙，定谥号、乐章、舞曲，命昭权判太常卿事，月余即真。乾佑二年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少帝年十九，犹有童心，昵比群小。昭上言请听政之暇，数召儒臣讲论经义。

周广顺初，拜户部尚书。子秉阳，为阳翟主簿，抵罪，昭自以失教，奉表引咎，左迁太子宾客。岁余，复旧官。尝奏请兴制举，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治达于教化三科，职官、士流、黄衣、草泽并许应诏。诸州依贡举体式，量试策论三道，共以三千字以上为准，考其文理俱优，解送尚书吏部，其登朝之官亦听自举。从之。

显德元年，迁兵部尚书。世宗以昭旧德，甚重焉。二年，表求致仕，优诏不允，促其入谒。尝诏撰《制旨兵法》十卷，又撰《周祖实录》三十卷，及梁郢王均帝、后唐闵帝废帝、汉隐帝五朝实录；梁二主年祀浸远，事皆遗失，遂不克修，余三帝实录，皆藏史阁。

世宗好拔奇俊，有自布衣及下位上书言事者，多不次进用。昭疏谏曰：“昔唐初，刘洎、马周起于徒步，太宗擢用为相；其后，柳璨、朱朴方居下僚，昭宗亦加大用。此四士者，受知

于明主；然太宗用之而国兴，昭宗用之而国亡，士之难知如此。臣愿陛下存旧法而用人，当以此四士为鉴戒。”世宗善之。诏令详定《经典释文》、《九经文字》、《制科条式》，及问六经所出，并议《三礼图》祭玉及鼎釜等。昭援引经据，时称其该博。恭帝即位，封舒国公。

宋初，拜吏部尚书。乾德元年郊祀，昭为卤簿使，奏复宫阙、庙门、郊坛夜警晨严之制。礼毕，进封郑国公，与翰林承旨陶谷同掌选。谷尝诬奏事，引昭为证，昭免冠抗论。太祖不说，遂三拜章告老，以本官致仕，改封陈国公。开宝五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昭博通学术，书无不览，兼善天文、风角、太一、卜相、兵法、释老之说，藏书数万卷。尤好纂述，自唐、晋至宋，专笔削典章之任。岭南平，擒刘鋹，将献俘，莫能知其礼。时昭已致政，太祖遣近臣就其家问之，昭方卧病，口占以授使者。著《嘉善集》五十卷、《名臣事迹》五卷。

子秉图进士及第，秉谦至尚书郎。

窦仪，字可象。蓟州渔阳人。曾祖逊，玉田令。祖思恭，妨州司马。父禹钧，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。禹钧，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，历沂、邓、安、同、郑、华、宋、澶州支使判官。周初，为户部郎中，赐金紫。显德中，迁太常少卿、右谏议大夫致仕。

仪十五能属文，晋天福中举进士。侍卫军帅景延广领夔州节度，表为记室。延广后历滑、陕、孟、郢四镇，仪并为从事。

开运中，杨光远以青州叛，时契丹南侵，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，光远与儒遣人引契丹轻骑于马家渡渡河。时延广掌卫兵，颜衍知州事，即遣仪入奏。仪谓执政曰：“昨与衍论事势，有所预虑，所以乘驿昼夜不息而来。国家若不以良将重兵控博州

渡，必恐儒引契丹逾东岸与光远兵合，则河南危矣。”俄而儒果导契丹渡河，增置垒栅。少帝军河上，即遣李守贞等率兵万人，水陆并进，守汶阳，据要害。契丹果大至，击走之。汉初，召为左补阙、礼部员外郎。

周广顺初，改仓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未几，召为翰林学士。周祖幸南御庄宴射，坐中赐金紫。历驾部郎中、给事中，并充职。

刘温叟知贡举，所取士有覆落者，加仪礼部侍郎，权知贡举。仪上言：“请依晋天福五年制，废明经、童子科。进士省卷，令纳五轴以上，不得有神道碑志之类；帖经对义，有三通为合格；却复尽试。其落第者，分为五等：以词理纰缪之甚者为第五等，殿五举；其次为第四等，殿三举；以次稍可者为第三、第二、第一等，并许次年赴举。其学究，请并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为一科，各对墨义三十道；《毛诗》依旧为一科，亦对墨义六十道。及第后，并减为七选集。诸科举人，第一场十否，殿五举；第二、第三场十否，殿三举；二场内有九否，殿一举。解试之官坐其罪。进士请解，加试论一首，以五百言以上为准。”奏可。

俄以父病，上表解官。世宗亲加慰抚，手封金丹，俾赐其父。父卒，归葬洛阳。诏赐钱三十万，米麦三百斛。终丧，召拜端明殿学士。从征淮南，判行在三司，世宗以其饷馈不继，将罪之，宰相范质救解得免。淮南平，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。恭帝即位，迁兵部侍郎，充职。俄使南唐，既至，将宣诏，会雨雪，李景请于庑下拜受，仪曰：“仪获将国命，不敢失旧礼。傥以沾服失容，请俟他日。”景即拜命于庭。

建隆元年秋，迁工部尚书，罢学士，兼判大理寺。奉诏重定《刑统》，为三十卷。会翰林学士王著以酒失贬官，太祖谓

宰相曰：“深严之地，当得宿儒处之。”范质等对曰：“竦仪清介重厚，然已自翰林迁端明矣。”太祖曰：“非斯人不可处禁中，卿当谕以朕意，勉令就职。”即日再入翰林为学士。

乾德二年，范质等三相并罢。越三日，始命赵普平章事。制书既下，太祖问翰林学士曰：“质等已罢，普敕何官当署？”承旨陶谷时任尚书，乃建议相位不可以久虚，今尚书乃南省六官之长，可以署敕。仪曰：“谷所陈非承平之制，皇弟开封尹、同平章事，即宰相之任。”太祖曰：“仪言是也。”即命太宗署敕赐之。俄加礼部尚书。

时御史台议，欲以左右仆射合为表首，太常礼院以东宫三师为表首。仪援典故，以仆射合为表首者六，而谓三师无所据。朝议是之。四年秋，知贡举。是冬卒，年五十三，赠右仆射。

仪学问优博，风度峻整。弟俨、侃、偁、僖，皆相继登科。冯道与禹钧有旧，尝赠诗，有“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”之句，缙绅多讽诵之，当时号为竦氏五龙。

初，周祖平兖州，议将尽诛胁从者。仪白冯道、范质，同请于周祖，皆得全活。显德中，太祖克滁州，世宗遣仪籍其府库。太祖复令亲吏取藏中绢给麾下，仪曰：“太尉初下城，虽倾藏以给军士，谁敢言者。今既著籍，乃公帑物也，非诏不可取。”后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执守，欲相之。赵普忌仪刚直，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。及仪卒，太祖惘然谓左右曰：“天何夺我竦仪之速耶！”盖惜其未大用也。

侃，汉乾佑初及第，至起居郎。僖，周广顺初及第，至左补阙。

子絳、鹗、诰，俱登进士第，絳至都官员外郎，鹗至秘书丞。

俨字望之，幼能属文。既冠，举晋天福六年进士，辟滑州

从事。府罢，授著作佐郎、集贤校理，出为天平军掌书记，以母忧去职。服除，拜左拾遗。开运中，诸镇恣用酷刑，俨上疏曰：“案名例律，死刑二，绞、斩之谓也。绞者筋骨相连，斩者头颈异处，大辟之目，不出两端。淫刑之兴，近闻数等，盖缘外地不守通规，或以长钉贯人手足，或以短刀裔人肌肤，迁延信宿，不令就死。冤声上达，和气有伤，望加禁止。”上从之。

俨仕汉为史馆修撰。周广顺初，迁右补阙，与贾纬、王仲同修晋高祖少帝、汉祖三朝实录。改主客员外郎、知制诰。时仪自阁下入翰林，兄弟同日拜命，分居两制，时人荣之。俄加金部郎中，拜中书舍人。

显德元年，加集贤殿学士，判院事。父忧去职，服阕，复旧官。时世宗方切于治道，俨上疏曰：“历代致理，六纲为首：一曰明礼，礼不明则彝伦不叙。二曰崇乐，乐不崇则二仪不和。三曰熙政，政不熙则群务不整。四曰正刑，刑不正则巨奸不慑。五曰劝农，农不劝则资泽不流。六曰经武，武不经则军功不盛。故礼有纪，若人之衣冠；乐有章，若人之喉舌；政有统，若人之情性；刑有制，若人之呼吸；农为本，若人之饮食；武为用，若人之手足。斯六者，不可斯须而去身也。陛下思服帝猷，寤寐献纳，亟下方正之诏，廓开艺能之路。士有一技，必得自效。故小臣不揆，辄陈礼、乐、刑、政、劝农、经武之言。”世宗多见听纳。

南征还。诏俨考正雅乐，俄权知贡举。未几，拜翰林学士，判太常寺。俨校钟磬箜篌之数，辨清浊上下之节，复举律吕旋相为宫之法，迄今遵用。

会诏中外臣僚，有所闻见，并许上章论议。俨疏曰：“设官分职，授政任功，欲为政之有伦，在位官之无旷。今朝廷多

士，省寺华资，无事有员，十乃六七，止于计月待奉，计年待迁。其中廉干之人，不无愧耻之意。如非历试，何展公才。请改两畿诸县令及外州府五千户以上县令为县大夫，升为从五品下。畿大夫见府尹如赤令之仪，其诸州府县大夫见本部长如宾从之礼。郎中、员外郎、起居、补阙、拾遗、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、光禄少卿以下四品，太常丞以下五品等，并得衣朱紫。满日，准在朝一任，约旧官迁二等。自拾遗、监察除授回日，即为起居、侍御史、中行员外郎。若前官不是三署，即罢后一年方得求仕。如此，则士大夫足以陈力，贤不肖无以驾肩，各系否臧，明行黜陟，利民益国，斯实良规。”又以为：“家国之方，守谷帛而已，二者不出国而出于民。其道在天，其利在地，得其理者蕃阜，失其理者耗菑。民之颡蒙，宜有劝教。请于《齐民要术》及《四时纂要》、《韦氏月录》中，采其关于田蚕园圃之事，集为一卷，镂板颁行，使之流布。”疏奏不报。

宋初，就转礼部侍郎，代仪知贡举。当是时，祀事乐章、宗庙谥号多俨撰定，议者服其该博。车驾征泽、潞，以疾不从。卒，年四十二。

俨性夷旷，好贤乐善，优游策府凡十余年。所撰《周正乐》成一百二十卷，诏藏于史阁；其《通礼》未及编纂而卒。有文集七十卷。俨与仪尤为才俊，对景览古，皆形讽咏，更迭倡和至三百篇，多以道义相敦励，并著集。

俨显德中奉使荆南。荆南自唐季以来，高氏据有其地，虽名藩臣，车服多僭侈逾制，以至司宾贱隶、候馆小胥，皆盛服影纓，与王人亢礼。俨讽以天子在上，诸侯当各守法度，悉令去之，然后宣达君命。

尤善推步星历，逆知吉凶。卢多逊、杨徽之同任谏官，俨

尝谓之曰：“丁卯岁五星聚奎，自此天下太平，二拾遗见之，俨不与也。”又曰：“俨家昆弟五人，皆登进士第，可谓盛矣，然无及相辅者，唯偁稍近之，亦不久居其位。”卒如其言。俨有子早卒，以侄说为嗣。

偁字日章，汉乾祐二年举进士。周广顺初，补单州军事判官，迁秘书郎，出为绛州防御判官。宋初，历武宁军掌书记西京留守判官、天雄归德军节度判官。开宝六年，拜右补阙、知宋州。尝作《遂命赋》以自悼。太宗领开封尹，选偁判官。时贾琰为推官，偁不乐其为人。太宗尝宴诸王，偁、琰与会，琰言矫诞，偁叱之曰：“巧言令色，心不独愧乎。”上愕然，因罢会，出偁为彰义军节度判官。

太平兴国五年，车驾幸大名府，召至行在所，拜比部郎中。时议北征，偁请休兵牧马，以徐图之，上从其言。归，以偁为枢密直学士，赐第一区。六年，迁左谏议大夫，充职。

七年，参知政事。上谓偁曰：“汝何能臻此？”偁曰：“陛下不忘旧臣。”太宗曰：“非也，卿能以公正责贾琰，朕旌直臣尔。”是秋卒，年五十八。车驾临哭，赠工部尚书。

初，偁在泾州，与丁颢同官，颢子谓方幼，偁见之曰：“此儿必远到。”以女妻之。后为宰相、三公。太祖尝谓宰相曰：“近朝卿士，褒仪质重严整，有家法，闺门敦睦，人无谏语，诸弟不能及。偁亦中人材尔，偁有操尚，可嘉也。”

吕余庆，幽州安次人，本名胤，犯太祖偏讳，因以字行。祖究，横海军节度判官。父琦，晋兵部侍郎。余庆以荫补千牛备身，历开封府参军，迁户曹掾。晋少帝弟重睿领忠武军节度，以余庆为推官。仕汉历周，迁濮州录事参军。太祖领同州节制，闻余庆有材，奏为从事。世宗问曰：“得非尝为濮州纠曹者乎？”即以为定国军掌书记。世宗尝镇澶渊，濮为属郡，故知其为人

也。

太祖历滑、许、宋三镇，余庆并为宾佐。及即位，自宋、亳观察判官召拜给事中，充端明殿学士。清泰中，琦亦居是职，官秩皆同，时人荣之。未几，知开封府。太祖征潞及扬，并领上都副留守。建隆三年，迁户部侍郎。丁母忧。荆湖平，出知潭州，改襄州，迁兵部侍郎、知江陵府。召还，以本官参知政事。

蜀平，命知成都府。时盗贼四起，军士恃功骄恣，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。一日，药市始集，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。余庆立捕斩之以徇，军中畏伏，民用按堵。就加吏部侍郎。归朝，兼剑南、荆南等道都提举、三司水陆发运等使。开宝六年，与宰相更知政事印，旋以疾上表求解机务，拜尚书左丞。九年，卒，年五十。赠镇南军节度。

余庆重厚简易，自太祖继领藩镇，余庆为元僚。及受禅，赵普、李处耘皆先进用，余庆恬不为意。未几，处耘黜守淄州，余庆自江陵还，太祖委曲问处耘事，余庆以理辨释，上以为实，遂命参知政事。会赵普忤旨，左右争倾普，余庆独辨明之，太祖意稍解，时称其长者。至道中，以弟端为宰相，特诏赠侍中。

刘熙古，字义淳，宋州宁陵人，唐左仆射仁轨十一世孙。祖实进，尝为汝阴令。熙古年十五，通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十九，通《春秋》、子、史。避祖讳，不举进士。后唐长兴中，以《三传》举。时翰林学士和凝掌贡举，熙古献《春秋极论》二篇、《演论》三篇，凝甚加赏，召与进士试，擢第，遂馆于门下。

清泰中，骁将孙铎以战功授金州防御使，表熙古为从事。晋天福初，铎移汝州，又辟以随。熙古善骑射，一日，有拊集戟门槐树，高百尺，铎恶之，投以瓦石不去，熙古引弓一发，

贯扑于树。铎喜，令勿拔矢，以旌其能。后二岁，铎卒，调补下邑令。俄为三司户部出使巡官，领永兴、渭桥、华州诸仓制置发运。仕汉，为卢氏令。周广顺中，改亳州防御推官，历澶州支使。秦、凤平，以为秦州观察判官。

太祖领宋州，为节度判官。即位，召为左谏议大夫，知青州。车驾征惟扬，追赴行在。建隆二年，受诏制置晋州榷矾，增课八十余万缗。乾德初，迁刑部侍郎、知凤翔府。未几，移秦州。州境所接多寇患，熙古至，谕以朝廷恩信，取蕃部酋豪子弟为质，边鄙以宁。转兵部侍郎，徙知成都府。六年，就拜端明殿学士。丁母忧。开宝五年，诏以本官参知政事，选名马、银鞍以赐。岁余，以足疾求解，拜户部尚书致仕。九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赠右仆射。

熙古兼通阴阳象纬之术，作《续聿斯歌》一卷、《六壬释卦序例》一卷。性淳谨，虽显贵不改寒素。历官十八，登朝三十余年，未尝有过。尝集古今事迹为《历代纪要》十五卷。颇精小学，作《切韵拾玉》二篇，摹刻以献，诏付国子监颁行之。子蒙正、蒙叟。

蒙正字颐正，善骑射。乾德中，以荫补殿直，迁供奉官。王师征江南，命乘传军中承奉事。卢绛以舟师来援润州，蒙正白部署丁德裕，请分精甲百人，出与绛战，矢中左肋，战愈力。及下润州，获知州刘澄、监军崔亮，部送阙下。

岭南陆运香药入京，诏蒙正往规画。蒙正请自广、韶江湖流至南雄；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，凡三铺，铺给卒三十人；复由水路输送。

又掌朝服法物库，会重制绣衣、鹵簿，多其规式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转内藏库副使，进崇仪使。自创内藏库，即诏蒙正典领，凡二十余年。

真宗初，改如京使，出知沧、冀、磁三州。戎人犯境，蒙正调丁男乘城固守，有劳。未几，以擅乘驿马，责授亳州团练副使。咸平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蒙叟字道民，乾德中，进士甲科。历岳、宿二州推官，以所知论荐，授太子中允、知乾兴，拜监察御史，徙知济州。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，就命为通判，郡事皆决于蒙叟。迁右补阙，转起居舍人、户部盐铁判官。再迁屯田郎中，历知庐、濠、滁、汝四州，迁都官。

咸平中，上疏曰：“陛下已周谅闇，方勤万务，望崇俭德、遵守前规，无自矜能，无作奢纵，厚三军之赐，轻万姓之徭，使化育被于生灵，声教加于中外。且万国已观其始，惟陛下慎守其终，思鲜克之言，戒性习之渐，则天下幸甚。”上嘉之，以本官直史馆。

车驾北巡，令知中宫名。表献《宋都赋》，述国家受命建号之地，宜建都，立宗庙。时虽未遑，后卒从之。会诏直史馆各献旧文，以蒙叟所著为嘉，改职方郎中。景德中，以足疾，拜太常少卿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三。

蒙叟好学，善属辞，著《五运甲子编年历》三卷。

子宗儒，太子中书；宗弼、宗诲，并进士及第。

石熙载，字凝绩，河南洛阳人。周显德中，进士登第。疏俊有量，居家严谨，有礼法。宋初，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领泰宁军节制，辟为掌书记。及尹京邑，表为开封府推官。授右拾遗，迁左补阙。丁外艰，将起复，以谗出为忠武、崇义二军掌书记。太宗即位，复以左补阙召，同知贡举。时梅山洞蛮屡为寇，以熙载知潭州。召还，擢为兵部员外郎，领枢密直学士。未几，签书枢密院事，诏赐官第一区。

太平兴国四年，亲征河东，以给事中充枢密副使从行，还，

迁刑部侍郎。五年，拜户部尚书、枢密使，以病足在告，寝疾久之未愈。八年，上表求解职，诏加慰抚，授尚书右仆射。九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赠侍中，谥元懿。上为悲叹累日，且谓其事君之心，纯正无他，适当委用，而奄忽至此，深为可惜。国朝大臣谢事而卒，车驾临视者，唯熙载焉。

熙载性忠实，遇事尽言，是非好恶，无所顾避。人有善，即推荐之，时论称其长者。初，微时，为养负米。尝行嵩阳道中，遇一叟，熟视熙载曰：“真人将兴，子当居辅弼之位。”言讫不见。及居太宗幕下，颇尽诚节。典枢务日，上眷注甚笃，方将倚以为相，俄遭疾不起。

熙载事继母牛氏以孝闻。弟熙导，牛氏前夫子，随母归石氏。以熙载故，奏补殿直。从弟熙古、幼弟熙政，皆登进士第，熙载抚之如一。熙载卒时，子中孚、中立皆幼，熙政患熙导以异姓居己上，乃诈传上旨，令己籍熙导家财，由是交讼。有司归罪熙导，上召问中孚、中立，令有司再鞫得实。熙导还本姓，中孚亦养子勿问，熙政坐除名。上素知熙载以母故育熙导甚厚，虽令还宗，而不夺其官，复以财产量给之。

咸平二年八月，熙载配飨太宗庙庭。熙政后至供备库副使。中孚至尚书虞部员外郎，子行简，大中祥符进士。

中立字表臣，年十三而孤。性疏旷，好谐谑，人不以为怒。初补西头供奉官，后五年，改光禄寺丞。家财悉推与诸父，无所爱。擢直集贤院，与李宗谔、杨亿、刘筠、陈越相厚善。校讎秘书，凡更中立者，人皆传之。判三司理欠、凭由司。

帝幸亳，命修所过国经。为盐铁判官，累迁尚书礼部侍郎，判吏部南曹。注释御集，为检阅官。改判户部勾院，迁户部郎中、史馆修撰，纠察在京刑狱。以吏部郎中、知制诰领审官院。又同知礼部贡举，判集贤院。坐举官不当，落史馆修撰，罢审

官院。顷之，复纠察刑狱，领三班院。历右谏议大夫、给事中，入为翰林学士，判秘阁。知制诰并知贡举，诏中立与张观兼行外制，迁尚书礼部侍郎，为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。景佑四年，拜参知政事。明年，灾异数见，谏官韩琦言：“中立在位，喜谄笑，非大臣体。”与王随、陈尧佐、韩亿皆罢，以户部侍郎为资政殿学士，领通进、银台司，判尚书都省，进大学士。迁吏部侍郎、提举祥源观，以太子少傅致仕，迁少师。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文定。

中立练习台阁故事，不汲汲近名。喜宾客，客至必与饮酒，醉乃得去。初，家产岁入百万钱，末年费几尽。帝闻其病，赐白金三百两。既死，其家至不能办丧。子居简，至太子中允、集贤校理。

李穆，字孟雍，开封府阳武人。父咸秩，陕西大都督府司马。穆幼能属文，有至行。行路得遗物，必访主归之。从酸枣王昭素受《易》及《庄》、《老》书，尽其义。昭素谓曰：“子所得皆精理，往往出吾意表。”且语人曰：“李生异日必为廊庙器。”以所著《易论》三十三篇授之。

周显德初，以进士为郢、汝二州从事，迁右拾遗。宋初，以殿中侍御史选为洋州通判。既至，剖决滞讼，无留狱焉。移陕州通判，有司调郡租输河南，穆以本镇军食阙，不即应命，坐免。又坐举官，削前资。时弟肃为博州从事，穆将母就肃居，虽贫甚，兄弟相与讲学，意泊如也。

开宝五年，以太子中允召。明年，拜左拾遗、知制诰。五代以还，词令尚华靡，至穆而独用雅正，悉矫其弊。穆与卢多逊为同门生，太祖尝谓多逊：“李穆性仁善，辞学之外无所豫。”对曰：“穆操行端直，临事不以生死易节，仁而有勇者也。”上曰：“诚如是，吾当用之。”时将有事江南，已部分诸将，

而未有发兵之端。乃先召李煜入朝，以穆为使。穆至谕旨，煜辞以疾，且言“事大朝以望全济，今若此，有死而已。”穆曰：“朝与否，国主自处之。然朝廷甲兵精锐，物力雄富，恐不易当其锋，宜熟思之，无自贻后悔。”使还，具言状，上以为所谕要切。江南亦谓其言诚实。

太平兴国初，转左补阙。三年冬，加史馆修撰、判馆事，面赐金紫。四年，从征太原还，拜中书舍人。预修《太祖实录》，赐衣带、银器、繒彩。七年，以与卢多逊款狎，又为秦王廷美草朝辞笏记，为言者所劾，责授司封员外郎。

八年春，与宋白等同知贡举，及侍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，上悯其颜貌癯瘁，即日复拜中书舍人、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五月，召为翰林学士。六月，知开封府，剖判精敏，奸猾无所假贷，由是豪右屏迹，权贵无敢干以私，上益知其才。十一月，擢拜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月余，丁母忧，未几，起复本官。穆三上表乞终制，诏强起之，穆益哀毁尽礼。九年正月，晨起将朝，风眩暴卒，年五十七。

穆自责授员外郎，复中书舍人，入翰林，参知政事，以至于卒，不及周岁。上闻其死，哭谓近臣曰：“穆国之良臣，朕方倚用，遽兹沦没，非斯人之不幸，乃朕之不幸也。”赠工部尚书。

穆性至孝，母尝卧疾，每动止转侧，皆亲自扶掖，乃称母意。初，穆坐秦王事属吏，其子惟简给祖母以穆奉诏鞫狱台中。及责授为省郎，还家，亦不以白母。每隔日，阳为入直，即访亲友，或游僧寺。免归，暨于牵复，母终弗之知。及居丧，思慕以至灭性。

穆善篆隶，又工画，常晦其事。质厚忠恪，谨言慎行，所为纯至，无有矫饰。深信释典，善谈名理，接引后进，多所荐

达。尤宽厚，家人未尝见其喜愠。所著文章，随即毁之，多不留稿。

子惟简，以父任将作监丞，多才艺，性冲澹，不乐仕进。去官家居三十余年，人多称之。真宗素闻其有履行，景德三年，诏授惟简子郟将作监主簿。大中祥符七年冬，召惟简入对，特拜太子中允致仕，后加太常丞。天禧四年，卒，赐其家钱十万，仍给郟月奉终制。郟后为太子中舍。

肃字季雍，七岁诵书知大义，十岁为诗，往往有警句。举进士，登甲科。性嗜酒。历濮、博二州从事，迁保静军节度推官。诏方下，一夕与亲友会饮，酣寝而卒，年三十三。尝作《大宋乐章》九首，取九成、九夏之义，以颂国家盛德，其文甚工。又作《代周顒答北山移文》、《吊幽忧子文》、《病鸡赋》，意皆有所规焉。

论曰：张昭居五季之末，专以典章撰述为事，博洽文史，旁通治乱，君违必谏，时君虽嘉尚之而不能从。宋兴，敦奖硕儒，多所询访，庶几获稽古之效矣。窦氏弟昆以儒学进，并驰时望。仪之刚方清介，有应务之才，将试大用而遽沦亡。俨优游文艺，修起礼乐。太宗尹京，偁实元僚，冲淡回翔，晚著忠说。若其门族宦业之盛，世或以为阴德之报，其亦义方之效也。余庆当太祖居潜，历任幕府，名亚赵普、李处耘；及二人登用，一不介意，其后相继为众所倾，乃能为之辩释。熙古居大任，自处如寒素。熙载立朝，言无顾避，喜荐善人。穆以文学孝行见称于时。数贤虽当创业之始，而进退之际，蔼然承平多士之风焉，宜宋治之日进于盛也。

## 列传第二十三

薛居正 子惟吉 沈伦 子继宗 卢多逊 父亿 宋琪 宋雄

薛居正，字子平，开封浚仪人。父仁谦，周太子宾客。居正少好学，有大志。清泰初，举进士不第，为《遣愁文》以自解，寓意倜傥，识者以为有公辅之量。逾年，登第。

晋天福中，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。遂凝兄遂清领邦计，奏署盐铁判官。开运初，改度支推官。宰相李崧领盐铁，又奏署推官，加大理寺直，迁右拾遗。桑维翰为开封府尹，奏署判官。

汉乾祐初，史弘肇领侍卫亲军，威权震主，残忍自恣，无敢忤其意者。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，法当死。狱将决，居正疑其不实，召诘之，乃吏与民有私憾，因诬之，逮吏鞠之，具伏抵法。弘肇虽怒甚，亦无以屈。周广顺初，迁比部员外郎，领三司推官，旋知制诰。周祖征兖州，诏居正从行，以劳加都官郎中。显德三年，迁左谏议大夫，擢弘文馆学士，判馆事。六年，使沧州定民租。未几，以材干闻于朝，擢刑部侍郎，判吏部铨。

宋初，迁户部侍郎。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，并留司三司，俄出知许州。建隆三年，入为枢密直学士，权知贡举。初平湖湘，以居正知朗州。会亡卒数千人聚山泽为盗，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，议欲尽捕诛之。居正以计缓其事，因率众剪

灭群寇，擒贼帅汪端，诘之，僧皆不预，赖以全活。

乾德初，加兵部侍郎。车驾将亲征太原，大发民馈运。时河南府饥，逃亡者四万家，上忧之，命居正驰传招集，浹旬间民尽复业。以本官参知政事。五年，加吏部侍郎。开宝五年，兼淮南、湖南、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，又兼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；又监修《五代史》，逾年毕，锡以器币。六年，拜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八年二月，上谓居正等曰：“年谷方登，庶物丰盛，若非上天垂祐，何以及斯。所宜共思济物，或有阙政，当与振举，以成朕志。”居正等益修政事，以副上意焉。

太平兴国初，加左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从平晋阳还，进位司空。因服丹砂遇毒，方奏事，觉疾作，遽出。至殿门外，饮水升余，堂吏掖归中书，已不能言，但指庀间储水器。左右取水至，不能饮，偃阁中，吐气如烟焰，舆归私第卒，六年六月也，年七十。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惠。

居正气貌瑰伟，饮酒至数斗不乱。性孝行纯，居家俭约。为相任宽简，不好苛察，士君子以此多之。自参政至为相，凡十八年，恩遇始终不替。

先是，太祖尝谓居正曰：“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，为臣者多无远略，虽居显位，不能垂名后代，而身陷不义，子孙罹殃，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。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，直诋其非而不耻。以朕所见，不若自不为之，使人无异词。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，能保全而享厚福者，由忠正也。”开宝中，居正与沈伦并为相，卢多逊参知政事，九年冬，多逊亦为平章事。及居正卒，而沈伦责授，多逊南流，论者以居正守道蒙福，果符太祖之言。

居正好读书，为文落笔不能自休。子惟吉集为三十卷上之，赐名《文惠集》。咸平二年，诏以居正配飨太祖庙庭。

惟吉字世康，居正假子也。居正妻妒悍，无子，婢妾皆不

得侍侧，故养惟吉，爱之甚笃。少有勇力，形质魁岸，与京师少年追逐，角抵蹴鞠，纵酒不谨。雅好音乐，尝与伶人游，居正不能知。荫补右千牛卫备身，历太子通奉舍人，改西头供奉官。

太宗即位，三相子皆越次拔擢，沈伦、卢多逊子并为尚书郎，惟吉以不习文，故为右千牛卫大将军。及居正卒，太宗亲临，居正妻拜于丧所，上存抚数四，因问：“不肖子安在，颇改行否？恐不能负荷先业，奈何！”惟吉伏丧侧，窃闻上语，惧赧不敢起。自是尽革故态，谢绝所与游者，居丧有礼。既而多接贤士大夫，颇涉猎书史，时论翕然称之。上知其改行，令知澶州，改扬州。上表自陈，迁左千牛卫大将军。丁内艰，卒哭，起复本官，恳求终制，不许。俄诏知河南府，又知凤翔府。

淳化五年，秦州温仲舒以伐木为蕃户攘夺，驱其部落徙居渭北，颇致骚动。诏择守臣安抚之，乃命惟吉与仲舒对易其任。未几，迁左领军卫大将军。至道二年，移知延州，未行，卒，年四十二。

惟吉既知非改过，能折节下士，轻财好施，所至有能声。然御家无法，及其死，家人争财致讼，妻子辨对于公庭云。

沈伦，字顺仪，开封太康人。旧名义伦，以与太宗名下字同，止名伦。少习《三礼》于嵩、洛间，以讲学自给。汉乾祐中，白文珂镇陕，伦往依之。

周显德初，太祖领同州节度，宣徽使咎居润与伦厚善，荐于太祖，留幕府。太祖继领滑、许、宋三镇，皆署从事，掌留后财货，以廉闻。及受周禅，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。奉使吴越归，奏便宜十数事，皆从之。道出扬、泗，属岁饥，民多死，郡长吏白于伦曰：“郡中军储尚百余万斛，傥贷于民，至秋复收新粟，如此则公私俱利，非公言不可。”还具以白。

朝论沮之曰：“今以军储振饥民，若荐饥无徵，孰任其咎？”太祖以问，伦曰：“国家以廩粟济民，自当召和气，致丰稔，岂复有水旱耶？此当决于宸衷。”太祖即命发廩贷民。

建隆三年，迁给事中。明年春，为陕西转运使。王师伐蜀，用为随军水陆转运使。先是，王全斌、崔彦进之入成都也，竞取民家玉帛子女，伦独居佛寺饭蔬食，有以珍异奇巧物为献者，伦皆拒之。东归，筐中所有，才图书数卷而已。太祖知之，遂贬全斌等，以伦为户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亲征太原，领大内都部署、判留司三司事。

先是，伦第庳陋，处之晏如。时权要多冒禁市巨木秦、陇间，以营私宅，及事败露，皆自启于上前。伦亦尝为母市木营佛舍，因奏其事。太祖笑谓曰：“尔非逾矩者。”知其未葺居第，因遣中使按图督工为治之。伦私告使者，愿得制度狭小，使者以闻，上亦不违其志。

开宝二年，丁母忧，起复视事。六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提举荆南、剑南水陆发运事。雩祀西洛，以伦留守东京兼大内都部署。俄召赴行在，令预大礼。

太平兴国初，加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。亲征太原，复以伦为留守、判开封府事。师还，加左仆射。五年，史官李昉、扈蒙撰《太祖实录》五十卷，伦为监修以献，赐袭衣、金带。六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是岁疾作，自是多请告。

卢多逊事将发，伦已上表求致仕。明年多逊败，以伦与之同列，不能觉察，诏加切责，降授工部尚书。其子都官员外郎继宗，本由父荫，不宜更在朝行，可落班簿。时伦病不能兴，上表谢。未几，伦再奉章乞骸骨，复授左仆射致仕。上以伦国初旧臣，遽复继宗官以慰其心。雍熙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赠侍中。

伦清介醇谨，车驾每出，多令居守。好释氏，信因果。尝盛夏坐室中，恣蚊蚋嚼其肤，童子秉箠至，辄叱之，冀以徼福。在相位日，值岁饥，乡人假粟者皆与之，殆至千斛，岁余尽焚其券。

微时娶阎氏，无子，妾田氏生继宗。及贵，阎以封邑固让田，伦乃为阎治第太康，田遂为正室，搢绅非之。

初，有司议谥伦曰恭惠，继宗上言曰：“亡父始从冠岁，即事儒业，未遑从贼，遽赴宾招，叨遇明时，陟于相位。伏见国朝故相，薛居正谥文惠，王溥谥文献，此虽近制，实为典常。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学，即尝历集贤、修史之职，伏请改谥曰‘文’。”

判太常礼仪院赵昂、判考功张洎驳曰：“沈伦逮事两朝，早升台弼，有祗畏谨守之美，有矜恤周济之心。案《谥法》：不懈于位，与夫谨事奉上、执事坚固、执礼御宾、率事以信、接下不骄、能远耻辱、贤而不伐、尊贤贵让、爱民长悌、不懈为德、既过能改，数者皆谓之‘恭’。又云：慈民好与，与夫柔质慈民、爱民好柔、宽裕不苛、和质受谏，数者皆谓之‘惠’。由汉以来，皆为美谥。如唐相温彦博之出纳明允，止谥曰‘恭’；窦易直之公举无避，乃谥曰‘恭惠’。而沈伦备位台衡，出于际会，徒能谨饬以自保全，以‘恭’配‘惠’，厥美居多。又按《谥法》：道德博闻曰‘文’，忠信接礼曰‘文’，宽不慢、廉不别曰‘文’，坚强不暴曰‘文’，敏而好学、不耻下问曰‘文’，德美才秀曰‘文’，修治班制曰‘文’。昔张说之谥文正，杨绾之谥文简，人不谓然。盖行义有所未充，虽蒙特赐，诚非至公。若夫大臣子孙，许其为父陈请，则曲台、考功之司为虚器，而彰善瘅恶之义微矣。继宗以其父曾任集贤殿学士及监修国史之职，辄引薛居正、王溥为比，则彼皆奋迹

辞场，历典诰命，以‘文’为谥，允合国章。至于集贤、国史，皆宰相兼领之任，非必由文雅而登。其沈伦谥，伏望如故。”从之。

继宗字世卿，伦为枢密副使，以荫补西头供奉官。伦作相，授水部员外郎，加朝散大夫。迁都官、职方，知浚仪县，转屯田郎中，出知单州。代归，命使京东计度财赋。濮州土贡银，课民织造，不折省税；郢州节度配属县纳药物，皆为民病。继宗归，历言于上以除其弊。至道末，领淮南转运使。

继宗贵家子，倦于从吏，既因疾，以将作少监致仕。东封岁，求扈从，复授职方郎中。礼毕，改太仆少卿、判吏部南曹，迁光禄少卿、判三司三勾院。

继宗善营产业，厚于养生，不饮酒，不嗜音律，而喜接宾客，终日宴集无倦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卒，年五十五。前后录其子惟温、惟清、惟恭，并为将作监主簿。惟温后至秘书丞；惟清娶密王女宜都县主，至内殿承制。

卢多逊，怀州河内人。曾祖得一、祖真启皆为邑宰。父亿，字子元，少笃学，以孝悌闻。举明经，调补新乡主簿。秩满，复试进士，校书郎、集贤校理。晋天福中，迁著作佐郎，出为郢州观察支使。节帅杜重威骄蹇黩货，幕府贿赂公行，唯亿清介自持。会景延广镇天平，表亿掌书记；留守西洛，又表为判官。时国用窘乏，取民财以助军，河南府计出二十万缗，延广欲并缘以图羡利，增为三十七万缗。亿谏曰：“公位兼将相，既富且贵。今国帑空竭，不得已而取资于民，公何忍利之乎？”延广惭而止。

汉初，以魏王承训为开封尹，授亿水部员外郎，充推官。时侍卫诸军骄恣，朝廷姑息之，军士成美以驴负盐入都门，阖者不敢执，反擒平民孟柔送侍卫司。柔自诬伏，论当弃市。亿

察其冤，言于汉祖而释之。

周初，为侍御史。汉末兵乱，法书亡失。至是，大理奏重写律令格式，统类编敕。乃诏亿与刑部员外郎曹匪躬、大理正段涛同加议定。旧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，开封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，长安、万年改为次赤县，开封、浚仪、大名、元城改为赤县。又定东京诸门薰风等为京城门，明德等为皇城门，启运等为宫城门，升龙等为宫门，崇元等为殿门。庙讳书不成文，凡改点画及义理之误字二百一十有四。又以晋、汉及周初事关刑法敕条者，分为二卷，附编敕，自为《大周续编敕》，诏行之。俄以本官知杂事，加左司员外郎，迁主客度支郎中，并兼弘文馆直学士。世宗晏驾，为山陵判官，出为河南令。

宋初，迁少尹。亿性恬退，闻其子多逊知制诰，即上章求解。乾德二年，以少府监致仕。

多逊，显德初，举进士，解褐秘书郎、集贤校理，迁左拾遗、集贤殿修撰。建隆三年，以本官知制诰，历祠部员外郎。乾德二年，权知贡举。三年，加兵部郎中。四年，复权知贡举。六年，加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

开宝二年，车驾征太原，以多逊知太原行府事。移幸常山，又命权知镇州。师还，直学士院。三年春，复知贡举。四年冬，命为翰林学士。六年，使江南还，因言江南衰弱可图之状。受诏同修《五代史》，迁中书舍人、参知政事。丁外艰，数日起复视事。会史馆修撰扈蒙请复修时政记，诏多逊专其事。金陵平，加吏部侍郎。

太平兴国初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四年，从平太原还，加兵部尚书。

多逊博涉经史，聪明强力，文辞敏给，好任数，有谋略，发多奇中。太祖好读书，每取书史馆，多逊预戒吏令白己，知

所取书，必通夕阅览，及太祖问书中事，多逊应答无滞，同列皆伏焉。

先是，多逊知制诰，与赵普不协，及在翰林日，每召对，多攻普之短。未几，普出镇河阳。太宗践祚，普入为少保。数年，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，承宗适知泽州，受诏归阙成婚礼。未逾月，多逊白遣归任，普由是愤怒。

初，普出镇河阳，上言自诉云：“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，皇弟忠孝全德，岂有间然。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，臣实预闻顾命。知臣者君，愿赐昭鉴。”太祖手封其书，藏于宫中。至是，普复密奏：“臣开国旧臣，为权幸所沮。”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。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表，因感悟，即留承宗京师。未几，复用普为相，多逊益不自安。普屡讽多逊，令引退，多逊贪固权位，不能决。

会有以多逊尝遣堂吏赵白交通秦王廷美事闻，太宗怒，下诏数其不忠之罪，责授守兵部尚书。明日，以多逊属吏，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、学士扈蒙、卫尉卿崔仁冀、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。狱具，召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，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议曰：“谨案兵部尚书卢多逊，身处宰司，心怀顾望，密遣堂吏，交结亲王，通达语言，咒咀君父，大逆不道，干纪乱常，上负国恩，下亏臣节，宜膏斧钺，以正刑章。其卢多逊请依有司所断，削夺在身官爵，准法诛斩。秦王廷美，亦请同卢多逊处分，其所缘坐，望准律文裁遣。”

遂下诏曰：“臣之事君，贰则有辟，下之谋上，将而必诛。兵部尚书卢多逊，顷自先朝擢参大政，泊予临御，俾正台衡，职在燮调，任当辅弼。深负倚毗，不思补报，而乃包藏奸宄，窥伺君亲，指斥乘舆，交结藩邸，大逆不道，非所宜言。爰遣近臣，杂治其事，丑迹尽露，具狱已成，有司定刑，外廷集议，

金以梟夷其族，污瀦其宫，用正宪章，以合经义。尚念尝居重位，久事明廷，特宽尽室之诛，止用投荒之典，实汝有负，非我无恩。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、妻子官封，并用削夺追毁。一家亲属，并配流崖州，所在驰驿发遣，纵经大赦，不在量移之限。期周已上亲属，并配隶边远州郡。部曲奴婢纵之。余依百官所议。中书吏赵白、秦王府吏阎密、王继勋、樊德明、赵怀禄、阎怀忠并斩都门外，仍籍其家，亲属流配海岛。

阎密初给事廷美左右，太宗即位，补殿直，仍隶秦邸，恣横不法。王继勋尤廷美所亲信，尝使求访声妓，继勋因怙势以取货贿。德明素与赵白游处，多逊因之传达机事，以结廷美。又累遣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。怀忠尝为廷美使诣淮海国王钱俶遗白金、扣器、绢扇等，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器、锦彩、羊酒诣其妻父潘璘营宴军校。至是皆伏罪。多逊累世墓在河面，未败前，一夕震电，尽焚其林木，闻者异之。

多逊至海外，因部送者还，上表称谢。雍熙二年，卒于流所，年五十二。诏徙其家于容州，未几，复移置荆南。端拱初，录其子雍为公安主簿，还其怀州籍没先莹。雍卒，诸弟皆特敕除州县官。

初，亿性俭素，自奉甚薄。及多逊贵显，赐赉优厚，服用渐侈，愀然不乐，谓亲友曰：“家世儒素，一旦富贵暴至，吾未知税驾之所。”后多逊果败，人服其识。

咸平五年，又录雍弟宽为襄州司士参军。宽弟察，中景德进士，将廷试，特诏授以州掾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始改簿尉。三年，察奉多逊丧归葬襄阳，又诏本州赐察钱三十万。四年，仍录其孙又元为襄州司士。

宋琪，字叔宝，幽州蓟人。少好学，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，契丹岁开贡部，琪举进士中第，署寿安王侍读，时天福六年也。

幽帅赵延寿辟琪为从事，会契丹内侵，随延寿至京师。延寿子赞领河中节度，汉初改授晋昌军，皆署琪为记室。周广顺中，赞罢镇，补观城令。世宗征淮南，赞自右龙武统军为排阵使，复辟琪从征。及金陵归款，以赞镇庐州，表为观察判官。部有冤狱，琪辨之，免死者三人，特加朝散大夫。赞仕宋，连移寿阳、延安二镇，皆表为从事。

乾德四年，召拜左补阙、开封府推官。太宗为府尹，初甚加礼遇，琪与宰相赵普、枢密使李崇矩善，出入门下，遂恶之，乃白太祖出琪知龙州，移阆州。开宝九年，为护国军节度判官。

太宗即位，召赴阙。时程羽、贾琰皆自府邸攀附致显要，抑琪久不得调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授太子洗马，召见诘责，琪拜谢，请悔过自新。迁太常丞，出知大通监。五年，召归，将加擢用，为卢多逊所阻，改都官郎中，出知广州，将行，复以藩邸旧僚留判三司勾院。七年，与三司使王仁瞻廷辨事忤旨，责授兵部员外郎，俄通判开封府事，京府置通判自琪始。

八年春正月，擢拜右谏议大夫、同判三司。三月，改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是秋，上将以工部尚书李昉参预国政，以琪先入，乃迁琪为刑部尚书。十月，赵普出镇南阳，琪遂与昉同拜平章事。自员外郎岁中四迁至尚书为相。上谓曰：“世之治乱，在赏当其功，罚当其罪，即无不治；谓为饰喜怒之具，即无不乱，卿等慎之。”

九年九月，上幸景龙门外观水碓，因谓侍臣曰：“此水出于山源，清冷甘美，凡近河水味皆甘，岂非余润之所及乎？”琪等对曰：“实由地脉潜通而然，亦犹人之善恶以染习而成也。”其年冬，郊祀礼毕，加门下侍郎、昭文馆大学士。

一日，上谓琪等曰：“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处，颜色严毅，左右无敢质言者。朕与卿等周旋款曲，商榷时事，盖欲通上下

之情，无有壅蔽。卿等但直道而行，无得有所顾避。”琪谢曰：“臣等非才，待罪相府，陛下曲赐温颜，令尽愚恳，敢不倾竭以副圣意。”会诏广宫城，宣徽使柴禹锡有别第在表识内，上言愿易官邸，上览奏不悦。禹锡阴结琪，欲因白请卢多逊旧第，上益鄙之。先是，简州军事推官王浣引对，上嘉其隽爽，面授朝官。翼日，琪奏浣经学出身，一任幕职，例除七寺丞。上曰：“吾已许之矣，可与东宫官。”琪执不从，拟大理丞告牒进入，上批曰：“可右赞善大夫。”琪勉从命，上滋不悦。

初，上令琪娶马仁瑀寡妻高继冲之女，厚加赐与以助采。广南转运王延范，高氏之亲也，知广州徐休复密奏其不轨，且言其依附大臣。上因琪与禹锡入对，问延范何如人，琪未知其端，盛言延范强明忠干，禹锡旁奏与琪同。上意琪交通，不欲暴其状，因以琪素好诙谐，无大臣体，罢守本官；禹锡授左骁卫大将军。琪将罢前数日，有异鸟集琪待漏之所，驱之不去，及是罢相，人以为先兆云。

端拱初，上亲耕籍田，以旧相进位吏部尚书。二年，将讨幽蓟，诏群臣各言边事。琪疏上谓：

大举精甲，以事讨除，灵旗所指，燕城必降。但径路所趋，不无险隘，必若取雄、霸路直进，未免更有阳城之围。盖界河之北，陂淀坦平，北路行师，非我所便。况军行不离于辎重，贼来莫测其浅深。欲望回辕，西适山路，令大军会于易州，循孤山之北，漆水以西，挟山而行，援粮而进，涉涿水，并大房，抵桑干河，出安祖砦，则东瞰燕城，裁及一舍，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。

自易水距此二百余里，并是沿山，村墅连延，溪涧相接，采薪汲水，我占上游。东则林麓平冈，非戎马奔冲之地，内排枪弩步队，实王师备御之方，而于山上列白帜以望之，戎马之

来，二十里外可悉数也。

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，是桑干出山之口，东及幽州四十余里。赵德君作镇之时，欲遏西冲，曾堑此水。况河次半有崖岸，不可径度，其平处筑城护之，守以偏师，此断彼之右臂也。仍虑步奚为寇，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，至青白军以来山中防遏，北是新州、妫川之间，南出易州大路，其桑干河水属燕城北隅，绕西壁而转。大军如至城下，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，灌入高粱河，高粱岸狭，桑水必溢。可于驻蔄寺东引入郊亭淀，三五日瀰漫百余里，即幽州隔在水南。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，贼骑来援，已隔水矣。视此孤垒，浹旬必克。幽州管内泊山后八军，闻蓟门不守，必尽归降，盖势使然也。

然后国家命重臣以镇之，敷恩泽以怀之。奚、 部落，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时，皆刺面为义儿，服燕军指使，人马疆土少劣于契丹，自被胁从役属以来，常怀骨髓之恨。渤海兵马土地，盛于奚帐，虽勉事契丹，俱怀杀主破国之怨。其蓟门泊山后云、朔等州，沙陀、吐浑元是割属，咸非叛党。此蕃汉诸部之众，如将来王师讨伐，虽临阵擒获，必贷其死，命署置存抚，使之怀恩，但以罪契丹为名。如此则蕃部之心，愿报私憾，契丹小丑，克日殄平。其奚、 、渤海之国，各选重望亲嫡，封册为王，仍赐分器、鼓旗、军服、戈甲以优遣之，必竭赤心，永服皇化。

俟克平之后，宣布守臣，令于燕境及山后云、朔诸州，厚给衣粮料钱，别作禁军名额，召募三五万人，教以骑射，隶于本州。此人生长塞垣，谙练戎事，乘机战斗，一以当十，兼得奚、 、渤海以为外臣，乃守在四夷也。

然自阿保机时至于近日，河朔户口，虏掠极多，并在锦帐。平卢亦迤柳城，辽海编户数十万余，耕垦千里，既殄异类，悉

为王民。变其衣冠，被以声教，愿归者俾复旧贯，怀安者因而抚之，申画郊圻，列为州县，则前代所建松漠、饶落等郡，未为开拓之盛也。

琪本燕人，以故究知蕃部兵马山川形势。俄又上奏曰：

国家将平燕蓟，臣敢陈十策：一、契丹种族，二、料贼众寡，三、贼来布置，四、备边，五、命将，六、排阵讨伐，七、和蕃，八、馈运，九、收幽州，十、灭契丹。

契丹，蕃部之别种，代居辽泽中，南界潢水，西距邢山，疆土幅员，千里而近。其主自阿保机始强盛，因攻渤海，死于辽阳。妻述律氏生三男：长曰东丹；次曰德光，德光南侵还，死于杀胡林；季曰自在太子。东丹生永康，永康代德光为主，谋起军南侵，被杀于大神淀。德光之子述律代立，号为“睡王”。二年，为永康子明记所篡。明记死，幼主代立。明记妻萧氏，蕃将守兴之女，今幼主，萧氏所生也。

晋末，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，有皮室兵约三万，皆精甲也，为爪牙。国母述律氏头下，谓之属珊，属珊有众二万，乃阿保机之牙将，当是时半已老矣。南来时，量分借得三五千骑，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。其诸大首领有太子、伟王、永康、南北王、于越、麻答、五押等。于越，谓其国舅也。大者千余骑，次者数百骑，皆私甲也。

别族则有奚、 ，胜兵亦万余人，少马多步。奚，其王名阿保得者，昔年犯阙时，令送刘瑋、崔廷勋屯河、洛者也。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，并愆发左衽，窃为契丹之饰。复有近界尉厥里、室韦、女真、党项亦被胁属，每部不过千余骑。其三部落，吐浑、沙陀，泊幽州管内、雁门已北十余州军部落汉兵合二万余众，此是石晋割以赂蕃之地也。蕃汉诸族，其数可见矣。

每蕃部南侵，其众不啻十万。契丹入界之时，步骑车帐不从阡陌，东西一概而行。大帐前及东西面，差大首领三人，各率万骑，支散游奕，百十里外，亦交相侦逻，谓之栏子马。契丹主吹角为号，众即顿舍，环绕穹庐，以近及远。折木梢屈之为弓子铺，不设枪营堑栅之备。每军行，听鼓三伐，不问昏昼，一匝便行。未逢大敌，不乘战马，俟近我师，即竟乘之，所以新羁战蹄有余力也。且用军之术，成列而不战，俟退而乘之，多伏兵断粮道，冒夜举火，土风曳柴，馈饷自赍，退败无耻，散而复聚，寒而益坚，此其所长也。中原所长，秋夏霖霖，天时也；山林河津，地利也；枪突剑弩，兵胜也；财丰士众，力强也。乘时互用，较然可知。

王师备边破敌之计，每秋冬时。河朔州军缘边砦栅，但专守境，勿辄侵渔，令彼寻戈，其词无措。或戎马既肥，长驱入寇，契丹主行，部落萃至，寒云翳日，朔雪迷空，鞍马相持，毡褐之利。所宜守陴坐甲，以逸待劳，令骑士并屯于天雄军、贝磁相州以来，若分在边城，缓急难于会合；近边州府，只用步兵，多屯弩手，大者万卒，小者千人，坚壁固守，勿令出战。彼以全国之兵，此以一郡之众，虽勇懦之有殊，虑众寡之不敌也。国家别命大将，总统前军，以遏侵轶，只于天雄军、邢洛贝州以来，设掎戎之备。俟其阳春启候，虏计既穷，新草未生，陈荑已朽，蕃马无力，疲寇思归，逼而逐之，必自奔北。

前军行阵之法，马步精卒不过十万，自招讨以下，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监、副戎、排阵、先锋等职，临事分布，所贵有权。追戎之阵，须列前后，其前阵万五千骑，阵身万人，是四十指挥，左右哨各十指挥，是二十将。每指挥作一队，自军主、都虞候、指挥使、押当，每队用马突或刀子枪一百余，并弓箭、骨朵。其阵身解镫排之，俟与戎相搏之时，无问厚薄，十分作

气，枪突交冲，驰逐往来，后阵更进。彼若乘我深入，阵身之后，更有马步人五千，分为十头，以撞竿，镫弩俱进，为回骑之舍。阵哨不可轻动，盖防横骑奔冲，此阵以都监主之，进退赏罚，便可裁决。后阵以马步军八万，招讨董之，与前阵不得过三五里，展梢实心，布常山之势，左右排阵分押之。或前阵击破寇兵，后阵亦禁其驰骤轻进，盖师正之律也。

《牧誓》云：“四伐五伐，乃止齐焉。”慎重之戒也。是以开运中晋军掎戎，未尝放散，三四年间，虽德光为戎首，多计桀黠，而无胜晋军之处，盖并力御之。厥后以任人不当，为彦泽之所误。如将来杀获驱攘之后，圣人务好生之德，设息兵之谋，虽降志难甘，亦和戎为便。魏绛尝陈五利，奉春仅得中策，历观载籍，前王皆然。《易》称高宗用伐鬼方，《诗》美宣王薄伐獯豸，是知戎狄侵軼，其来尚矣。然则兵为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若精选使臣，不辱君命，通盟继好，弭战息民，此亦策之得也。

臣每见国朝发兵，未至屯戍之所，已于两河诸郡调民运粮，远近骚然，烦费十倍。臣生居边土，习知其事。况幽州为国北门，押蕃重镇，养兵数万，应敌乃其常事。每逢调发，惟作糗粮之备，入蕃旬浹，军粮自贲，每人给面斗余，盛之于囊以自随。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，作口袋，饲秣日以二升为限，旬日之间，人马俱无饥色。更以牙官子弟，戮力津擎裹送，则一月之粮，不烦馈运。俟大军既至，定议取舍，然后图转饷亦未为晚。臣去年有平燕之策，入燕之路具在前奏，愿加省览。

疏奏，颇采用之。

淳化二年，诏百官转对，琪首应诏，建明堂、辟雍之议。五年，李继迁寇灵武，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以讨之。西川贼帅李顺攻劫州县，以昭宣使王继恩为剑

南西川招安使。琪又上书言边事曰：

臣顷任延州节度判官，经涉五年，虽未尝躬造夷落，然常令蕃落将和断公事，岁无虚月，蕃部之事，熟于闻听。大约党项、吐蕃风俗相类，其帐族有生户、熟户，接连汉界、入州城者谓之熟户，居深山僻远、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。其俗多有世仇，不相来往，遇有战斗，则同恶相济，传箭相率，其从如流。虽各有鞍甲，而无魁首统摄，并皆散漫山川，居常不以为患。

党项界东自河西银、夏，西至灵、盐，南距鄜、延，北连丰、会。厥土多荒隙，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，幅员千里。从银夏至青、白两池，地惟沙碛，俗谓平夏；拓拔，盖蕃姓也。自鄜、延以北，多土山柏林，谓之南山；野利，盖羌族之号也。

从延州入平夏有三路：一、东北自丰林县苇子驿至延川县绥州，入夏州界；一、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，至卢关四五百里，方入平夏州南界；一、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，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，是夏州西境。我师如入夏州之境，宜先招致接界熟户，使为乡导，其强壮有马者，令去官军三五十里踏白先行。缘此三路，土山柏林，溪谷相接，而复隘狭不得成列，躡此乡导，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枪锯随之，以三二千人登山侦逻，俟见坦途宁静，可传号勾马遵路而行，我皆严备，保无虞也。

长兴四年，夏州李仁福死，有男彝超擅称留后。当时诏延州安从进与李彝超换镇，彝超据夏州，固不奉诏，朝廷命邠州药彦稠总兵五万送从进赴任。时顿兵城下，议欲攻取，军储不继，遽命班师。而振旅之时，不能严整，失戈弃甲，遂为边人之利。

臣又闻党项号为小蕃，非是勍敌，若得出山布阵，止劳一战，便可荡除。深入则馈运艰难，穷追则窟穴幽隐，莫若缘边州镇，分屯重兵，俟其入界侵渔，方可随时掩击，非为养勇，

亦足安边。凡乌合之徒，势不能久，利于速斗，以骋兵锋。莫若持重守疆，以挫其锐。彼无城守，众乏餱粮，威赏不行，部族分散，然后密令觐其保聚之处，预于麟、府、鄜、延、宁、庆、灵、武等州约期会兵，四面齐进，绝其奔走之路，合势击之，可以剪除无噍类矣。仍先告语诸军，击贼所获生口、资畜，许为已有，彼为利诱，则人百其勇也。

灵武路自通达军入青冈峡五百里，皆蕃部熟户。向来使人、商旅经由，并在部族安泊，所求赂遗无几，谓之“打当”，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。此时大军或须入其境，则乡导踏白，当如夏州之法。况彼灵州便是吾土，刍粟储畜，率皆有备。缘路五七程，不烦供馈，止令逐都兵骑，裹粮轻赍，便可足用。谚所谓“磨镰杀马”，劫一时之力也，旬浹之余，固无阙乏矣。

又臣曾受任西川数年，经历江山，备见形势要害。利州最是咽喉之地。西过桔柏江，去剑门百里，东南去阆州，水陆二百余里，西北通白水、清川，是龙州入川大路，邓艾于此破蜀，至今庙貌存焉。其外三泉、西县，兴、凤等州，并为要冲，请选有武略重臣镇守之。

奏入，上密写其奏，令继隆择利而行。

至道元年春，大宴于含光殿，上问琪年，对曰：“七十有九。”上因慰抚久之。二年春，拜右仆射，特令月给实奉一百千，又以其衰老，诏许五日一朝。是年九月被病，令其子贻序秉笔，授辞作《多幸老民叙》，大抵谓《洪范》五福，人所难全，而已兼有之，实天幸也。又口占遗表数百字而卒。赠司空，谥惠安。起复贻序为右赞善大夫，贻麻为大理评事，贻广童子出身。贻序上表乞终丧制，从之。天禧初，录其孙宗谅试秘书郎。

琪素有文学，颇谐捷。在使府前后三十年，周知人情，尤

通吏术。在相位日，百执事有所求请，多面折之，以是取怨于人。

贻序尝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笔札遒劲。未几，坐事左迁复州副使，起为殿中丞卒。

宋雄者，亦幽州人。初与琪齐名燕、蓟间，谓之“二宋”。

雄仕契丹为应州从事。雍熙三年，王师北伐，雄与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，授正本州观察使，以雄为鸿胪少卿同知州事。改光禄少卿，历知均、唐二州。未几，护河阴屯兵，以知河渠利害，因命领护汴口，均节水势，以达转漕，京师赖之。改太子詹事，复为光禄少卿，迁将作监。所至职务修举，公私倚任焉。

雄涉猎文史，善谈论，有气节，士流多推许之。景德元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录其子可久为太常寺奉礼郎，赋禄终制。

论曰：自薛居正而下，尝居相位者凡四人，其始终出处虽不同，然观于其行事，概可见矣。初，朗州亡卒啸聚为盗，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与谋，欲尽杀之，居正缓其事，贼禽而僧不与，卒赖以活。沈伦使吴越还，请以扬、泗军储百万余斛贷饥民，朝论难之。伦曰：“国家以廩粟济民，自当召和气，致丰稔，岂复有水旱？”得请乃已。太祖每取书史馆，卢多逊预戒吏令白己，知所取，必通夕阅览，以是答问多中。宋琪始为程羽、贾琰所抑，继为多逊所忌，其后自员外郎岁中四迁至尚书，居相位。即此而观，则守道蒙福者非幸致，而投荒窜死者非不幸也。宋雄善持论，有气节，虽与琪齐名，而爵位不侔者，所遇不同焉尔。呜呼，自昔怀材抱艺，而抑郁下僚以终其身者多矣，岂特宋雄为然哉！

## 列传第二十四

李昉 子宗讷 宗谔 孙昭述等 吕蒙正 张齐贤 子宗海 贾黄中

李昉，字明远，深州饶阳人。父超，晋工部郎中、集贤殿直学士。从大父右资善大夫沼无子，以昉为后，荫补斋郎，选授太子校书。汉乾祐举进士，为秘书郎。宰相冯道引之，与吕端同直弘文馆，改右拾遗、集贤殿修撰。

周显德二年，宰相李穀征淮南，昉为记室。世宗览军中章奏，爱其辞理明白，已知为昉所作，及见《相国寺文英院集》，乃昉与扈蒙、崔颂、刘衮、窦俨、赵逢及昉弟载所题，益善昉诗而称赏之曰：“吾久知有此人矣。”师还，擢为主客员外郎、知制诰、集贤殿直学士。四年，加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是年冬，世宗南征，从至高邮，会陶穀出使，内署书诏填委，乃命为屯田郎中、翰林学士。六年春，丁内艰。恭帝嗣位，赐金紫。

宋初，加中书舍人。建隆三年，罢为给事中。四年，平湖湘，受诏祀南岳，就命知衡州，逾年代归。陶穀诬奏昉为所亲求京畿令，上怒，召吏部尚书张昭面质其事。昭老儒，气直，免冠上前，抗声云：“翊罔上。”上疑之不释，出昉为彰武军行军司马，居延州为生业以老。三岁当内徙，昉不愿。宰相荐其可大用，开宝二年，召还，复拜中书舍人。未几，直学士院。

三年，知贡举。五年，复知贡举。秋，预宴大明殿，上见昉坐卢多逊下，因问宰相，对曰：“多逊学士，昉直殿尔。”即令真拜学士，令居多逊上。昉之知贡举也，其乡人武济川预

选，既而奏对失次，昉坐左迁太常少卿，俄判国子监。明年五月，复拜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冬，判吏部铨。时赵普为多逊所构，数以其短闻于上，上询于昉，对曰：“臣职司书诏，普之所为，非臣所知。”普寻出镇，多逊遂参知政事。

太宗即位，加昉户部侍郎，受诏与扈蒙、李穆、郭贄、宋白同修《太祖实录》。从政太原，车驾次常山，常山即昉之故里，因赐羊酒，俾召公侯相与宴饮尽欢，里中父老及尝与游从者咸预焉。七日而罢，人以为荣。师还，以劳拜工部尚书兼承旨。太平兴国中，改文明殿学士。时赵普、宋琪居相位久，求其能继之者，宿旧无逾于昉，遂命参知政事。十一月，普出镇，昉与琪俱拜平章事。未几，加监修国史，复时政记先进御而后付有司，自昉议始也。

雍熙元年郊祀，命昉与琪并为左右仆射，昉固辞，乃加中书侍郎。王师讨幽蓟不利，遣使分诣河南、东，籍民为兵，凡八丁取一。昉等相率奏曰：“近者分遣使籍河南、东四十余郡之民以为边备，非得已也。然河南之民素习农桑，罔知战斗，一旦括集，必致动摇，若因而啸聚，更须剪除。如此，则河北閭阎既困于戎马，河南生聚复扰于萑蒲，矧当春和，有妨农作。陛下若以明诏既颁，难于反汗，则当续遣使臣，严加戒饬，所至点募，人情若有不安，即须少缓，密奏取裁，庶免后患。”上嘉纳之。

端拱初，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，讼昉居宰相位，当北方有事之时，不为边备，徒知赋诗宴乐。属籍田礼方毕，乃诏学士贾黄中草制，罢昉为右仆射，且加切责。黄中言：“仆射，百僚师长，实宰相之任，今自工部尚书而迁是职，非黜责也。若曰文昌务简，以均劳逸为辞，斯为得体。”上然之。会边警益急，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，昉又引汉、唐故事，深以屈己修

好、弭兵息民为言，时论称之。

淳化二年，复以本官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三年夏，旱蝗，既雨。时昉与张齐贤、贾黄中、李沆同居宰辅，以夔理非材，上表待罪，上不之罪。四年，昉以私门连遭忧戚，求解机务，诏不允，遣齐贤等谕旨，复起视事。后数月，罢为右仆射。先是，上召张洎草制，授昉左仆射，罢相，洎言：“昉居夔理之任，而阴阳乖戾，不能决意引退，俾居百僚师长之任，何以示劝？”上览奏，乃令罢守本官。

晋侍中崧者，与昉同宗且同里，时人谓崧为东李家，昉为西李家。汉末，崧被诛。至是，其子璨自苏州常熟县令赴调，昉为讼其父冤，且言：“周太祖已为昭雪赠官，还其田宅，录璨而官之。然璨年几五十，尚淹州县之职，臣昔与之同难，岂宜叨遇圣明。傥推一视之仁，泽及衰微之祚，则已往之冤获伸于下，而继绝之恩永光简册矣。”诏授璨著作佐郎，后官至右赞善大夫。

明年，昉年七十，以特进、司空致事，朝会宴飧，令缀宰相班，岁时赐予，益加厚焉。至道元年正月望，上观灯乾元楼，召昉赐坐于侧，酌御樽酒饮之，自取果饵以赐。上观京师繁盛，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谕近臣，令拓为通衢长廊，因论：“晋、汉君臣昏暗猜贰，枉陷善良，时人不聊生，虽欲营缮，其暇及乎？”昉谓：“晋、汉之事，臣所备经，何可与圣朝同日而语。若今日四海清晏，民物阜康，皆陛下恭勤所致也。”上曰：“勤政忧民，帝王常事。朕不以繁华为乐，盖以民安为乐尔。”因顾侍臣曰：“李昉事朕，两人中书，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，宜其今日所享如此，可谓善人君子矣。”

二年，陪祀南郊，礼毕入贺，因拜舞仆地，台吏掖之以出，卧疾数日薨，年七十二。赠司徒，谥文正。

昉和厚多恕，不念旧恶，在位小心循谨，无赫赫称。为文章慕白居易，尤浅近易晓。好接宾客，江南平，士大夫归朝者多从之游。雅厚张洎而薄张昺，及昉罢相，洎草制深攻诋之，而昺朔望必诣昉。或谓昺曰：“李公待君素不厚，何数诣之？”昺曰：“我为廷尉日，李公方秉政，未尝一有请求，此吾所以重之也。”

昉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，多召故人亲友宴乐其中。既致政，欲寻洛中九老故事，时吏部尚书宋琪年七十九，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，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，太常少卿致仕李运年八十，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，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，太子中允致仕张好问年八十五，吴僧赞宁年七十八，议将集，会蜀寇而罢。

昉素与卢多逊善，待之不疑，多逊屡譖昉于上，或以告昉，不之信。及入相，太宗言及多逊事，昉颇为解释。帝曰：“多逊居常毁卿一钱不直。”昉始信之。上由此益重昉。

昉居中书日，有求进用者，虽知其材可取，必正色拒绝之，已而擢用；或不足用，必和颜温语待之。子弟问其故，曰：“用贤，人主之事；若受其请，是市私恩也，故峻绝之，使恩归于上。若不用者，既失所望，又无善辞，取怨之道也。”

初，超未有子，昉母谢方娠，指腹谓叔母张曰：“生男当与叔母为子。”故昉出继于超。昉再相，因表其事，求赠所生父母官。诏赠其祖温太子太傅，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，超太子太师，谢氏郑国太夫人。

昉素病心悸，数岁一发，发必弥年而后愈，盖典诰命三十余年，劳役思虑所致。及居相位，益加忧畏。有文集五十卷。子四人：宗讷、宗海、宗谔、宗谅。宗海，右赞善大夫。宗谅，主宾客员外郎。

宗讷字大辨，以荫补太庙斋郎，迁第四室长。代谒吏部铨，边光范意其年少，未能属辞，语之曰：“苟援笔成六韵诗，虽不试书判，可入等矣。”宗讷易之，光范试诗赋，立就。明日，遂拟授秘书省正字；又明日，上命擢国子监丞。盖上居藩邸时，每有篇咏，令昉属和，前后数百章，皆宗讷缮写，上爱其楷丽，问知为宗讷所书，故有是命。太平兴国初，诏贾黄中集《神医普救方》，宗讷暨刘锡、吴淑、吕文仲、杜镐、舒雅皆预焉。雍熙初，昉在相位，上欲命宗讷为尚书郎，昉恳辞，以为非承平故事，止改秘书丞，历太常博士。

宗讷颇习典礼。淳化中，吕端掌礼院，引宗讷同判，累迁比部郎中。咸平六年，卒，年五十五。子昭回，大中祥符五年献文，召试赐进士第，后为屯田员外郎。昭逊，太子中舍。

宗谔字昌武，七岁能属文，耻以父任得官，独由乡举，第进士，授校书郎。明年，献文自荐，迁秘书郎、集贤校理、同修起居注。先是，后苑陪宴，校理官不与，京官乘马不得入禁门。至是，皆因宗谔之请复之，遂为故事。

真宗即位，拜起居舍人，预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从幸大名，上疏曰：“国家驭边之术，制胜之谋，将帅之短长，兵卫之众寡，宸算庙谟，尽在吾术中矣。今之言事者，不过请陛下益兵贮粮，分道掩杀，言之甚易，行之则难。始受命则无不以攻坚陷阵为壮图，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关为上计，孤君父之重委，致生灵之重困，兴言及此，诚可叹息。自古行军出师，无不首择将帅。夫将帅随材任使，守一郡，控一城，分领骁勇，争据要害，又岂直三路主帅之名，然后能制六师生死之命乎？今陛下选任非不至也，权位非不重也，告戒非不丁宁也，处置非不专一也；而外敌犯塞，车驾亲征，曾不闻出一人一骑为之救助，不知深沟高垒，秣马厉兵，欲安用哉？臣以为临军易帅，拔卒

为将，在此时也。有功者拔于朝，不用者戮于市，亦此时也。惟陛下图之。然后下哀痛之诏，行蠲复之恩。回鸾上都，垂衣当宁，岂不盛哉。”

迁知制诰、判集贤院，纂《西垣集制》，刻石记名氏。尝牒御史台不平空，中丞吕文仲移文诘之，往复再三。宗谔执言两省故事与台司不相统摄者凡八。事闻，卒如宗谔议。

景德二年，召为翰林学士。是秋，将郊，命判太常大乐、鼓吹二署。先是，乐工率以年劳迁补，至有抱其器而不知声者。宗谔素晓音律，遂加审定，奏斥谬滥者五十人。因修完器具，更署职名，条上利病二十事，帝省阅而赏叹之。事具《乐志》。又著《乐纂》以献，命付史馆，自是月再肄习焉。

时诸神祠坛多阙外壝之制，因深堑列树以表之，营葺斋室，旧典因以振起。属契丹遣使来贺承天节，诏宗谔为馆伴使，自郊劳至饮饯，皆刊定其仪。

大中祥符初，从封泰山，改工部郎中。二年，始建昭应宫，命副丁谓为同修宫使。三年，知审官院。属祀汾阴后土，命为经度制置副使，同权河中府事。礼成，优拜右谏议大夫。

尝侍宴玉宸殿，上谓曰：“闻卿至孝，宗族颇多，长幼雍睦。朕嗣守二圣基业，亦如卿之保守门户也。”又曰：“翰林，清华之地，前贤扬历，多有故事，卿父子为之，必周知也。”宗谔尝著《翰林杂记》，以纪国朝制度，明日上之。

宗谔究心典礼，凡创制损益，靡不与闻。修定皇亲故事、武举武选入官资叙、阁门仪制、臣僚导从、贡院条贯，余多裁正。

五年，迎真州圣像，副丁谓为迎奉使。五月，以疾卒，年四十九。帝甚悼之，谓宰相曰：“国朝将相家能以声名自立，不坠门阀，唯昉与曹彬家尔。宗谔方期大用，不幸短命，深可

惜也。”既厚贖其家，以白金賜其繼母，又錄其子若弟以官焉。

初，昉居三館、兩制之職，宗諤不數年，皆踐其地。風流儒雅，藏書萬卷。內行淳至，事繼母符氏以孝聞。二兄早世，奉嫂字孤，恩禮兼盡。與弟宗諒友愛尤至，覃恩所及，必先群從，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。程宿早卒，有弟無所依，宗諤為表請於朝而官之。勤接士類，無賢不肖，恂恂盡禮，獎拔後進，唯恐不及，以是士人皆歸仰之。

宗諤工隸書。有文集六十卷，《內外制》三十卷。嘗預修《續通典》、《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》、《諸路圖經》，又作《家傳》、《談錄》，并行於世。子昭適、昭述、昭適。

昭述字仲祖，以父蔭為秘書省校書郎。召試學士院，賜進士出身，為刑部詳覆官，累遷秘書丞。群牧制置使曹利用荐為判官，郢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，昭述悉復之。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，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、開封推官。坐嘗被曹利用荐，出知常州，遷為三司度支判官，改河北轉運使。江陵屯兵喧言倉粟陳腐，欲以動眾。昭述取以為奉，且以飯其僚屬，眾遂定。

徙湖南潭州，戍卒憤監軍酷暴，欲構亂，或指昭述謂曰：“如李公長者，何可負？”其謀遂寢。昭述聞之，以戒監軍。監軍自是不復為暴。比去，眾遮道羅拜，指妻子曰：“向非公，無噍類矣。”

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，加直史館。徙陝西轉運使，糾察在京刑獄，為三司戶部副使，累遷刑部郎中。陝西用兵，提點陝西計置糧草，還授度支、鹽鐵副使，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。

河決澶淵，久未塞。會契丹遣劉六符來，乃命昭述城澶州，以治堤為名，調兵農八萬，逾旬而就。初，六符過之，真以為堤也，及還而城具，甚駭愕。初置義勇軍，人情汹汹，昭述乘

疾置日行数舍，开谕父老，众始安。宣抚使表其能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澶州，又为枢密直学士、陕西都转运使。

河北始置四路，以为真定府路安抚使、知成德军。大水，民多流亡，籍僧舍积粟为粥糜，活饥民数万计。改龙图阁学士、知秦州。谏官、御史言昭述庸懦，不可负重镇，留真定府。居四年，入领三班院，以翰林侍读学士知郑州。未几，知通进银台司，判太常寺，复领三班，累迁尚书右丞。从袷享致斋于朝堂，得暴疾卒。赠礼部尚书，谥恪。

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，凡七世不异爨，至昭述稍自丰殖，为族人所望，然家法亦不隳。

昭邁字逢吉，宗谔从子也，以荫为将作监主簿。

幼时，杨亿尝过其家，出拜，亿命为赋，既成，亿曰：“桂林之下无杂木，非虚言也。”其后荐之，召试，授馆阁校勘，改集贤院校理。坐失误落秩。未几，复为盐铁判官。

初，议罢天下职田及公使钱，昭邁以为不可。三司使姚仲孙恶其异己，请诘所以兴利之实，昭邁争不屈，遂罢判官，为白波发运使。因入奏事，仁宗谓曰：“前所论罢职田等事，卿言是也。”迁直史馆、知陕州。谏官欧阳修言：“陕府，关中之要地，昭邁无治剧材，不宜遣。”改判三司理欠司，徙度支判官。

使契丹还，道除陕西转运使。坐家僮盗辽人银酒杯，降知泽州。阳城冶铸铁钱，民冒山险输矿炭，苦其役，为奏罢铸钱。又言：“河东铁钱真伪淆杂，不可不革。”

后复直史馆、知陕州。城中旧无井，唐武德中，刺史长孙操始疏广济渠水入城，众赖其利。昭邁至，立庙祠之。归为三司户部判官，纠察在京刑狱，进直龙图阁，改集贤殿修撰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。历知凤翔、河中府、晋州，迁管勾登闻检院。

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沧州，用谏官吴及言，复改知陕州，徙郑州卒。昭邁性和易，不忤物，能守家法。

吕蒙正字圣功，河南人。祖梦奇，户部侍郎。父龟图，起居郎。蒙正，太平兴国二年擢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，通判升州。陛辞，有旨，民事有不便者，许骑置以闻，赐钱二十万。代还，会征太原，召见行在，授著作郎、直史馆，加左拾遗。五年，亲拜左补阙、知制诰。

初，龟图多内宠，与妻刘氏不睦，并蒙正出之，颇沦蹶窘乏，刘誓不复嫁。及蒙正登仕，迎二亲，同堂异室，奉养备至。龟图旋卒，诏起复。未几，迁都官郎中，入为翰林学士，擢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赐第丽景门。上谓之曰：“凡士未达，见当世之务戾于理者，则怏怏于心；及列于位，得以献可替否，当尽其所蕴，虽言未必尽中，亦当金议而更之，俾协于道。朕固不以崇高自恃，使人不敢言也。”蒙正初入朝堂，有朝士指之曰：“此子亦参政耶？”蒙正阳为不闻而过之。同列不能平，诘其姓名，蒙正遽止之曰：“若一知其姓名，则终身不能忘，不若毋知之为愈也。”时皆服其量。

李昉罢相，蒙正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、平章事，监修国史。蒙正质厚宽简，有重望，以正道自持。遇事敢言，每论时政，有未允者，必固称不可，上嘉其无隐。赵普开国元老，蒙正后进，历官一纪，遂同相位，普甚推许之。俄丁内艰，起复。

先是，卢多逊为相，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，后遂以为常。至是，蒙正奏曰：“臣忝甲科及第，释褐止授九品京官。况天下才能，老于岩穴，不沾寸禄者多矣。今臣男始离襁褓，膺此宠命，恐罹阴谴，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。”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，遂为定制。

朝士有藏古镜者，自言能照二百里，欲献之蒙正以求知。

蒙正笑曰：“吾面不过楮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哉？”闻者叹服。

淳化中，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，抗，蒙正妻族，坐是罢为吏部尚书，复相李昉。四年，昉罢，蒙正复以本官入相。因对，论及征伐，上曰：“朕比来征讨，盖为民除暴，苟好功黷武，则天下之人燹亡尽矣。”蒙正对曰：“隋、唐数十年中，四征辽碣，人不堪命。炀帝全军陷没，太宗自运土木攻城，如此卒无所济。且治国之要，在内修政事，则远人来归，自致安静。”上韪之。

尝灯夕设宴，蒙正侍，上语之曰：“五代之际，生灵凋丧，周太祖自邺南归，士庶皆罹剽掠，下则火灾，上则彗孛，观者恐惧，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。朕躬览庶政，万事粗理，每念上天之贶，致此繁盛，乃知理乱在人。”蒙正避席曰：“乘舆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如此。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，饥寒而死者甚众，不必尽然。愿陛下视近以及远，苍生之幸也。”上变色不言。蒙正侃然复位，同列多其直谅。

上尝欲遣人使朔方，谕中书选才可责以事者，蒙正退以名上，上不许。他日，三问，三以其人对。上曰：“卿何执耶？”蒙正曰：“臣非执，盖陛下未谅尔。”固称：“其人可使，余人不及。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，以害国事。”同列悚息不敢动。上退谓左右曰：“蒙正气量，我不如。”既而卒用蒙正所荐，果称职。

至道初，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。蒙正至洛，多引亲旧欢宴，政尚宽静，委任僚属，事多总裁而已。

真宗即位，进左仆射。会营奉熙陵，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，奉家财三百余万以助用。葬日，伏哭尽哀，人以为得大臣体。咸平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。国朝以来三

入相者，惟赵普与蒙正焉。郊祀礼成，加司空兼门下侍郎。六年，授太子太师，封蔡国公，改封随，又封许。

景德二年春，表请归洛。陛辞日，肩舆至东园门，命二子掖以升殿，因言：“远人请和，弭兵省财，古今上策，惟愿陛下以百姓为念。”上嘉纳之，因迁从简太子洗马，知简奉礼郎。蒙正至洛，有园亭花木，日与亲旧宴会，子孙环列，迭奉寿觞，怡然自得。大中祥符而后，上朝永熙陵，封泰山，祠后土，过洛，两幸其第，锡赉有加。上谓蒙正曰：“卿诸子孰可用？”对曰：“诸子皆不足用。有侄夷简，任颍州推官，宰相才也。”夷简由是见知于上。

富言者，蒙正客也。一日白曰：“儿子十许岁，欲令入书院，事廷评、太祝。”蒙正许之。及见，惊曰：“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，而勋业远过于吾。”令与诸子同学，供给甚厚。言之子，即弼也。后弼两入相，亦以司徒致仕。其知人类如此。

许国之命甫下而卒，年六十八。赠中书令，谥曰文穆。

蒙正初为相时，张绅知蔡州，坐赃免。或言于上曰：“绅家富，不至此，特蒙正贫时勾索不如意，今报之尔。”上命即复绅官，蒙正不辨。后考课院得绅实状，复黜为绛州团练副使。及蒙正再入相，太宗谓曰：“张绅果有赃。”蒙正不辨亦不谢。在西京日，上数遣中贵人将命至，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时，不少贬，时人重焉。

子从简，再为国子博士；惟简，太子中舍；承简，司门员外郎；行简，比部员外郎；务简，亦国子博士；居简，殿中丞；知简，太子右赞善大夫。

蒙正弟蒙休，咸平进士，至殿中丞。

龟图弟龟祥，殿中丞、知寿州。子蒙亨，举进士高等，既廷试，以蒙正居中书，故报罢。后历下蔡、武平主簿。至道初，

考课州县官，蒙亨引对，文学、政事俱优，命为光禄寺丞，改大理寺丞，卒。次子蒙巽，虞部员外郎；蒙周，淳化进士及第。蒙亨子即夷简也。次子宗简，亦进士及第。

庆历中，居简提点京东刑狱，时夏竦有憾于石介，介死，竦言于上曰：“介未尝死，北走邻国矣。”乃遣中使发棺验之。居简谓曰：“万一介果死，则朝廷为无故发人之墓，奈何？”中使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居简曰：“介死，当时必有内外亲族及门生会葬，问之可也。”中使乃令结状保证以闻，介事乃白。居简长者，其行事多类此。

徐州妖人孔直温挟左道诱军士为变，或诣转运使告，不受词。居简令易其牒，尽捕究党与，贷诬误者，请于朝，斩直温等。濮州复叛，都民惊溃，居简驰往，获首恶诛之。因大阅兵亨劳，奸不得发。用二事，迁秩盐铁判官，拜集贤院学士、知梓州、应天府，徙荆南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广州，陶甃瓷城，人以为便。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，卒，年七十二。

张齐贤，曹州冤句人。生三岁，值晋乱，徙家洛阳。孤贫力学，有远志，慕唐李大亮之为人，故字师亮。太祖幸西都，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，召至行宫，齐贤以手画地，条陈十事：曰下并、汾，曰富民，曰封建，曰敦孝，曰举贤，曰太学，曰籍田，曰选良吏，曰慎刑，曰惩奸。内四说称旨，齐贤坚执以为皆善，上怒，令武士拽出之。及还，语太宗曰：“我幸西都，唯得一张齐贤尔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异进可使帙汝为相也。”

太宗擢进士，欲置齐贤高第，有司偶失抡选，上不悦，一榜尽与京官，于是齐贤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。时州鞠劫盗，论皆死，齐贤至，活其失入者五人。自荆渚至桂州，水递铺夫数千户，困于邮役，衣食多不给，论奏减其半。四年，代还，会亲征晋阳，齐贤上谒，迁秘书丞。忻州新下，命知州事。明年

召还，改著作佐郎，直史馆，改左拾遗。冬，车驾北征，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，齐贤上疏曰：

方今海内一家，朝野无事。关圣虑者，岂不以河东新平，屯兵尚众，幽燕未下，辇运为劳？臣愚以为此不足虑也。自河东初下，臣知忻州，捕得契丹纳米典吏，皆云自山后转般以授河东。以臣料，契丹能自备军食，则于太原非不尽力，然终为我有者，力不足也。河东初平，人心未固，岚、宪、忻、代未有军砦，入寇则田牧顿失，扰边则守备可虞。及国家守要害，增壁垒，左控右扼，疆事甚严，恩信已行，民心已定，乃于雁门阳武谷来争小利，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。圣人举事，动在万全，百战百胜，不若不战而胜，若重之慎之，则契丹不足吞，燕蓟不足取。

自古疆场之难，非尽由敌国，亦多边吏扰而致之。若缘边诸砦抚御得人，但使峻垒深沟，畜力养锐，以逸自处，宁我致人，此李牧所以用赵也。所谓择卒不如择将，任力不如任人。如是则边鄙宁，边鄙宁则辇运减，辇运减则河北之民获休息矣。民获休息，则田业增而蚕绩广，务农积谷，以实边用。且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，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？

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，岂止争尺寸之事，角强弱之势而已乎？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，安内以养外。人民，本也，疆土，末也。五帝三王，未有不先根本者也。尧、舜之道无他，在乎安民而利之尔。民既安利，则远人敛衽而至矣。陛下爱民人、利天下之心，真尧、舜也。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，克下之术，侵苦穷民，以为功能。至于生民疾苦，见之如不见，闻之如不闻，敛怨速尤，无大于此。伏望慎择通儒，分路采访两浙、江南、荆湖、西川、岭南、河东，凡前日赋敛苛重者，改而正之，因而利之，使赋税课利通济，可经久而行，为圣朝定

法；除去旧弊，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，委长吏以闻。敢循故常者，重置之法。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，戴陛下之惠，以德怀远，以惠利民，则远人之归，可立而待也。

六年，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，冬，改右补阙，加正使。齐贤至官，询知饶、信、虔州土产铜、铁、铅、锡之所，推求前代铸法，取饶州永平监所铸以为定式，岁铸五十万贯，凡用铜八十五万斤，铅三十六万斤，锡十六万斤，诣阙面陈其事，敷奏详确，议者不能夺。

先是，诸州罪人多辄送阙下，路死者十常五六。齐贤道逢南剑、建昌、虔州所送，索牒视之，率非首犯，悉伸其冤抑。因力言于朝，后凡送囚至京，请委强明吏虑问，不实，则罪及原问官属。自是江南送罪人者为减太半。

先是，江南诸州小民，居官地者有地房钱，吉州缘江地虽沦没，犹纳勾栏地钱，编木而浮居者名水场钱，皆前代弊政，齐贤悉论免之。

初，李氏据有江南，民户税钱三千已上者户出丁一人，黥面，自备器甲输官库，出即给之，日支粮二升，名为义军。既内附，皆放归农。至是，言者以为此辈久在行伍，不乐耕农，乞遣使选充军伍，并其家属送阙下。齐贤上言：“江南义军，例皆良民，横遭黥配，无所逃避。克复之后，便放归农，久被皇风，并皆乐业。若逐户搜索，不无惊扰。法贵有常，政尚清静，前敕既放营农，不若且仍旧贯。”齐贤居使职，勤究民弊，务行宽大，江左人思之不忘。召还，拜枢密直学士，擢右谏议大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雍熙初，迁左谏议大夫。三年，大举北伐，代州杨业战没。上访近臣以策，齐贤请行，即授给事中、知代州，与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。是时辽兵自湖谷入寇，薄城下，神卫都校马正

以所部列南门外，众寡不敌，副部署卢汉赧畏懦，保壁自固。齐贤选厢军二千，出正之右，誓众慷慨，一以当百，辽兵遂却。

先是，约潘美以并师来会战，无何，间使为辽人所得。齐贤以师期既漏，且虞美众为辽所乘。既而美使至，云师出并州，至北井，得密诏，东师败绩于君子馆，并之全军不许出战，已还州矣。于时辽兵塞川，齐贤曰：“贼知美之来，而不知美之退。”乃闭其使密室，中夜发兵二百，人持一帜，负一束刍，距州城西南三十里，列帜然刍。辽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，意谓并师至矣，骇而北走。齐贤先伏步兵二千于土磴砦，掩击大败之，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，帐前舍利一人，斩数百级，获马二千、器甲甚众。捷奏，且归功汉赧。

端拱元年冬，拜工部侍郎。辽人又自大石路南侵，齐贤预简厢兵千人为二部，分屯繁峙、崞县。下令曰：“代西有寇，则崞县之师应之；代东有寇，则繁峙之师应之。比接战，则郡兵集矣。”至是，果为繁峙兵所败。

二年，置屯田，领河东制置言方田都部署，入拜刑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淳化二年夏，参知政事，数月，拜吏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齐贤母孙氏年八十，封晋国太夫人，每人谒禁中，上叹其福寿、有令子，多手诏存问，加赐与，搢绅荣之。

初，王延德与朱贻业同掌京庖，欲求补外，贻业与参政李沆有姻娅，托之以请于沆，沆为请于齐贤，齐贤以闻。太宗以延德尝事晋邸。怒其不自陈而干祈执政，召见诘责。延德、贻业皆讳不以实对，齐贤不欲累沆，独任其责。四年六月，罢为尚书左丞。十月，命知定州，以母老不愿往，未几，丁内艰，水浆不入口者七日，自是日啖粥一器，终丧不食酒肉蔬果。寻复转礼部尚书、知河南府。时狱有大辟将决，齐贤至，立辨而释之。三日，徙知永兴军。时阁门祇候赵赞以言事得幸，提点

关中刍粮，所为多豪横。齐贤论列其罪，卒抵于法。俄徙襄州，移荆南，又徙安州。逾年，加刑部尚书。

真宗即位，召拜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尝从容为上言皇王之道，而推本其所以然，且言：“臣受陛下非常恩，故以非常为报。”上曰：“朕以为皇王之道非有迹，但庶事适治道则近之矣。”时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，又入宫自诉。齐贤曰：“是非台府所能决，臣请自治。”上俞之。齐贤坐相府，召讼者问曰：“汝非以彼所分财多、汝所分少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命具款。乃召两吏，令甲家入乙舍，乙家入甲舍，货财无得动，分书则交易之。明日奏闻，上大悦曰：“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。”郊祀，加门下侍郎。与李沆同事，不相得。坐冬至朝会被酒失仪，免相。

四年，李继迁陷清远军，命为泾、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，以右司谏梁颙为之副。齐贤上言谓：“清远军陷没以来，青冈砦烧弃之后，灵武一郡，援隔势孤，此继迁之所觊觎而必至者也。以事势言之，加讨则不足，防遏则有余。其计无他，蕃部大族首领素与继迁有隙者，若能啖以官爵，诱以货利，结之以恩信，而激之以利害，则山西之蕃部族帐，靡不倾心朝廷矣。臣所领十二州军，见二万余人，若缘边料粟本城等军，更得五万余人，招致蕃部，其数又逾十数万。但彼出则我归，东备则西击，使之奔走不暇，何能为我患哉？今灵武军民不啻六七万，陷于危亡之地，若继迁来春于我兵未举之前，发兵救援灵武，尽驱其众，并力攻围，则灵州孤城必难固守。万一失陷，贼势益增，纵多聚甲兵，广积财货，亦难保必胜矣。臣所以乞封潘罗支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，恐继迁旦暮用兵断彼卖马之路也。苟朝廷信使得达潘罗支，则泥埋等族、西南远蕃，不难招集。西南既虞命，而缘边之势张，则鄜、延、环、庆之浅蕃，

原、渭、震戎之熟户，自然归化。然后使之与对替甲兵及驻泊军马互为声援，则万山闻之，必不敢于灵州、河西顿兵矣。万山既退，则贺兰蕃部亦稍稍叛继迁矣。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，爵赏不可以滥及，此乃圣人为治之常道，非随时变易之义也。”

齐贤又请调江淮、荆湘丁壮八万以益防御，朝议以为动摇，兼泽国人民，远戍西鄙亦非便，计遂寝。

齐贤又言：“灵州斗绝一隅，当城镇完全、磻路未梗之时，中外已言合弃，自继迁为患以来，危困弥甚。南去镇戎约五百余里，东去环州仅六七日程，如此畏途，不须攻夺，则城中之民何由而出，城中之兵何由而归？欲全军民，理须应接。为今之计，若能增益精兵，以合西边屯驻、对替之兵，从以原、渭、镇戎之师，率山西熟户从东界而入，严约师期，两路交进。设若继迁分兵以应敌，我则乘势而易攻。且奔命途道，首尾难卫，千里趋利，不败则禽。臣谓兵锋未交，而灵州之围自解。然后取灵州军民，而置砦于萧关、武延川险要处以侨寓之，如此则蕃汉士人之心有所依赖。裁候平宁，却归旧贯，然后纵蕃汉之兵，乘时以为进退，则成功不难矣。”时不能用。未几，灵武果陷。

闰十二月，拜右仆射、判汾州，不行，改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。时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无子早寡，尽畜其货产及书籍论告，欲改适齐贤。惟吉子安上诉其事，上不欲置于理，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就讯，柴氏所对与安上状异。下其事于御史，乃齐贤子太子中舍宗海教柴氏为词。齐贤坐责太常卿、分司西京，宗海贬海州别驾。

景德初，起为兵部尚书、知青州。上幸澶渊，命兼青、淄、潍州安抚使。二年，改吏部尚书。上疏言曰：“臣在先朝，常忧灵、夏两镇终为继迁并吞，言事者以臣所虑为太过，略举既

往之事以明本末。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，别无他心，先帝与以银州廉察，庶满其意。尔后攻劫不已，直至降麟、府州界八部族蕃酋，又胁制贺兰山下帐族，言事者犹谓封奖未厚。洎陛下赐以银、夏土壤，宠以节旄，自此奸威愈滋，逆志尤暴。屡断灵州粮路，复挠缘边城池，数年之间，灵州终为吞噬。当灵池、清远军垂欲陷没，臣方受经略之命。臣思继迁须是得一两处强大蕃族与之为敌，此乃以蛮夷攻蛮夷，古今之上策也。遂请以六谷名目封潘罗支，俾其展效。其时近臣所见，全与臣谋不同，多为沮挠。及继迁为潘罗支射杀，边患谓可少息。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，析逋游龙钵等尽在部下，其志又似不小。臣虑德明乘大驾东幸之际，去攻六谷，则瓜、沙、甘、肃、于阆诸处渐为控制矣。向使潘罗支尚在，则德明未足为虞；今潘罗支已亡，厮铎督恐非其敌。望委大臣经制其事。”

从东封还，复拜右仆射。时建玉清昭应宫，齐贤言绘画符瑞，有损谦德，又违奉天之意，屡请罢其役。

三年，出判河阳，从祀汾阴还，进左仆射。五年，代还，请老，以司空致仕。入辞便坐，方拜而仆，上遽止之，许二子扶掖升殿，命益坐茵为三。

归洛，得裴度午桥庄，有池榭松竹之盛，日与亲旧觞咏其间，意甚旷适。七年夏，薨，年七十二。赠司徒，谥文定。

齐贤姿仪丰硕，议论慷慨，有大略，以致君自负。留心刑狱，多所全活。喜提奖寒隳。少时家贫，父死无以为葬，河南县吏为办其事，齐贤深德之，事以兄礼，虽贵不替也。仲兄昭度尝授齐贤经，及卒，表赠光禄寺丞。又尝依太子少师李肃家，肃死，为营葬事，岁时祭之。赵普尝荐齐贤于太宗，未用，普即具前列事，以谓：“陛下若进齐贤，则齐贤他日感恩，更过

于此。”上大悦，遂大用。种放之起，齐贤所荐也。齐贤四践两府，九居八座，以三公就第，康宁福寿，时罕其比。居相日，数起大狱，又与寇准相倾，人或以此少之。

齐贤诸子皆能有立：宗信，内殿崇班；宗理，大理寺丞；宗谅，殿中丞；宗简，阁门祇候；宗讷，太子中舍；宗礼最贤，虽累资登朝，而畏羁束，故多居田里。

宗诲字习之，齐贤第二子也。少喜学兵法，阴阳、象纬之书无不通究。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，迁至太子中舍，贬海州别驾。尝通判河阳，徙知富顺监。会夷人斗郎春叛，群獠皆骚动，宗诲将郡兵攻破之。擢开封府判官、三司度支勾院。宗诲在开封日，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废事，及为河北转运使，乃发沿居丧假官舟贾贩，朝论恶之。

会以调发扰民，徙知徐州。累迁太常少卿，后为永兴军兵马钤辖，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。元昊寇延安，刘平、石元孙败没，钤辖黄德和遁还，延州不纳，又走鄜州。宗诲曰：“军奔将无所归，激之则为乱矣。”乃纳之，拘德和以闻。是时鄜城不完，且无备，传言寇兵至，人心不安。宗诲乃严斥候，籍入而禁出，使老幼并力守御之，敌亦自引去。领兴州防御使，复徙永兴钤辖兼知邠州，以秘书监致仕。

尝事干谒，其子曰：“昔贺秘监以道士服东归会稽，明皇赐以鉴湖，以为休老之地。今洛下虽无鉴湖，而嵩、少、伊、瀍天下佳处，虽非朝廷所赐，皆闲逸之人所有尔。大人盍衣羽服以优游，何必更事请谒乎？”宗诲曰：“吾作白头老监秘书而眠，何以贺老流沙之服为哉？”时以为名言。

初，齐贤守代州，宗诲尝预计画，其保任亲族不问疏近，以年为先后。然性贪，虽谢事，犹事货殖，以至于卒。

子二人。子皋字叔谟，少有才名而不自负，人乐与之游。

最善尹洙，洙曰：“吾交天下士多矣，不以通否易意者，子皋也。”举进士，试秘书郎、知新郑县。以齐贤相，迁校书郎，馆阁献颂，擢著作佐郎，进直史馆，累官至尚书司封员外郎。

子宪字彦章，以荫将作监主簿，以献文赐同进士出身，累迁尚书刑部郎中、知光化军。戍卒逐其帅韩纲，余党作乱，子宪招降之。征税重，人多逋负，子宪奏除之。历太常少卿、三司盐铁判官、直史馆、知洪州。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桂州，不赴，御史劾之，降秘书监。复为光禄卿，加直秘阁、知庐州，迁秘书监，累职徙扬州，卒。

贾黄中，字媧民，沧州南皮人，唐相耽四世孙。父玘字仲宝，晋天福三年进士，解褐。宋初，为刑部郎中，终水部员外郎、知浚仪县，年七十卒。玘严毅，善教子，士大夫子弟来谒，必谆谆诲诱之。初，通判镇州，葬乡党群从之未葬者十五丧，孤贫不自给者，咸教育而婚嫁之。

黄中幼聪悟，方五岁，玘每旦令正立，展书卷比之，谓之“等身书”，课其诵读。六岁举童子科，七岁能属文，触类赋咏。父常令蔬食，曰：“俟业成，乃得食肉。”十五举进士，授校书郎、集贤校理，迁著作佐郎、直史馆。

建隆三年，迁左拾遗，历左补阙。开宝八年，通判定州，判太常礼院。黄中多识典故，每详定礼文，损益得中，号为称职。

岭南平，以黄中为采访使，廉直平恕，远人便之。还奏利害数十事，皆称旨。会克江表，选知宣州。岁饥，民多为盗，黄中出己奉造糜粥，赖全活者以千数，仍设法弭盗，因悉解去。

太宗即位，迁礼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知升州。时金陵初附，黄中为政简易，部内甚治。一日，案行府署中，见一室扃钥甚固，命发视之，得金宝数十匱，计直数百万，乃李氏

宫阁中遗物也，即表上之。上览表谓侍臣曰：“非黄中廉洁，则亡国之宝，将污法而害人矣。”赐钱三十万。丁父忧，起复视事。五年，召归阙。

有荐黄中文学高第，召试中书，拜驾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八年，与宋白、吕蒙正等同知贡举，迁司封郎中，充翰林学士。雍熙二年，又知贡举，俄掌吏部选。端拱初，加中书舍人。二年，兼史馆修撰。凡再典贡部，多柬拔寒俊，除拟官吏，品藻精当。淳化二年秋，与李沆并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太宗召见其母王氏，命坐，谓曰：“教子如是，真孟母矣。”作诗以赐之，颁赐甚厚。

黄中素重吕端为人，属端出镇襄阳，黄中力荐于上，因留为枢密直学士，遂参知政事。当世文行之士，多黄中所荐引，而未尝言，人莫之知也。然畏慎过甚，中书政事颇留不决。

四年冬，与沆并罢守本官。明年，知襄州，上言母老乞留京，改知澶州。辞曰，上戒之曰：“夫小心翼翼，君臣皆当然；若太过，则失大臣之体。”黄中顿首谢。上因谓侍臣曰：“朕尝念其母有贤德，七十余年未觉老，每与之语，甚明敏。黄中终日忧畏，必先其母老矣。”因目参知政事苏易简曰：“易简之母亦如之。自古贤母不可多得。”易简前谢曰：“陛下以孝治天下，奖及人亲，臣实何人，膺兹荣遇。”

至道初，黄中遘疾，诏令归阙。会建储宫，择大臣有德望者为宾友，黄中在选中。以久疾，改命李至、李沆兼宾客，黄中亦特拜礼部侍郎，代至兼秘书监。黄中素嗜文籍，既居内阁，甚以为慰。

二年，以疾卒，年五十六，其母尚无恙，卒如上言。赠礼部尚书。上闻其素贫，别赐钱三十万。既葬，其母入谢，又赐白金三百两。上谓之曰：“勿以诸孙为念，朕当不忘也。”

黄中端谨，能守家法，廉白无私。多知台阁故事，谈论臞瘠，听者忘倦焉。在翰林日，太宗召见，访以时政得失，黄中但言：“臣职典书诏，思不出位，军国政事，非臣所知。”上益重之，以为谨厚。及知政事，卒无所建明，时论不之许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子守谦，雍熙二年进士；守正，献文召试，赐进士第，后为虞部员外郎；守约，国子博士；守文，殿中丞；守讷，右赞善大夫。

论曰：《诗》云：“允也天子，降予卿士，实为阿衡，实左右商王。”言有是君则有是臣，有是臣则足以相是君也。太宗励精庶政，注意辅相，以昉旧德，亟加进用，继擢蒙正、齐贤，迭居相位；复进黄中，俾参大政。而四臣者将顺德美，修明庶政，以致承平之治，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者矣。君子谓李昉为多逊所毁而不校，蒙正为张绅所污而不辨，齐贤为同列所累而不言，黄中多所荐引而不有其功，此固人之所难也。而况四臣者皆贤宰辅，又能进退有礼，皆以善终，非盛德君子，其孰能与于斯？